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77

第 冊

DUXIU.COM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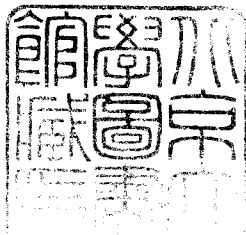


□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77 册



第七十七册目錄

費燕峰先生年譜卷四	一
張力臣先生年譜	五一
潛庵先生年譜	九三
湯文正公年譜定本	一一三
狷菴先生年譜	三二一
朱柏廬先生編年母欺錄卷首至卷中	三五九

費燕峰先生年譜卷四

孫天修敬編

三十七年戊寅七十四歲

于感受遣人來迎遂至塘頭

得清平令王公諱吉人書答之

三月作李晉王傳 作崇信伯費公家傳

覓得曾子世系

四月胡二守諱吳字子亮杭州人遣人來迎 作祖將軍傳

著蠶此遺錄二卷畢

五月野田大水平岸月底大風水上岸

六月朱伊呂諱程遣人來迎遂至大橋

會朱二水諱泗朱會滄諱溶朱天儀諱顧玉蔣

諱植顧丹瞻諱楚顧蔚木諱森

得穆煥若朱字綠書

得劉伯賢諱象先書寄自序文求跋

九月得徐仲宣書 為許眉徵作醫行詩

野田張澄公先生歿年九十有三往哭之

十月得張豐村書時為雲南羅平州牧

十一月董天位諱三遣人來迎病未往

三十八年己卯七十五歲

正月十三日董天位復遣人來迎遂至其家

會董知三

名三維三

網名三

華三

祝名三

友三

樂名三

會湯績辭

周唐卿

名宗克

為董天位董友三作

草書

二月中旬還野田

錄七十子列傳

三月定中傳正紀一百二十卷畢

跋王春石相國草書

余俊公

諱瀛鄞人

來訪

為葉少君作詩序

定大學中庸說

五月熊永侯楊殿先

諱文元梁貢

來野田談蜀中事

作呂尚書

諱維

論贊

六月考晉儒

作河洛古文一卷畢

取史記家語校對七十子姓氏

七月考七十子封爵 錄唐冊禮先聖及贈七十

子詔

八月大水進屋內尺許書籍半為溷濕是年江都

水災胡鞏山書來迎從郭村舟行一片汪洋福在

水中房屋倒塌較前兩載水災更甚

定老農歲歲事

董天位周唐卿執贄受業

為楊申佩朱林修諱庭柏朱丹霞諱儒徐州戴

牧士諱思謙作草書

占弼子

為汪安璞汪嵐予宋考槃作草書

九月于恭武遣人來迎遂至泰州恭武許為先生

刻雅倫

孝貞先生著雅倫卷付梓未竣後於康熙四十年恭武出百金刊成

會黃儀通蔡公韓蔡補齋陸天聲

會張良御

諱符陸金谿諱祖戴雲笠俞驄臣

俞濟航

俞學耕諱維陳毅伯宮維章張友

石沈蒼樹

姚瑞甫王伯舫沈達生沈

宗喆龔序五

為于恭武陳毅伯張啓儒作草書

遊擊張公諱升紹來訪

十月寄佛佑人

諱啓達書
司業子

劉德問劉德譽

諱興

執贄受業

述懷詩經業未能傳杜氏間居久已慕王通向

因抱病思常卧近不攤書意益慵家在海邊多

雁鷺人逢田畔盡農工諸君莫擬蕭夫子自笑

顏唐一廢翁

三十九年庚辰七十六歲

正月六日于恭武遣人來迎次日至秦州

會俞駉臣俞濟航蔡補齋蔡虎談劉德譽王白舫

王蒼書莊雲秋王商乘

諱輅

得佛佑人書 陳恪士諱允來訪

寄龐雪崖諱堦北直人書

三月上旬蔡補齋遣人來迎遂至秦州

桐鄉令劉公諱鉉過揚州來訪時先生在秦州

未晤

為于恭武蔡虎談黃仙裳俞濟航蔣正民作草書

為成陟三作草書

三月黃叔威田子相熊永侯李崇思至野田談舊

事為諸君作草書

為黃叔威尊人作傳

為田子相作詩序

田金子相去吾講下二十載頃偕黃叔威熊永
侯李崇思來野田至門與序賓主禮子相歎然
遠退及庭悉聲音舉止乃知之勃然大笑子相
少為家難所困拂逆難堪百事錯迕十有餘歲
出游至年將四十乃卜居王屋山下買完購田
成家北土往時路塵馬汗沾衣垢體不得安閑
觴詠垂老頽然而黑面頤豐潤見女婦蚕桑兒
輩誦讀賓客隣舍歲時會聚飲酒追往談來何
多慶也子相在濟南共蔡瞻岷習賦詠日誦五

言二首課一首滿百日而後吾之饒陽省故人
今子相詩風旨含蓄韻度翩躚與年俱進矣吾
將八十尚有遊王屋之志他日拉諸子歛段北
走子相其多儲柿釀雞肥菜美飽食登山拖藤
負笠坐峰石四望放歌作嘯響振林木入疑海
外仙公來過神州也

四月著寶錄一卷畢

五月著傷寒口義二卷畢

六月至揚州 會汪曼思

諱朔 園
徽州人

為李二宋題像

為閔在東母氏許夫人作壽詞

為王漢藻樂永諧邵沛恩作草書

董公祖諱鳳遼東人太守邀先生偕行謝未往

儲同人諱欣興宜來訪

為袁復齋諱開聖嶽今眉作草書

會王清瑤諱世化銘生黃龍起諱通新

會戴牧士理研諱思朱師晦諱元英江來訪

會熊伯升諱兵永寄張方伯魯庵書

九月還野田重定道統授受圖聖門惟子夏一

序授受至先生為七十二傳

作聖門學脉中旨二卷畢

裝訂本草綱目

十二月宋考槃江諱潤執贄受業

四十年辛巳七十七歲

二月定外集雜存八卷畢

三月郭式庵諱振執贄受業

七月二十八日生孫藻錫璜出入新繁學以五經中雍正

壬子科舉人

八月病下痢及門蔡瞻岷楊周子于咸受于丹源

張子昭彭子觀董天位宋考槃郭式庵劉德問俱

來問疾

九月初七日未時先生卒于正寢門人私諡中文私諡議

康熙四十年辛巳成都費燕峰先生卒于江都之野田村門人會哭于喪次既輟哭乃議曰生名冠字死諡禮也仕者公諡隱者私諡昔柳下惠妻諡皆議於門人其來尚矣吾先生少丁禍亂首聚義徒保障郡邑恭贊大帥克定高勲微言解紛遂全百室尋親絕域蹈身蠻峒九死一生及避亂漢中辭辟雄藩千金不顧終成父志

蜚遊江鄉中歲負笈百泉續承墜緒晚年著書
累尺定議千秋羽翼光復舊注倡明實學蔚為
儒宗論其為人溫恭肅穆粹質坦中未嘗厲色
加人而人自畏之自然之威也未嘗比同於人
而人自親之自然之和也蓋教百年來未見先
生之匹為道不偏倚曰中勤學好問曰文先生
著中傳正紀數百卷尊先聖之舊章啟後賢之
統緒非宋儒直接孟氏之阿說正漢唐未嘗問
道之詹言不為矯異不為苟同廣而不濫博而
有要勅絕浮辭引歸大義論人從恕遇事持平

可不謂之中乎先生古文詞賦海內宗稱磅礴
昌明之氣溫柔敦厚之致遺世獨立優入淵微
別開堂奧津梁後稷可不謂之文乎其諡為中
文先生于是門人咸稱善遂定議為休寧蔡廷
治謹識

先生既歿四方聞者競為詩歌以弔

黃叔威執 海內稱遺老西江與蜀川河汾驚
絕業秦華仰崇巔鹿洞方興感麟經竟斷編典
型淪喪盡相望淚潸然憶昔吾師在相將訪草
廬風塵占氣後江海識荆初既許支天柱誰推

挽日車十年梁木涕重為滋衣裾理學西河接
穹經表漢儒燈傳將燼火書并負耒圖狂海澗
應障中華氣不孤更聞新論好惆悵舊生徒去
夏登堂日追隨杖履彊星辰纏筆札歲月慎行
藏尊貞承鑪錘探源歡渺茫痛深床下拜塵世
忽滄桑著述縱橫列成書訝等身津梁垂後輩
華衮及先人藝苑誇珍絕家風續雅倫巾箱何
厯厯手澤尚如新賴有佳兒紹傳家重蘭茝詩
篇峭嶺雪文采錦江濤珮結雙龍氣人稱兩鳳
毛無嗟身後事千載望彌高

張子昭執

淮海淒涼烟水中
薜園人去講堂

空五更鷓鴣血啼殘
夢九月虫聲咽
晚風野圃任開
陶氏菊閒庭猶挂魯連弓
暮年甘隱逃名姓
一聽人傳賣醬翁
禾黍秋風動古原
百年遺老幾人存
一從避亂栖吳地
萬里移家出蜀門
獨鶴孤寒依素幃
高樓細雨泣黃昏
最憐門下為文淺
洒淚難招萬古魂
舊事微君受易還
至今理學有真傳
遠探洪水二千里
自住牛溪四十年
漠漠葦花垂戶外
深深楓葉下庭前
數教淒斷人空散
獨自悲歌向野田
師徒永別不勝愁

浩氣蒼涼此夕休，舊紀一篇傳萬古。
高吟十字遂千秋，悲風白草瞻新塚。
夜雨青燈哭故侯，從此江村長寂寞。
無人更到東海頭。

徐竺村輓 乾坤板蕩，悵何穹，萬里移家自蜀。
中絕域尋親，經鳥道一身，懼難出。蚕叢銅駝，早
下新亭淚，督亢猶追易水風。痛哭廣元軍散後，
江湖何處着哀鳴。仰承先訓賦歸休，欲把江都
作首丘。一卷荒書編歲月，百年絕筆繼春秋。西
河道脈人誰續，劍閣芳華志已酬。不識啼鶻流
血盡，鶴歸還到錦江頭。八年遊學客京華，絳帳

春風入夢賒天地忽然收正氣乾坤誰復怨
哀笳生芻致祭慚家緝敗鼓登龍愧阿芭他日場
前築廬舍石楠種作墓門花詩禮過庭少異聞
今欣令子繼河汾幾千萬卷書能讀六十餘年
志敢分當日三蘇色絕代只今二陸任斯文相
逢痛哭斜陽外還恐高天結暮雲

揚周子輓 遺老孤踪寄海濱巴山萬里暗傷
神盛年負笈牛溪夜高坐談經鹿洞春此日蝶
成江左夢何時琴續廣陵人野田寂寞多荒草
忍見離離平蕪新菟羅史冊序前賢著述江東

五十年先妙甘貧同灌溉佳兒有志接經傳仲
連蹈海非忘世寧戚懸書豈執鞭惆悵生平多
事蹟豐碑茂草泣重泉先生逸志古今稀正脉
人亡願已違兵燹久殘鄉國路哀遲長着芟荷
衣少經瘴雨蠻中過老愛春泉月下歸親串趨
遲同酌酒江村彈淚濕斜暉忘年愛我緣多病
今歲看花未倦遊詩社平山邀几杖塵談小閣
待淹留祿辭升斗腰難折書繼鍾王筆自幽幾
許門牆述遺行自慚下里續名流
劉德問輓 拜官多難西南日蜀漢人歸統自

尊謀國曾經紆上計
荒書寧敢發空言
千秋十字傳佳句
白髮青衫隱淚痕
事業文章知不朽
獨傷耆舊遂無存
早向東吳隱姓名
蘇門折節更傳經
歸來始序西河脈
老去徒深北海情
講學一時稱弟子
告哀萬里哭先生
江鄉著述闕千載
莫怪當年盡掩荆
自出成都便未還
天涯事事總淒然
干戈舊族悲親串
風雨孤村閱歲年
應怕哀猿歸未決
可知非虎夢空懸
白頭甘向江東老
留得青錢買墓田
几杖周旋原子壻
臯比侍列且門徒
經綸暇日叨聞誨
貧賤長年

愧學儒感憤無言歌薤露淒涼多淚莫生芻野
田從此西州路但想恩知未有殊

彭子覲輓 峨眉山峻錦江幽此地高賢莫與
儔白鶴老人悲偈和青檀子弟悵從游苑堂落
落餘花圃野水荒荒剩釣舟雞犬桑麻猶往昔
西風何處解長愁

宋考槃輓 芸窓留得夜燈青黃葉悲風落滿
庭東海何人還講道南陔有子更傳經百年松
菊空存徑萬卷圖書自有靈薤露歌成揮淚罷
空教後學嘆零丁

王旬公輓 已蜀徵兵事已虛聲名長在百年
餘補天有石曾紆策繫日無繩且著書雪滿寒
原人化鶴月鳴空館夜啼烏窓前有淚難為泣
燭炮更殘獨向隅

郭式庵輓 夙昔彤幃志久虛中傳絕筆兩楹
餘青氈几杖留殘句黃絹圖書載數車祇有浮
雲低日暮再無白髮對庭除明朝誰共茱萸酒
客子秋風獨黯如

卞和玉輓 遯跡荒村四十年騎鯨此日遂歸
天龍門共說容高士馬帳空留在野田紹述前

賢功不淺薰陶後學惠無邊東隣賤子何凄切
泣對遺文洒暮烟

先生子錫琮錫璜扶先生柩與楊孺人合葬於野
田莊西孝貞先生墓西南第一塚

The image shows a table with 10 empty column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able, there is a small tab or label area. The table is otherwise blank.

--	--	--	--	--	--	--	--	--	--	--

新繁縣志

人物

費密字此度號燕峰九歲祖母歿哀泣如成人十歲
父經虞為講通鑑盤古氏相傳首出御世之君遽問
曰盤古氏以前曰鴻荒未闢又問鴻荒以前經虞呵
之然心奇密年十四父病醫言嘗糞甘苦可決生死
密私嘗糞言苦病果起崇禎甲申流賊張獻忠犯蜀
密年二十為書上巡按御史劉之渤言四事練兵一
守險二蜀王出軍餉三停徵十六十七兩年錢糧四
倉卒未果行賊遂陷成都密展轉遷避得不遇害丙

戍入什邡縣高定關倡義砮拒賊賊乘間劫營設伏
待之不敢犯一方賴以安時經虞仕滇以家遭大亂
屢乞休密聞之遂隻身從兵戈蠻峒中入滇丁亥奉
父歸入建昌衛十月至黎州省母十二月復入建昌
過相嶺回者蠻擄去明年戊子贖歸會楊辰鎮嘉定
聞密名遣人致聘因說辰屯田於雅州龍門復於青
神江口命人沈水得張獻忠棄金為民間買牛種餘
資悉給諸鎮得久與賊相持十月同辰子璟新復屯
田於榮經瓦屋山之楊村入叙府過督師呂大器署
為中書舍人內江范文英見密文大驚曰始以吾此

度有經濟才不知吾此度詞審也是時密與成都邱履程雅州傅光昭以詩文雄西南稱三子己丑秋揚辰為降將袁韜等所害密與璟新整師復仇與賊戰身自擐甲時營在峨眉裨將來某與花溪民有讐詐稱花溪民下石擊吾營勢且反以激璟新璟新署檄討之密力爭曰花溪吾民也方與賊戰而殺吾民彼將去而從賊是益賊也乃止率殘卒復與璟新屯田於瓦屋山庚寅七月還成都省墓至新津為袁韜賊兵所劫十月又為杜漢良掠送袁韜營中幾被害十一月乘間還揚村辛卯四月歸新繁舊宅皆為灰燼

明年癸巳二月至陝西沔縣暫卜築焉當時公卿將
相閤密名爭相延致留揚展父子幕最久所至屯田
為持久計而天命人事已改是以大功不就已乃究
心內經傷寒論金匱諸書為長沙發揮後聞二程見
人靜坐便歎為善學丙申與破山門人通醉論禪四
月遂入靜明寺雜僧徒靜坐坐六七日心不能定自
厲曰百日之坐尚不能自定况其大者乎誓不出門
半月餘乃定嘗自言始半月視物疑為二如履在牀
前心中復有履久之胸中見紅圈漸大至肌膚而散
頗覺暢美一夕聞城濠鴨聲與身隔一層如在布袋

良久忽通鴨聲與水流入身中甚快乃歎曰靜坐二
氏之旨吾儒實學當不在是自後益有志古學矣丁
酉十月携家至沔漢戊戌春至揚州聞常熟錢尚書
以文名天下乃上書錢公錢公得書大驚與論詩於
芙蓉莊指密北征詩歎曰此必傳之作也時王司寇
士禎司理揚州見密古詩以為絕倫而尤愛近體白
馬巖中出黃牛壁上耕鳥聲下揚柳人語出菰蒲大
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等句當時咸謂知言辛亥居
父喪悉遵古禮冠哀皆倣古自製三原孫枝蔚見之
自謂弗及服闋以父遺命走數千里至衛輝蘇門山

受孫徵君奇逢之學一日論朱陸異同密進言漢唐先儒有功後世不可泯滅徵君大以為然又與考歷代禮制之變逾月歸徵君題吾道其南四字為贈丙辰冬聞孫徵君卒哭於泰州圓通庵設主受帛冠細麻加粗麻一道橫於上衣用白布二十一日始焚主出庵心喪未去懷也丁巳入山東提督將軍柯永蓁幕會舉博學鴻儒永蓁屢欲論薦力辭乃止乙丑修明史頗採舊臣遺佚者密泥塗入都奉其父行狀入史館下拜涕沾襟在館諸公皆為感動己巳大病尋愈乃自定生平所著諸書辛巳六月病下痢遂不能

起年七十有七門人私諡中文先生密少遭喪亂經
歷兵戈中年遷徙異國足跡遍天下晚年窮困閩戶
著書篤守古經倡明實學以教及門嘗謂子錫琮錫
璜曰我著書皆身經歷而後筆之非敢妄言也凡與
諸生論經術及古文詩辭必本之人情事實不徒高
談性命為無用之學天性和平與人無忤終身未嘗
言人過人有機相向者淡然處之村居數十年著書
甚多自宋人謂周程按孔孟二千年儒者盡黜無一
聞道者密嘗為之悲痛乃上考古經與歷代正史旁
採群書作中傳正紀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源流為

傳八百餘篇儒林二千有奇又作弘道書十卷弘道書者所以廣聖人之道也曰統典論曰輔弼錄論明大統必歸帝王不得以儒生叅之也曰道脉譜論明先聖以來七十子傳人具在不可滅沒其功也曰古經旨論曰原教明聖人之道古經具在無所謂不傳之秘也曰聖門育才論明聖人取人甚寬不可舉一廢百也曰祀先聖禮樂舊制議曰先師舊制議曰七十子封爵舊制議曰七十子為後議曰從祀舊制議漢唐以來學校不可廢先儒不可黜七十子漢唐過薄而宋儒過厚也曰先儒傳道述曰聖門傳道述明

帝王師儒有舊章不可雜不可改易也曰吾道述明
聖教不同於二氏也並附載諸圖為十卷是為弘道
書聖門舊章六種共二十四卷文集二十卷詩鈔二
十卷外集共三十二種百二十卷藏於家密生平精
於古注疏謂古注言簡味深平實可用後儒即更新
變易卒不能過古經之存專賴此書變易經文各自
為說勢將不止深為可懼次則猶熟史記枕籍其中
者八年於諸子則熟南華於八家則愛昌黎故所為
文浩然如水之無涯而未嘗騁才矜氣也為詩則以
深厚為本以和平為調以善寄托為妙嘗戒雕巧快

心之語教門人及子弟詩文法最精嚴不輕許可故
凡聞其餘風者下筆率有法度書法鍾王人得片紙
皆珍藏之子二長錫琮字厚蕃為人慷慨任事方正
不阿與其弟錫璜承家學絕意仕進以詩古文詞名
著階庭偕詠白雀樓諸集錫璜字滋衡合肥李司空
嘗欲薦舉鴻博謝免晚歲間闕入蜀訪求先墓自嘉
誥至錫璜凡四代歿俱祀於鄉

江都縣志

流寓

費經虞字鮮民成都新繁人漢貴詩之後明己卯舉於鄉令雲南昆明縣以賢能擢廣西府知府乙酉後遂雜髮告休借子密流寓江都縣之野田莊閉戶著劍閣芳華集二十卷雅倫三十卷為藝林所重

費密字此度中書舍人廣元伯楊辟為軍前贊畫因流賊張獻忠亂蜀乃問道尋父於雲南山中後隨父流寓江都學於河南孫徵君奇逢及歸從游之士幾二百餘人所著有弘道書十卷中傳正紀百二十卷

聖門舊章二十四卷中旨定論以及歷代貢舉二十
二種共九十卷詩古文詞二十二卷子錫琮錫璜皆
能著書世其業

甘泉縣志

寓賢

賞經虞字仲若蜀新繁人明崇禎間舉人令昆明土
司吾必奎作亂黔國公討之俘三百餘人將盡殲焉
臺使者檄經虞審理皆脅從之民力請釋之俱得全
活陞同知乞休歸蜀遇亂問道走秦流寓於揚州著
有毛詩廣義二十卷四書字義一卷雅倫三十卷臨
池懿訓三卷周易參同契三卷子密字此度傳其父
業工詩古文所著有弘道書十卷正紀百二十卷聖
門舊章二十四卷自著詩古文詞二十二卷

揚州府志

人物 流寓

費經虞字仲若新繁人弱冠肆力經史崇禎己卯舉
四川鄉試授昆明令土司吾必奎作亂黔國公討之
俘三百餘人將盡戮焉臺使者檄經虞審理以脇從
民請盡釋之進官同知遂乞休歸蜀過亂間道走秦
流寓於揚經虞自以不得養親為恨每忌辰哭泣終
日至七十猶然卒於江都所著有毛詩廣義二十卷
四書字義一卷雅倫三十卷臨池懿訓三卷著周易
參同契三卷子密另有傳

費密字此度新繁人經虞次子從萬里戎馬中隨其
父至江都居野田莊傳父業工詩古文詞俯仰取給
於授徒賣文人咸重其品悲其遇所著有弘道書聖
門舊章及自著詩文若干卷子錫琮錫璜皆能文

雲南通志

名宦

費經虞四川新繁人由舉人崇禎十六年任昆明知縣薄徵省訟重士勸農勸覆吾必奎叛党一案全活數百人流賊入滇棄職隱去不知所終

後大父中文公聞之有謝雲南父老書

The image shows a table with 10 empty columns. Th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thick black border.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is a small rectangular box at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The table is otherwise empty of text or data.

--	--	--	--	--	--	--	--	--	--

明史列傳

劉可訓 劉應遇 胡平表 盧安世 朱家民

周鴻圖 段伯斯 秦懋觀 岳鍾秀 楊開遠

金九陞 孔貞會 賈經虞 熊啟宇

賈經虞字仲若新繁人早孤事母孝嘗割臂療其疾
好學敦行州里重之崇禎十二年舉於鄉十七年正
月授昆明知縣有江西人選什邡典史携幼婦偕經
虞行次沅州而典史卒為出資殯殮之婦無所歸欲
適經虞經虞不可以配士人年少者明年土酋吾必
奎反伏誅俘其徒數百人下昆明按問則皆良民其

令

人繫縛飢困氣息僅屬經虞急令釋其縛居之廡下
煮糜食之而昇葶草使寢處夜草牒力白其事上官
屢駁執如初乃止罪十二人餘皆獲免復給資遣之
其人歌舞而去無何土酋沙定洲反逐黔國公沐天
波而迫巡撫吳兆元會署為都司郡僚憚其克威莫
敢與抗獨經虞以都司禮之明年遷雲南府同知是
時蜀中大亂意欲不仕屢投牒乞歸兆元及巡按御
史羅國瓚不許國瓚且薦為廣西知府經虞既力辭
不得又明年四月薙髮以示不返乃聽之歸首出境
而大盜孫可望輩又入滇矣流寓雅州五年始還里

而蜀亂猶未靖乃轉側入陝流寓沔縣者又五年兵
戈饑饉屢瀕於危而經虞讀書不廢已乃東遊至揚
州遂家焉閉戶纂述揚州人希得見其面著毛詩廣
義二十卷字學十卷雅倫三十卷卒年七十有三門
人私諡曰孝貞子密隱居博學有父風

費氏家傳

費公諱嘉誥字雲衢由新繁縣明經任大竹縣訓導
有文名卒於官亂後著述事蹟失傳

一公為諸生時同衆出郭迎督學使者憇南嶽廟廟
中乞兒進茶衆皆棄去惟公獨啜而謝之人以為
盛德云蜀總志有傳載其事

一公居家敦篤孝愛以讀書為程限四子皆饒於庠
自相師及流賊陷成都季子經虞仕滇獲全餘皆
歿於賊

一公仕大竹時訓課有方士風丕振

一重慶府對江枯藤山有崇為行旅害公率族人斂
金鑄鐵柱以鎮之崇遂絕鐵柱至今猶存

一四川總志云公長子經國副榜貢生遙授訓導次
經世次經濟皆庠生張獻忠陷蜀賊將與經世有
舊欲薦而官之經世堅不受遂遇害經國經濟皆
同時死難

貴公諱經虞字仲若號解民由新繁縣廩生中崇禎
十二年乙卯科舉人仕雲南昆明今卓異遷本府同
知旋推陞廣西府知府以流賊猖獗公屢請休上官
皆不許後子密從亂中徒步入滇省覲公歸志愈堅

乃截髮為詩以獻曰八次乞休歸不得哀顏病骨禮
瞿曇黃冠返故今無恙添個人間小雪庵公返蜀亂
不可居避患於秦後流寓揚州年七十三卒

一公性孝友天成童時大母常偽怒以戲公公跪大
母前得笑容乃已晚年以不得養親為恨每遇忌
辰必痛哭七十時猶然容城孫徵君著取節編立
公傳於孝子門

一崇禎十四年民變圍新繁城倡言拳衙蠹他宦出
與之語衆以石擊貴宦肯為力擔當聽約公單騎
出城諭以縛為首者置之法歸事載縣志

張力臣先生年譜自序

丁巳七月編周菘畦徵君年譜成記丁默存藏有當時名公與徵君往還手札十大冊原題名賢尺素默存改題曲江手蹟料其中必有補年譜所未及者時默存寓滬適汪君澄伯南游因託向鈔默存慨然以全冊寄淮供予采擇復以朱二玉所繪符山堂圖長卷一同見示予久欲爲張力臣張虞山吳山夫三先生各作一譜合周爲習隱篠四譜期與潛邱四家軼事柘師頤志四譜相配今見此卷欣然命筆旁搜各書排比歲月圖中題詠諸作全行載入可謂洋洋大觀力臣在當日名譽極高交游極廣談金石者至今推爲鼻祖聞見舛陋名編秘笈多未蒐羅

而所憾者只知年至七秩究於何時捐館未敢臆斷不無神龍見首不見尾之嗟海內宏達能攷得易簣之時郵書見告俾成完書庶不負默存遠道寄示之意倘亦符山主人所默許者乎至虞山山夫兩譜行將抽暇續纂云是歲初冬十四日段朝端蔗叟自序

頃讀陳惕庵卜子年譜知生於周敬王十七年至魯繆公十年卜子猶健在猶能授魏文侯經藝計已百有八歲而卒於何年究不可考今此書已刊入雪堂叢刻輒援此例聊以解嘲己未十月十一日戊午蔗叟呵凍書

張力臣先生年譜

楚州叢書

山陽段朝端笏林撰

男 炳旭 補初校

如皋冒廣生 疾齋刊

明天啟五年乙丑先生生一歲

先生姓張氏名詔字力臣號亟齋淮安山陽人四世祖言嘉

靖壬午舉人江西金谿縣知縣乾隆山陽志云由賑例入監高祖應舉萬

厯中貢乾隆志沂州學博據吳載鰲性符張公墓誌銘端按

應元亦言子曾祖孟養文學據吳墓誌銘祖永年山陽志萬厯間

以薦舉官南京鴻臚寺丞父致中山陽志文苑字性符崇禎

中拔貢生學術淹貫百家詩古文醞藉醇厚復社初興致中

與同里白受藻方能權諸子應之家故貧而所藏鼎盃碑版

文甚富

以上十三字據府志補

精於字學辨體審音釐正謬誤尤為學

者宗仰晚以經明行修舉未授官而卒友人私謚為恭孝先

生

端按符山堂詩前載傳誌俱作文孝邑志改作恭孝不知何據

所著書甚多有學志學山

草理學孱守錄經濟源流雖遙閣隨鈔張氏宗政符山堂詩

眉尹文集子昭弧穀昭最有名

按穀為弧兄此誤到

又吳載鰲廷授知

縣私謚文孝先生性符張公墓誌銘略云先生幼負至性值

父參軍公病刲股愈之居恆留心理學日取朱陸異同之書

殫思力行而以靜與敬為下手工夫當盛暑時他人脫巾揮

汗先生衣冠如常儀為諸生時見城社諸凶擇人而食遂義

形於色白其事於直指置諸凶於法又云先生生於萬曆丁酉二月二十七日卒於崇禎辛巳四月二十二日歷歲僅四十有五娶方氏先先生八年卒爲作孝淑傳繼娶沃氏子男四人長昭方出次穀次弧沃出次曠女一側室沈出卜以八月十日癸丑合葬於蒲溝先壠之西母方氏方能權文孝先生張公傳先生幼聰穎善對先君奇之許以女據此是方爲巽若能權胎簪可權兩先生女兄弟乾隆山陽志孝婦方氏拔貢生張致中妻勤儉貞靜常刲股活母有孝淑傳子昭知名

崇禎六年癸酉九歲

是年母方卒

端按是年文孝年三十七歲揣期年後續娶連舉丈夫子二文孝沒時料俱孩幼故吳載鰲符

山堂詩序云遺孤三長君昭甫能讀父書至於仲毅季弧則僅在髻鬣耳文中未及幼子豈已殤去歟

崇禎八年乙亥十一歲

符山堂詩有攜昭兒繇安隱寺後山數折至雨花臺詩

按此是先

生幼時已至金陵惟恐非孩時姑系於十歲以後是年文孝三十九歲充縣學拔貢生府學為潘取臨字大也陳濟生兩朝遺詩張君小傳崇禎八年詔選經明行修之士遂冠葩經廷授縣尹

崇禎十年丁丑十三歲

符山堂詩有丁丑元夜詩

崇禎十三年庚辰十六歲

符山堂詩有庚辰除夕辛巳元日二詩

按符山堂詩又有昭兒冠醮以五言二首

中云心惜曾無母眼看將有妻是在
失恃之後授室之前疑當在是年

崇禎十四年辛巳十七歲

是年四月二十二日父文孝先生卒符山堂詩吳序署崇禎
辛巳秋九月朔日

清順治八年辛卯二十七歲

淮山肄雅錄是年李宗師歲考先生第十八名入學試題吾
與點也至何如次題子之君將行仁政李名嵩陽河南封邱
人官侍御史

順治九年壬辰二十八歲

朱璣太上感應篇說定常熟楊彝序先生爲隸書

順治十一年甲午三十歲

是年石宗師類考先生弟穀弧同入學石名申字仲謀直隸灤州人丙戌翰林侍讀見淮山肄雅錄

康熙六年丁未四十三歲

是年爲亭林先生開雕音學五書於淮上潛邱劄記甯人著有字書五種託力臣繕寫授梓力臣曾寄一樣本來果博且精不可及也王山史山志李子德嘗得廣韻舊本顧亭林言之陳祺公託張力臣爲鋟木淮陰

端按顧譜此事系之是年六月

瘞鶴銘辨瘞鶴銘刻於焦山西尾當江流之衝惟冬日水落始得見丁未十月望後三日乃得過此先觀重刻二石次至

壯觀亭址右俯瞰破石叢雜攝衣下視見一石仰臥於前一石仆於後字在石下臥地仰觀始見字迹又一石側立剝甚急命僕各搨一紙時落日風寒不能久立遂乘片帆回所寓之銀山蘭若挑燈審視未得其詳次日復往搨之第仆石之下仰搨爲難僕之兩手又不能兼理搨具予乃取落葉藉地親仰臥以助之墨水反落汗面不顧也及拏舟而反予之周旋於石隙者已三日矣手足不甯衣履皆穿始各得四紙所幸者湊其裂痕詳其文字皆厯厯可睹所少者無幾耳

康熙八年己酉四十五歲

漁洋山人自訂年譜康熙八年至淮上始識力臣家多藏書

康熙九年庚戌四十六歲

是年仲夏江都朱二玉珏爲作符山堂圖題者林立唐祖命題云此符山堂圖也堂爲吾友張子力臣讀書處架有藏書數千卷其金石之文稱是手自較讐丹黃不輟性狷潔閉戶卻掃懶與塵容相接所往還者僅一二素心之友當世賢士大夫求晤不得古云名可得而聞人不可得而見殆謂是與邗樵朱二玉氏欣然命筆爲圖竹木蔥蒨琴壘淵渟雅與堂主相稱昔摩詰輞川便自作圖力臣精於繪事乃借手於客毋乃負嵇公懶癖與摩詰石子岡諸詩每要裴秀才共賦二玉肯於圖中添我一座否庚戌四月坐驚壇

端按楊國士字驚壇邑諸生

齋中鬪茗書此同學老友宣城唐允甲拜手記時年七十

按端

圖作於仲夏題轉在先豈署款稍後歟

又昭亭沈方鄴泌符山堂歌云張君信

古抱奇癖襟期淵靜須麋蒼伊誰好事拂豪素憑虛締構符
山堂堂中樹石頗楚楚堂外煙水何茫茫結廬人境類巖谷
代擅纂述名山藏主人翛然意自遠遠絕世紛娛墨莊陶潛
想像臥栗里龐公倣彿居襄陽琴尊在左圖史右度臧金石
之文奚啻萬卷誇縹緗慨自俗學襲沿舛大義寢微大雅亡
响嘯漫漶淪嶽麓石鼓聚訟勞陳倉斯邈不作頡籀香紛紛
唐宋波磔羣怒張張君憂之力摹古補苴是正爭豪芒家雞
野鷺徒耳食漏痕倒薤森琳瑯徐鍇吾衍那足道攀挈倚相

提班揚有時餘技作繪畫北窓散髮矜羲皇撫弦動操眾山
響問奇載酒諸生忙世人不知目爲狷惟我許爾爲清狂噫
嘻符山符山十笏地安得卜鄰有如王錄事晨夕與之同相
羊庚戌八月又孫汧如符山堂記略丙子之役余讀書白下
之盧龍山六月中性符先生扁舟石頭城乃得握手論詩文
杯酒爲歡端按文孝時以選貢應廷試至金陵時偕行有吳子函三畫臻二宗
六法之妙時爲我二人圖神寫志聚兩月別去不謂先生頓
有易簣之痛三十年後尙有余短札著符山堂壁間嗟乎今
且老矣令子力臣兄不求聞達肆志古學庚戌秋杪至廣陵
聞余在卽惠顧執猶子禮旣而出圖卷屬余爲符山堂記端接

此卷紙本長營造尺五尺強寬六寸四分舊藏福山王文敏
蓮孫祭酒家祭酒殉戾子之難卷爲上虞羅叔言所得叔言
以其爲淮之文獻也由京師寄太原歸之默存中丞題者凡
十二人有年月可稽者分系各年之下餘皆類敘於左其無
關者王文簡題云余在京師數從合肥龔公及吳郡顧處士
汰之聞力臣之名客公路浦年餘甚思與力臣相見顧力臣持義
甚高有牆東避世之風未得數數過從比將北歸力臣始肯
一來對之如深山穹谷遺世絕俗之流不謂菰蒲中乃有此
人始信龔顧之言不吾欺而余此遊得一力臣雖相見之晚
亦可以無憾也茲符山堂圖一卷蕭疏簡遠想見披帷斯在
之致力臣雖居錢刀場中而別具一邱一壑之意陶公云結
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請爲力臣

詠之可乎又云力臣以符山堂圖索余詩余來此久不拈弄
筆墨瀕行聊記數語俟至京師畧有好懷當補作奉寄漁洋
山人王士禛程穆倩題云廿年以前與二三故人往還於符
山堂設飲真率所見力臣兄課弟教兒明修之勤篤敦情言
每引類其姑氏兒吳竺生日勤學焉聲譽非所志人倫表正
以汲汲不足近且論交父執阿漚通儒人下一字辨不清先生肆志
討求屬朱二玉名家爲之作圖遙以眎予予從描寫中得其
風概三致想於煙煤帳裴家墅也力臣之自許豈物外朽傭
能稱許之乎海內之士毋徒從柔翰間文心共賞必於其父
兄親戚朋友根本處發深情則力臣非一家之教矣黃海弟

程邃阿冰跋

端按吳卽函三文孝錫也阿滙孫氏名沂如見前

又北海周龍舒題云

符山堂圖命筆簡遠灑墨瀟澹木古而石怪徑折而室幽其
外長堤一望蒼莽空濶煙水浩渺頗分輞川之勝信足樂也
而力臣坐於其間胸藏五岳骨傲千秋詠考槃之詩作閒情
之賦若將睥睨一世者其人品可知矣燕市萍蹤欣然相對
遂援筆而題之又同岑方炯一則未錄

康熙十年辛亥四十七歲

唐昭陵六駿贊辨辛亥冬後從漢南過雲棧冒雪先至醴泉
抵趙村石鼓寺一宿登九嶼甬道恭謁殿前上下歷覽忍凍
盤旋其旁者兩日撫摩推測越翊日又馳至舊縣觀太宗廟

遺址見昭陵圖六駿圖二碑巍然對列命僕各拓數紙而歸
華山王宜輔題符山堂圖云予耳力臣先生之名久矣每以
未得入其廬識其人爲憾辛亥冬先生溯江漢踰終南厯青
門過太華問余獨鶴之趾杯酌流連相對晨夕稍稍得聆其
道德文章之概益歎相見之晚酒間先生以茲圖示余觀其
筆墨幽澹竹樹瀟疏雅人深致望之欲出笑謂友人曰余之
觀此又不徒以物也然見斯圖卽爲先生高臥余披帷而入
可矣

端按棧行圖亦有宜輔題句

范以煦淮塢小記力臣詩最難得予見自書漢水舟上詩字
近山谷詩云四山環一舟咫尺前無路乃從石隙間羣挽急

流度里許復一折折折生驚懼嗟此倦遊人日日向前去一
一游經萬里心神日顛顛全家常在胸念念每以次忽仰見
奇峯又使游心醉自歎復自語游心從此遂二羣峯相叢雜
不辨其起止幸間以白雲卽爲山條理山密白雲疊山斷白
雲接山影自有無白雲飛不歇三端按此詩當在游南岳
時姑以王宜輔沂江漢一語

附系
於此

是年亭林有寄張文學昭時淮上有築堤之役詩云冬來寒
更劇淮堰此何如遙憶張平子孤燈正勘書江山雙鬢老文
字六朝餘愁絕無同調蓬飄久索居

康熙十一年壬子四十八歲

唐昭陵六駿贊辨蕃將十四人游記只有十二曩歲壬子會同顧亭林在濟南施方伯衙齋徧搜長安志醴泉志昭陵志皆無可證佐

康熙十二年癸丑四十九歲

濟州學碑釋文敘癸丑歲同東吳顧亭林先生出都恭謁闕里既搨諸碑便經濟州又各得數紙倏以嚴寒遄歸嗣是冉冉至老偃息家園凡十七載

端按據此是壬子至戊辰十七年中先生皆家居

歲在癸丑仲秋之末張力臣兄爲京國之游路由吾州主余家見其橐中蔚有光怪射人雙瞳則得其符山堂畫卷展閱一過爲茅茨一帶中有岩壑青翠凡三四紆曲至堂下力臣

方獨據一榻頷頤欲動作劇談之勢兩弟剡度讓三駢肩危坐而傾聽焉左右壁爲子孫四五輩拱而讀書罔弗怡怡然肅肅然也階前馴鳥在芝蘭玉樹間如有鳴聲可聽又轉而入則南榮三楹近力臣內室矣畫者爲邗上朱二玉行筆鬱蒼設色雅淡蓋能手也余一時不禁神往昔弇州先生云每見輞川圖覺便如上下華子岡泛南北湖徙倚於木蘭柴卽文杏館而息酌金屑之泉與裴迥秀才對語不知我之爲摩詰而摩詰之爲我也余於此圖亦然今力臣歸矣南窓寄傲松菊猶存樂可知也余旣老且病恨不時至其處參親戚情話中之一座漫題數語於後自記余華胥之夢云爾海右陳

人程先貞拜題

顧亭林年譜程先貞字正夫德州人明工部侍郎紹孫以祖蔭歷官工部員外郎濟南府

志工部告病歸家居二十年以扶風教崇簡樸相勗勉年六十七豫製一棺題曰休息庵所著有燕山游稿蕙庵詩草若干卷阮葵生茶餘客話淮故云力臣與程正父工部交善自京

回南過德水偶詣正父已病篤力臣停舟旦夕視疾經紀其

喪亭林哭正父詩云十載故人泉下別交情多愧郅君章指

力臣也

端按顧譜工部歿於癸丑十月

清江浦上淮海洋洋浩穰之地錢刀之場乃生幽人厥姓維

張子曰力臣名聞四方身軀雖弱文字撐腸有宮一畝符山

草堂名筆圖繪軸卷縹緗薄游德水留我山房出以見示墨

有餘香滿幅秋意竹翠菊黃幽徑紆折堂居中央力臣端坐

兩弟列旁陳詩說禮嘯傲徜徉門外煙波萬頃蒼茫結廬人境與世渾忘不富不貴志氣昂藏索余題句愛余詩狂爰贈數語付之歸裝從此南北動如參商開卷展玩落月屋梁平

原逋客李源題

顯譜引惠周惕李君墓表君諱源字江餘一字星來德州人順治丙戌進士授河津令有

能稱罷歸 端按此題未署名月當與程同時題故附此後趙題亦同

十畝閒閒地畸人結構

殊庭中羅竹石戶外敞江湖境僻心常遠學深道自腴考槃

今在此不羨輞川圖雲萊山人趙其星題

端按趙順治辛丑進士德州人官字

侯考

康熙十五年丙辰五十二歲

是年屬禹慎齋鴻臚作棧行圖阮鍾瑗修凝齋集觀張力臣

棧行圖記相家灣李氏家藏邑人張弢棧道圖因借少霞香
谷往觀圖之上方篆書力臣棧行圖五字繪像者營邱禹鴻
臚尙基面犁黑服深衣戴烏紗冠寫景者吳竹蓀肅雲畫竹
者金章邑人題詩者弟殼弧外弟聯甲宗人太史鴻烈少司
寇睿高壽頤紀如樨李涑程世彭頤王兆熊周惕遠方留題
者崑山徐相國元文襄平佟毓秀宣城蔡瑤甬江邱玉東海
周濂錢唐俞森明州周斯盛又爵里無考者六七人王宜輔
黃瓚郭襄孫健李更生先生於上方自題七言絕十首次鍾
劬慕先生韻又七古一首謝尙基紀年曰歲在柔兆執徐實
康熙十五年丙辰也圖不知何時歸陸竹民竹民售之李氏

吳丈揖堂跋其末觀圖於姜橋胡宅時道光壬午閏月六日
丁晏張亟齋遺集序憶庚寅七月晦於淮陰市上見力臣棧
行圖小照貌臞古有微鬚布巾裹首著淡紅色衣策馬行萬
山中一奚童尾其後以袖掩口若衝寒之狀名流題咏甚夥
後記云歲次柔兆執徐月在修相日維戊申識於亟齋之西
窓上推年月當康熙十五年丙辰七月二十八日索值甚昂
信宿持去猶幸錄棧行諸作入余所著山陽詩徵皆竹垞所
未見之詩也

謝禹子尙基竝送還昭陽云有客剝啄叩吾廬手抱自畫飯
牛圖揖罷卽索爲題識坐上展對訂交初予已倦游嘗閉戶

養疴久與世緣疏筆墨落落亦寡台逢人不肯輕相諛驚君
少年筆獨異筆圖人面形神如因寫陋形出棧道神情曲折
是真吾幅巾束帶奚囊潔停鞭攬轡意躊躇佳時惟恐行將
過轉生顧盼故徐徐衝寒不覺寒侵袂一騎雖孤興不孤此
行卻在亥歲暮繾綣摹仿無時無六載以後乃傳寫奇懷幸
得仗君舒竝授意旨與吾弟山畫曉削水槃紆表弟竹蓀補景三人
聚首歷三夏深談淺談意不殊有時邀月啜茗茗有時臨流
發高呼暑殘習習涼風起忽言暫別在須臾須臾言別何足
惜但怨僻地難通書况值積潦濶於海片帆渺渺穿蘼蕪秋
老望君將復至懷袖煙嵐佩紫萸更取霜螯急命酒還過荒

園同據梧棧行圖次鍾劬慕先生云關山界斷別爲天騁望
遙遙緩著鞭摹入畫圖渾未得促人車馬又喧闐一崔嵬迴
出眾山叢石路盤迴若在空中想到鳳來栖息處多因岡上滿
梧桐二愈入層巒景愈幽紛馳緩急豈能由不知身在煙嵐
裏但見煙嵐裏去轉三萬木陰森曉霧繚澗深風急徑偏遙
僕夫指向叢叢白云是前冬雪未消四嶺號孤雲氣倍寒木
衣盡脫露巉岼我來最喜當斯候坐卧周回得飽看五泉因
石逼屢迴旋密竹疏梅映帶妍題壁卻逢長至日衝寒棧上
踏霜天六太守高風寓意深往來隨處有閒吟似將引我游
佳勝點向蒼虬逐句尋七紅粧陟巘尙能馳稚子褰裳過澗

涓卻笑閉門人說險何曾放眼到斯時
八 萬里孤行塵染衣
故人憂患正相依臨歧握手增惆悵送入袞斜谷口歸
九 策
蹇梯山悲路難裂膚風雪更無端只因素抱尋幽癖珍重須
更特特看十

康熙十八年己未五十五歲

亭林詩集是年贈張力臣云張君二徐流篆分特精妙獨坐
淮水濱臨池伴魚釣京口躡寒蕪彭城拳荒藿扁舟浮漢江
一攬關山要西上定軍山峇嗟武侯廟旋車下秦棧絕谷隨
奔峭昭陵圖駿骨漢闕戀殘照石鼓在燕山望諸可憑弔還
登尼父堂禮器存遺詔囊中金石文一室供長嘯諸子竝多

材筆畫皆克肖削耐追宜官俗書嗤逸少尤工蒼雅學深鄙
庸儒剽卻思舊游國轉瞬分疆徼古埃出夕烽平林延野燒
惟此數卷書鳴琴對言笑持以勗兒曹四海有同調莫浪逐
王孫但從諸母漂

康熙二十年辛酉五十七歲

是年爲河下聞思寺僧書傳賢常住之碑後署云康熙二十
年淮浦張韶書竝篆今尙存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五十八歲

是年正月九日顧徵君卒於曲沃王山史山志壬戌秋予西
歸過淮安見張力臣云亭林之柩尙未歸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六十歲

全祖望漢隸字原校本序漢隸字原校本者淮人張亟齋先生所手定也始於康熙甲子之冬至庚午春乃畢春朝冬夜字字考求其用功亦勤矣哉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六十一歲

邑人程鍾淮雨叢談曩在吾友劉梅江熙廷齋中見力臣先生畫菊一小幅自跋云東坡云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藥也北方隨秋之早晚獨嶺南至冬乃盛發攷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共盛衰須霜降乃發而嶺南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其通僊靈也予初讀而

異之至今歲已冬至矣而一菊猶芳乃取一朵置硯山之旁
日日相對甚珍玩之六一老人張詔記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六十五歲

濟州學碑釋文敘己巳春閏阜城多子玉巖固邀北行檣舟
南城之岸先尋吾鄉馬子素庵旋攜二子一孫急訪諸碑槃
桓三日撫摩審視督施搨具大笑稱快適晤于子介庵陳子
柏臺晨夕周旋因向予曰諸碑漸次漫漶子其釋之敘之欲
專刻一冊爲吾庠世寶竝作藝文志之冠予唯唯而別仲夏
抵阜淹留三秋命家兒以洪氏隸釋郵至初冬入都更搜諸
書攷訂纂成一卷庚午春仲緘書以寄二子云云末署亟齋

迂叟張弢力臣氏撰

先生和濟州學壁石刻詩韻四章有敘濟州學壁四石各刻
七言絕句前注竹溪堂懷英書乃王荆公集內詩刻本具載
因用古篆法人不盡識遂溷稱爲竹溪堂詩非也予以己巳
閏三月同阜城多子玉巖過此乃詳釋以告于子介庵陳子
柏臺歸舟各和原韻云舟居讀罷約登山旋訪名詩石壁間
尋繹籀文同屬和勞勞自笑不曾閒何期復出倦游身幸過
洲一滌塵意外更逢東海士攜持珍味雜然陳登州于子介庵設具
餉前探名碑似舊知嚴寒逼我遽參差茲來坐臥連終日十
七年間鬢已絲前以癸丑過此酒樓遙望綠陰重下瞰南池芍藥紅

轉賴後人頻點染幽尋處處寓高風
是日並登太白酒樓下游南池
是年高宗師裔科考淮安剡度子育徽入山陽縣學見淮山
肄雅錄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六十六歲

徐用錫圭美堂集書購張力臣薦福碑後云力臣居淮之清
江浦晚年貧甚庚午辛未間余以病在浦西大寺靜養月餘
張時以書帖託庵僧售於人余因購得之剝損雖填染然比
近本遠勝

康熙三十年辛未六十七歲

濟州學碑釋文成於己巳冬次年春緘寄于陳二君是年季

春于子滇作跋實未付梓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六十八歲

四明周斯盛題符山堂圖云看月到符山月落然後去只此
葉深深是我坐石處老自宜休息長思結數椽看圖忽慨歎
臨浦問舟船壬申七夕之次日明山斯盛題時久客將行按

斯盛順治辛丑進士鄞縣人據圖
記知字肥公棧行圖亦有題記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六十九歲

昭陵六駿贊辨署癸酉端午日撰距辛亥二十二年蓋晚年
定本也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七十歲

瘞鶴銘辨子始於丁未迄於甲戌垂三十載其間徧游五岳較刻諸書故鹿鹿無暇每思各依原形大小摹刻四幅於家園日月逾邁忽至七旬亟重刻此本并力疾雙鉤數紙以待識者曩者談長益先生曾爲題識今吾友潘子雙南不時往還江淮卽以相貽俾臧于焦頂之雙峯閣上

吾鄉李公凱學士甲戌詩稿有壽張力臣七十詩云高隱牆東羨獨清白頭還聚讀書螢秦碑禹穴搜應徧周易蒙莊注未停松菊未荒元亮宅尊曩時過子雲亭祇今七十丹顏駐遊戲人閒是歲星

弟穀字剡度弧字讓三俱諸生竝知名子叶增

端按字祖問見禮記省度

鑒訂 叶箕

端按先生爲亭林刊音學五書手自鈔寫二千分
書小字亭林贈力臣詩諸子竝多材筆畫皆克肖

從子育徽詩賦敏妙聖祖南巡召試行在後官宜陽令見同

治山陽志

端按乾隆志云字瑤湘官中部令山
陽詩徵有張睿題瑤湖十姪書屋詩

同治山陽志張弢字力臣清江浦人諸生通經博古世其家

學專心六書尤嗜金石文字嘗躬歷焦山水滢仰臥沙石間

手拓遼鶴銘增多前人十餘字又謁唐昭陵徧拓從葬諸王

公墓碑及六馬圖贊過濟甯州拓孔子廟五漢碑皆加辨論

根據詳洽人以爲董彥遠黃伯思不過也與崑山顧炎武善

取醫產之值爲刊廣韻及音學五書手加校讎炎武自敘五

書後云予纂此書三十餘年刊削數四又得力臣爲攷說文

玉篇倣字樣酌時宜而手書之二子叶箕叶貞稍分書小字

鳩工淮上不遠數千里累書往復必歸於是又與潘耒書著述家最不利以未定之書傳之於人近日力臣來札五書改正一二百處又嘗歎曰篤信好古專精六書吾不如張力臣其推服如此五書板存淮上李相國光地以五百金購去晚歲徧游五岳皆爲之圖書畫皆名家後嗣衰微其符山堂藏書多歸於何焯云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昭陵六駿贊辨一卷張弼撰弼字力臣山陽人博學嗜古尤究心金石之文後以龔廢而考證彌勤以昭陵六馬圖贊或以爲太宗御撰或以爲殷仲容撰或以

爲歐陽詢書或以爲殷仲容書趙峒諸家輾轉譌異因親至其側勘驗繪圖以趙明誠金石錄爲據定以六馬贊爲歐陽詢書諸降將姓名爲殷仲容書文已盡泐確爲誰撰昭亦不能考矣

瘞鶴銘辨一卷張昭撰昭親至焦山搨原銘較宋黃長睿董道所載多得八字所辨亦較顧元慶書爲詳核

端按以上二書俱刊入張

潮昭代叢書阮鍾瑛修凝齋集有瘞鶴銘辨題後五古一首

濟州學碑釋文一卷據康熙辛未于子滇跋祇云傳之濟庠同志者幸勿視爲故紙似乎未曾付梓至己丑濟人潘恬庵兆遴於孫德輿案頭見力臣手書釋文一冊郵屬顧南原藹

精爲校定至戊戌始上版顧潘各有一跋

婁機漢隸字原校本初歸王吏部簞林後歸施慎甫慎甫贈全謝山謝山因序之而使諸生分校以廣其傳詳鮪埼亭集漢學師承記謹守叔重之書辨鄉壁虛造之字其學識遠在戴侗楊桓上

詩正字見力臣校詩本音周南附注今佚只存一則云唐天寶間以隸寫六經遂雜用俗改字如州加水爲洲輶轉字譌輶之類

娑羅碑跋云其末曰一歸可門可門者何門也考說文誰何之何本單作可其从人者則爲僖何之何易何校滅耳詩何

袁何笠爾雅何鼓謂之牽牛是也後借爲誰何之何更以擔
何爲擔荷字字日繇而忘其本矣此文以可爲何可見開元
時文字尙存古法見金石文字記

受祺堂集寄力臣詩云一代儒宗同所向卽須金石正皇初
自注謂甯人先生時所著書多屬君校刻見顧譜

潘次耕贈淮陰張力臣云六藝一曰書於學不爲小洪纖括
名物深淺該理道三蒼廢至今文人騁詞藻問以六書義吐
口莫能曉至夫書家流體勢驚工巧識字苦不多落筆愁顛
倒張君產淮陰樸學天下少枕藉許氏書精微析毫杪淵源
溯蟲篆波瀾涉隸藁金石及牋麻有蹟靡不討斟古酌時宜

自立一家表流俗不驚駭先民可纘紹在漢立石經千秋作
鴻寶當時崔蔡倫執筆非草草世遠經術芬此道棄如掃安
得登鴻生三體共研考勒石置橋門垂象日星皎君今齒雖
尊精力未衰槁翹車尙可招無爲掩關老

朱竹垞贈張叟昭云筍籜爲冠大布裙愛從金石拓遺文吾
生癖似劉原父當代楊南仲是君

朱竹垞商祖丁爵銘跋爵存力臣家力臣貧而好學竇至繞
案皆尊壘屬

圖繪寶鑑續纂力臣花鳥有天池白陽風少有才望高尚不
仕真草隸篆俱入妙品

吳玉搢懷張力臣先生云吾鄉有高士結廬隱淮浦早年棄
諸生足不入公府沈酣六籍中性癖嗜稽古家有符山堂儲
藏埒四部尤富金石文白首精訓詁行滕徧五岳方底攜逆
旅石馬搨昭陵瘞鶴辨江滸著書已殺青歐趙盡推許遺金
不滿簞鑿楹終何補身死未百年殘編付蟲鼠後嗣又式微
故居悉禾黍豈無里閭人姓字莫能舉我來浦上游懷人賦
風雨已無公超市誰賃伯通廡流水無返期去日肯延伫斯
人不可作還就漁樵語見山陽詩徵

山陽志遺子嘗見其棧道圖寫生自題十絕句上下題識皆
滿皆一時聞人也聞其游五岳皆有圖書得受禪尊號奏遺

意

茶餘客話力臣博學精詣嘗摹峴山石幢刻昭陵六馬圖贊
辨瘞鶴銘晚年窮困攜二子一孫居京師王漁洋題小照云
瘞鶴銘邊攜屐日羊侯祠下卸帆時吳山楚水探奇徧不覺
秋霜點鬢絲金石遺文太放紛摩挲手卷對爐薰白頭重訪
鴻都學手拓陳倉石鼓文徐健庵詩云五岳曾探岫嶻書年
來雙鬢轉蕭疏從誰辨得師春字好爲遺經證魯魚奇字揚
雲未渺茫茂先家學在中箱對君轉復師元歎灑淚風前誦
渭陽蓋指亭林也

阮鍾瑛修凝齋集通儒張先生傳余昔年購得先生手鈔廣

川書跋校讐亦精密今其書藏丁儉卿家尤可寶貴云

黃海長借竹宦藏書題跋記在板浦買得干祿字書乃汲古
初印本有張力臣先生手校書法可愛

清河志張博古卷相傳張力臣故居

按在都司署之西

張力臣先生年譜終

如皋冒景璠孝魯校字

楊 中 禮 係



楊中禮像贊

馬學錦錄

卓允湯子一代偉人挺生應運嵩岳降神臯夔
稷契濂洛關閩庶幾媲美兼備取身家稱孝子
國號名臣出為觀察敷政寧民土細之紀克寬
克仁禱禱不阿負氣嶙峋用舍并藏樂我天真
帝心簡在名自楓宸琳琅翰苑黼黻朝紳韓歐蒸
鑑斑馬同倫持衡束沓桃李藁藁澤被宇土望
重北辰追息鳳采奕亦臣鄰仰銘儀表莫不尊
親

錢塘後學徐日煇

潛庵先生年譜

先生先世爲滁之來安人以軍功爲神電衛世襲
百戶始調中都後調睢陽衛陞世襲指揮僉事因
家焉明威將軍陝西岷州衛守備諱易者先生高
祖也會祖諱希范趙城縣縣丞祖諱敏州學生父
諱祖契州學生以先生貴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
司副使先生諱斌字孔伯別號荆峴晚又號潛庵
故天下稱潛庵先生

門人王廷燦編輯

卷之二 以史三下

紀年

時事

出處

奏疏詩文

故明天啓七年

丁卯

崇禎元年

戊辰

崇禎二年

己巳

崇禎三年

庚午

崇禎四年

辛未

崇禎五年

壬申

崇禎六年

癸酉

崇禎七年

甲戌

十一月二十日先生生

先生八歲者儒王慕祥開塾講小學先生侍坐終日無倦容歸即見

崇禎八年

乙亥

崇禎九年

丙子

崇禎十年

丁丑

崇禎十一年

戊寅

崇禎十二年

己卯

崇禎十三年

庚辰

崇禎十四年

辛巳

諸行事過貴，曹與馬赫奕者，泊然不以動念。王先生謂中憲公曰：令子真大器也。

先生十五歲為制舉，義不起，草宿儒多遜為不及家貧，借人書篝火。

崇禎十四年

崇禎十五年

壬午

流賊李自成寇睢陽

請達旦率以為常

先生十六歲就傅郭外聞寇至奔還城已閉門遶濠痛哭父中憲公母趙恭人遣人從城上語使去先生不忍遠違伏郭外斷蓬坑中州民閉門納賊中憲公負母逃先生冒險入城趙恭人已罵賊磨刃死矣先生號泣不欲生絕食六日中憲公強之乃食既殯隨中憲公避難河北舌耕以養

崇禎十六年

癸未

崇禎十七年即

大清順治元年

甲申

流賊李自成破北京

先生十七歲中憲公往衢州先生侍行

先生十八歲在衢州聞變乃歸衢讀書山中每念母恭人節烈常中夜大哭哭已復讀夜深虎嘯林外與書聲相問山中民皆感動時時

<p>順治二年 乙酉</p>	<p>順治三年 丙戌</p>	<p>順治四年 丁亥</p>	<p>順治五年 戊子</p>	<p>順治六年 己丑</p>	<p>順治七年 庚寅</p>
<p>王師定中原</p>					
<p>來餽燈油米食先生卻不受日焚 敗葉經畧飲泉水咽糠粃而已尋 至南京以流寓應試七試皆冠軍 已而有合納軍需數兩方許與試 遂棄去</p> <p>先生十九歲奉中憲公由江西泛 鄱陽歸</p> <p>先生二十歲補弟子員</p> <p>先生二十二歲舉於鄉</p> <p>先生二十三歲會試中式</p>					
<p> </p>					

年譜

順治八年

辛卯

順治九年

壬辰

順治十年

癸巳

順治十一年

甲午

順治十二年

乙未

順治十三年

丙申

順治十四年

丁酉

詔選翰林科道出任監司

質固天下

先生二十六歲成進士授弘文院庶吉士邸舍不蔽風雨閉戶讀書不妄交遊學士山陰胡公兆龍欲屈一見終不肯往

先生二十八歲授國史院檢討

先生二十九歲名在選中有品行清端才猷贍裕之

諭

先生三十歲以得職銜加一級用補潼關道副使

先生三十一歲階中憲大夫封父如其官贈母恭人

應詔擬御製大清會典序及送敬謹親王詩

上陳史法疏請表揚明末死難諸臣

華嶽祈雨文

順治十五年

戊戌

順治十六年

己亥

順治十七年

庚子

先生三十二歲治行為關中最撫軍陳公薦於朝

先生三十三歲陞嶺北道叅政轄贛南二府甫三月清積案八百餘件贛據四省上游稱嚴疆有明奮將李廷玉以萬人入山為盜值海寇犯江寧贛人騷然先生密陳方略於上官擒廷玉而賞其餘黨贛人以靖上官方倚先生如左右手先生念其父中憲公乞假歸養有馬一匹鬻之充資斧百姓扶持相送莫不太息泣下有痛哭者

順治十八年

辛丑

今

上康熙元年

壬寅

康熙二年

癸卯

康熙三年

甲辰

康熙四年

乙巳

康熙五年

丙午

先生三十八歲丁中憲公艱

先生三十九歲葬中憲公數日一
省視墓樹數百株一株損欵獻不
置

先生四十歲服闋聞孫鍾元先生
講學蘇門先生僑驢往受業門下
每質所疑孫先生亟稱之歸而所
得益遠所行亦益力屹然推中原

上孫先生書 再
上孫先生書 跋
一樂堂卷

康熙十三年

甲寅

康熙十四年

乙卯

康熙十五年

丙辰

康熙十六年

丁巳

康熙十七年

戊午

康熙十八年

己未

詔舉博學鴻儒

御試博學鴻儒取湯斌等

五十二人

先生五十二歲總憲魏公象樞副
憲金公鉉薦先生郡縣迫之行先
生駕牛車入都止僧舍終日杜門
危坐

先生五十三歲

御試

上親第為甲等補翰林院侍講

家居感懷詩三首

應召入都留別里

中親友詩二首途

中苦雨詩長垣北

十里學堂兩有夫子

廟相傳四賢言志處

詩趙憲清卷跋

應

詔璿璣玉衡賦省

耕詩

御試恭紀四十韻

康熙十九年

庚申

康熙二十年

辛酉

康熙二十一年

壬戌

康熙二十二年

癸亥

康熙二十三年

甲子

編明太祖本紀四

卷列傳十餘卷

院中宿直八韻

孫徵君詩卷跋

二月初侍

講筵紀事二首 擬

上賜大臣遊溫泉詩

四首

送陳別駕詩

裁定明史曆法天

文志英華卷之四

藝苑詞

睢沐二邑秋災情

形疏 報泰州災

入永蠲案疏 請

改并徵積逋為分

先生五十五歲充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

院侍讀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

講筵紀事

藝苑詞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絲緞白金五百兩繼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卽報蠲睢寧

江蘇巡撫余國柱陞

察院左都御史

睢寧沐陽邳州水災

皇上南巡

年譜

沐陽邳州賦數千兩又報蠲泰州
前二年賦入永蠲案內未幾

皇上南巡先生扈

蹕至江寧

上再賜御書一軸蟒裘一襲羊酒珍

羞同

變日傳

旨令還歸署其

眷注多類此江南故習豪侈歲時婦

女爭烜耀冶服嬉遊山水以為常

而市井無賴子喜蒨博諸戲又尙

拳勇用鬥毆先生悉禁止不少貸

為政尙簡靜然下令期於必行賅

吏臺胥悉搖手屏足相戒不敢犯

真脩泰伯祠朔望必往謁又謁范

文正公祠周忠介公祠以為眾勸

數詣學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

得列坐以聽拊循細民若惟恐傷

年帶徵疏 請蠲

十八十九兩年災

欠疏 請除邳州

版荒疏 請蠲九

釐餉疏 請寬考

成疏 請免蘆課

買銅疏 請調驛

困疏

康熙二十四年

乙丑

淮揚徐大水
行取天下知縣考選科
道

之者吳俗自是大變時人見夷胥
奉法權貴不敢請託而民用日省
乃因先生姓為諧語曰黃連半真
人參湯也又以自奉儉約謂豆腐
湯云

請免淮揚徐民賦
請毀淫祠疏
劉滋郭琇疏
薦

康熙二十五年

丙寅

皇太子出閣

上諭吏部古帝王諭教

朝

先生五十九歲奏免淮揚徐賦十
餘萬又盡蠲高郵寶應等州賦數
十萬兩發帑平倉粟吳中數多注
祠事楞伽山五通神尤嚴盛寒劇
暑載鼓吹柱帛往賽者無虛日奸
巫淫尼關入人閨閣競相煽惑吳
人以是益困先生取土偶投諸湖
中眾大駭已而大悅薦吳縣知縣
劉滋吳江縣知縣郭琇於

先生六十歲陞禮部尚書管詹事
府事先生聞

上諭吏部古帝王諭教

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命即日行吳人空一城痛哭叩轅門
 臣統領官僚專資贊導
 江寧巡撫湯斌任講筵
 時素行勤慎朕所稔知
 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已
 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
 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
 禮部尚書掌管詹事府
 事
 留先生不得則塞城門阻先生行
 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者數千
 萬人逾千里不絕先生念繼母年
 高便道歸省視
 太子出閣先生侍講
 太子綵頭牌啓奏
 上特命先生行坐講禮尊充經筵講
 官

康熙二十六年
 丁卯

考選天下行取官以吳
 江知縣郭琇為試監察
 御史
 閣臣宋文恪公薨以徐
 國柱為大學士
 五官靈壽郎黃漢臣上
 書言事
 旨下刑部究主使
 旨問九卿獨先生曰漢臣無罪內閣
 復傳
 以前道臣耿介為詹事旨詰問閣臣逆阻先生曰幸勿違眾

府少詹

選廷臣為

皇太子輔導官

少詹事耿介以原道銜
致仕

議先生厲聲曰

上因早求言漢臣應

詔言事大臣不能寬反罪言者如此

心何關臣大慚恨居一二日有輔

導

皇太子之命先生具疏辭內閣欲

因之加罪

上不聽第責合回奏一時詹事府翰

林院都察院累章劾奏然實不能

有所指

上輒報聞而已先是先生病思歸薦

前道臣耿介侍

太子冀以自代耿公老儒迂謹與

舉朝不相得廷臣劾先生所薦非

人部議革職

上薄其罰削五級留任適先生聞繼

母病上疏乞暫歸省

上遣使質手詔留且欲

年譜

賜第京師命先生迎養先生叩頭言

母老不能來奏

上有

旨不允先生去先生之乞歸也忌者

宣言

上怒將隸先生籍旗不得

旨猶祕之召公詣閣中先生以病扶

掖上輿道路謹傳湯尚書入旗矣

皆泣下而蘇松諸郡客都下者數

百人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

冤聞先生歸始散是時微

上保全禍幾不測矣

皇太子見先生羸瘠大驚曰公果

病

上察知先生孤介不容於時

特遣御醫診視尋

命改工部尚書是日九卿會議先生

入講不至科道官又劾先生部議

降二級調用

上復命留任不數日而病革矣十月

初六日奉

命詣潞河勘楠木閣三日抵暮歸言

笑如平時漏下二鼓猶與二子溥

沈講仁見孺子將入井一章問夜

何其乃就寢曰明朝尙會議也天

明先生逝矣家無新衣敝衣以斂

貼金銅帶加朝服其上朝服緞卽

上賜也

上聞遺學士多奇翁叔元以茶酒

賜奠

命馳驛回籍照尙書品級

頒賜祭葬出自

睿斷非閣臣擬

旨也京師弔者莫不盡哀扶輿出都

道旁騎者多下馬拱立歎息入里

白衣冠泣涕迎者近萬人先是吳

萬曆二十三年

人為先生建生祠於學宮至是會
吳祠下者數千百人有司以時致
祭惟謹常州奉祀道南書院而紳
士復肖像於懷嵩堂中歲時瞻拜
數郡畢至里中奉祀鄉賢特祠奉
蒸嘗焉越十八年癸未門人王廷
燦令吳邑從士民之請建坊胥門
之許以誌追思云

康熙二十七年

戊辰

陞試監察御史郭琇為

左僉都御史

余國柱免

年譜序

今年春桐城方望溪先生南歸舉湯文正公遺書示椿曰前四十年公門人錢塘王君廷燦為公年譜叙公講學頗悉於立朝始末則語焉未詳公子沆大懼不足闡先人德業令姪孫嘉祥商譜於余余老矣旦晚作歸計嘉祥今有謁於君也願先一言為介椿謝不敏嘉祥踵門者數四椿不敢辭竊聞古之君子學而後入政未聞有不學之名臣亦未聞名臣必以講學著者也自帖括興而世之儒者茫然不知五倫五事為

何物一。二大君子出，揭其要以示人。於是有講學之名。後人隨聲附和，上焉者高談性命，下焉者沉溺訓詁，伐異黨同，出奴入主，而於事上行己養民使民之大道，仍懵焉皆未之講也。公自幼即有志聖賢之學，年未三十

世祖以公為可大用，由翰林為副使，為叅政，所在著有聲績。其受業夏峰，尤切切以身體力行見諸實事為急務。再召入都，數歷中外，忠誠溫恪，不激不阿，生平所學業已見之施行。惟

聖祖亦深器之嘗許公不欺又目公有實行迨公
歿而

帝心軫悼褒卹之甚至

世宗登極命祀公賢良祠

今上謚公曰文正蓋前代儒臣或坎軻以老歿久
始彰或當時則榮卒乃泯焉惟公生受殊知於
二祖歿膺異典於

累朝其宦游所歷尸祝公俎豆公者迄今如一日
也謂非公實學光乎於上下而能然乎方公巡
撫蘇州或請公講學公曰盡吾職即學也今人

以講學釣竒隳本業而長奔競吾未見其可也
或請立書院公曰稱構書院藉歛父老財飾偽
長奸吾甚不取然則公何嘗以講學名而其事
上行已養民使民之實事亦何一不自學出者
哉昔朱子為伊川程子作譜詳於出處而論心
性諸說則畧焉公學本程朱遭際則大過之椿
謹仿其例採公舊譜并行畧墓志及他書之可
據者詳譜之如右其講學諸語有公遺書在茲
不錄云乾隆七年六月望日武進後學楊椿謹
識

年譜序

嗚呼自道學之名立而門戶之局興自門戶之局興而議論之塗裂聖道之藁蕪晦蝕亦已久矣

本朝湯文正公為理學大儒為經濟名臣雖三尺童子皆知公為泰山北斗魯鄒嫡派也雖然舉世皆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學舉世皆知公之學而不知公之志舉世皆知公之志而不知公之所以光明磊落純粹蕙實也夫固不可以淺測之今夫朱陸異同自明正德嘉靖以後拾先

詰之唾餘樹黨援之赤幟踵而倣之其禍人心
風俗也大矣公有深痛於此所以序大學則曰
後人詆朱子為支離病陽明為虛寂皆未觀大
學之全者也又曰某妄謂今日無真紫陽亦未
必有真陽明也公蓋確有所見曰以力杜門戶
之局非如程篁墩道一編徐文貞學則聊為調
停中立之說已也公又專務力行不尚著書嘗
曰學者著書必真有所得能發前人所未發而
後可程明道許文正公未嘗有所著作而道統
必歸之嗚呼公豈不能舉之於口筆之於書哉

惟是循循焉日用倫常隨處體認著力於身心
意知之間措施於家國天下之大日月星辰山
川河岳元元本本活活潑潑天不變道亦不變
也以視一知半解妄矜羽翼經典軌範後進者
何如耶是則公之學也是則公之志也是則公
之光明礪落純粹篤實不求世之知而世之知
之者固亦甚矣且夫魯論志學一章是聖人紀
年之牒也始於志學終於從心其間下學上達
有條而不紊若夫三年期月之效刪定續修之
績直如浮雲過太虛耳聖人固不次及之然則

公之所志所學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爰敢畧公
之勲名惟述公之不立門戶不尚議論綴諸年
譜之末以諗後世志公之志學公之學者

乾隆五年庚申九月中浣穀旦門下會稽後學
魯曾煜謹識

欽定經筵講官工部尚書諡文正湯斌傳

湯斌字孔伯河南歸德睢州人母趙氏明末流寇破睢城殉節死斌隨父祖契避兵河北流寓江南順治元年始奉父還睢斌天性純孝刻苦向學中壬辰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出爲潼關道副使時方削平滇蜀關中軍旅孔道徵發旁午斌辦給如法簡差徭嚴保甲民以不擾盜賊肅清調嶺北道叅政其治所與閩廣鱗比奸寇出沒斌密布方畧擒渠魁李玉廷斬之餘黨悉定尋以父病假歸久之用博學鴻詞薦

聖祖親試置高等補翰林院侍講轉侍讀直講
筵敷陳切摯

聖祖知其品行醇慤由庶子擢內閣學士命巡撫江蘇斌爲治諳大體恢廓不疑以江南賦重逋多議請分年帶徵又請減明末所增餉額除邳州版荒田稅並報可吳俗故奢敝尤尙機鬼楞伽山有五通祠民間歲進子女禱賽斌投其像太湖中淫祀遂絕開置社學導以禮讓身自布衣蔬食爲百姓先泣吳三載風俗丕變召爲禮部尙書尋改工部卒予祭葬如例癸

丑祀賢良祠斌砥礪名節剛方廉介尤潛心理
學著有洛學編乾隆二年追謚文正



漢書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四

二

湯文正公年譜定本卷之上

桐城後學方苞考訂

武進後學楊椿重輯

公姓湯氏諱斌字孔伯號荆峴晚號潛菴先世
滁州來安縣人始祖寬從明太祖起兵以功授
廣東神電衛世襲百戶子銘調中都留守司金
川門百戶子庠以功陞睢陽衛前所世襲千戶
遂家睢州庠子英英子卿積功陞本衛世襲指
揮僉事官驃騎將軍中都留守司正留守子諱
易公高祖也官明威將軍陝西岷州衛守備次

子諱希范公會祖也選貢生官山西趙城縣縣
丞子諱敏公祖也睢州學生子諱祖契公父也
開封府學生

覃恩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使司副使娶趙氏公
母也

覃恩贈恭人

明熹宗愍皇帝天啓七年丁卯
是歲十月二十日巳時公生

莊烈愍皇帝崇禎元年戊辰

二年巳巳

三年庚午

四年辛未公年五歲性不好嬉戲母趙恭人口授
孝經

五年壬申公年六歲趙恭人紡績命公讀書於旁
夜分不能得燭則映月爲公講孝經大義

六年癸酉公年七歲從伯父賁皇學賁皇名允猷
州學生中憲公兄也

七年甲戌公年八歲耆儒王公慕祥開塾講小學
公聽講終日無倦容退卽仿而行之

八年乙亥公年九歲

九年丙子公年十歲卽有志聖賢之學

十年丁丑公年十一歲定州牧唐公鉉開館課士
豪紳偶至其處問州後進誰屬唐公云湯生其
人也豪紳致菓於公公不受豪紳大怒穿井於
公祖塋東建佛寺於其西

十一年戊寅公年十二歲爲古文詩歌旋屏去

十二年巳卯公年十三歲

十三年庚辰公年十四歲手錄太極圖說通書定
性書東西銘沉思熟玩

十四年辛巳公年十五歲應童子試州守拔公第

一
是冬馬孺人來歸州庠員鄉飲正賓諱中駿女
十五年壬午公年十六歲三月河南大亂李自成
破西華數日陳州太康皆陷趙恭人謂中憲公
曰州爲兵衝未易保也脫不幸吾姑吾子累夫
子妾以一死謝夫子矣未幾城被圍公時從賁
皇讀書於城北聞變還城門閉不得入徘徊郭
外中憲登城泣謂其兄曰老母在城中我不可
離也我兄弟止此一子今賊志在城耳野外或
可免兄其率此子北行先人有靈無絕我嗣亂

定徐求我音耗也言畢大哭賁皇遂率公奔龍
塘時三月二十日也又二日城陷中憲負其母
許孺人以逃恭人經於梁家人驚解之復投井
井水淺家人又出之賊大至露刃脅恭人恭人
厲聲曰若皆朝廷赤子朝廷何負若而甘心作
賊今大兵將集當寸斬若奈何刀鋸脅人爲我
雖弱女子死當爲厲鬼殺若耳遂遇害賊徙寧
陵公蒙難入城則恭人殉節已三日矣顏色不
變如生時中憲公殯之故居之寢公不飲食者
六日中憲公強之始啜粥

十六年癸未公年十七歲賁皇游學浙江卒於衢
州許孺人亦卒葬畢中憲公往衢視兄喪公隨
行

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甲申公年十八歲在
衢讀書山中念母恭人常中夜哭哭已復讀夜
深虎嘯林外與書聲相聞山民皆感動餽公油
與米公不受日飲泉水咽糝糠夜焚敗葉繼晷
而已

二年乙酉公年十九歲王師定中原公奉中憲
公由南昌泛鄱陽湖歸里

三年丙戌公年二十歲州試府試俱第一學使劉
諱慶試第三補州學生員

四年丁亥公年二十一歲

五年戊子公年二十二歲舉河南鄉試第三十四
名正主考吏部內江吳諱允謙副主考禮部吉
水鍾諱性樸房考推官濟寧王諱道新批公闈
卷新采綴露藻思傾峽二三場端雅典出經
入史體用兼備之士

六年巳丑公年二十三歲舉會試第一百九十九
名總裁大學士南安洪公承疇遼陽甯公完我

商邱宋公權會稽王公文奎房考韓城李諱化
麟批二三場歎其淹博切要曰必宿儒也

七年庚寅公年二十四歲

八年辛卯公年二十五歲二月長男溥生

九年壬辰公年二十六歲殿試第三甲第一百六十七名

賜同進士出身

世祖章皇帝親試擬

御製序詩各一首改弘文院庶吉士

公閉戶讀書不妄與人交學士山陰胡兆龍欲



卷之五十五
屈公一見終不往

十年癸巳公年二十七歲翰林曹本榮講學都門
公與之質疑問難

十一年甲午公年二十八歲授國史院檢討

十二年乙未公年二十九歲時方議修明史公遵
諭陳言修史止據實錄恐有未詳今時代不遠故
老猶存宜開獻書之令凡紀載可信者宜並許
參考明末寇氛既張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
或罷官閑居以至書生婦女有抗節不屈審義
自裁者請勅督撫訪實奏聞宣付史館宋史修

於元至正三年不諱文謝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二年並列丁普之義陞下應天順人而元二年間尙有未達天心臨危致命此與海內混一竊名叛逆者不同宜下詔寬宥俾史臣得免瞻顧疏上政府不悅幾得罪

世祖召見南苑溫獎再三以公爲大可用未幾選翰林科道出任監司公與選中

世祖有品行清端才猷贍裕之諭

十三年丙申公年三十歲授整勅潼關兵備分巡關內道陝西按察使司副使

潼關爲用兵孔道征調旁午官吏科歛以應公甫至戒屬吏曰毋科取民財毋妄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自是大軍至公使逕之境上約曰部文所需有不給者公請劾我若額外動民一草我亦當論公皆肅然莫敢犯

總兵官陳德之調湖南也軍士八千人家累滿萬將抵關陳母病欲留就醫公曰關城如斗大以二萬人坐食於此困必不支然母病度不可強遣時陳檄用車五千兩偵者報曰陳將軍實用車二千餘皆折銀公先集車二千兩爲陳置

酒延之飲陳使八隄車車多匿河下使者還報
車甚少陳謂公曰盍畀我銀令我自雇乎公曰
善但湏以人量車使民知不足乃可陳傳令軍
中公坐關門上俾以次升車滿十兩卽遣出關
河下車皆集漏下四鼓軍盡出無一人留者公
設祖道關門外遣騎椎鼓傳報陳大驚欲追還
軍公曰吾民駕牛裹糧十餘日一散不可復聚
且軍已出關不可復入陳不得已遂行至洛陽
陳母死治喪月餘軍變陳爲其下焚死九月次

男濬生

十四年丁酉公年三十一歲歲大旱麥不熟兵餉
春夏例支麥公請發倉穀代之軍帥利麥價言
若是兵且變公言於督撫曰麥苗不盈尺民方
無以糊口而軍士必欲麥此非兵變卽民變耳
請發倉穀利害由我當之督撫曰然公召各營
弁諭之皆喜曰願如令西安他屬有給麥者麥
不時至兵遂變其後督撫每稱公謂僚屬曰作
事如湯君真盡職無遺憾矣

關中多盜公嚴保甲設鉦鼓砲石盜至卽以次
傳警頃刻數百里近者赴救遠者各扼要地盜

故不敢發發亦輒得後幾夜不閉戶

有兄弟相訟者收其詞不問每於講鄉約時令讀常棣之詩如是者三其人涕泣自陳願改過乃出詞還之民兄弟遂相好如初

公蒞事精敏案無留牘關城五十里左右以訟至者皆不齎宿糧抵暮卽返見紳士惟問民疾苦及興革事宜言可行立行之行之而善曰某官教也以故人樂盡言然無敢干以私者

公清廉文武屬化之不敢妄取於下而上官亦戲謂公君禮物有班數各諒之皆一無所受也

十五年戊戌公年三十二歲巡撫陳極新薦公治
行爲關中第一

公初至潼關城中居民不滿三百家再閱歲城
中流民歸者數千戶

或問公何以爲政公曰吾惟於保甲鄉約義學
社倉四者加之意而已

又問曰得百姓心易得僚屬心難公兼而致之
何易也公曰吾於屬吏不惟無所取且力成其
善故或不以爲苦耳

嘗勘荒行屬邑遇雨止大樹下旣去民以朱欄

護之時人比之甘棠

有自關中至睢州者望公門則拜經其祖塋必再拜而後去其得人心如此

十六年己亥公年三十三歲陞分守嶺北道江西布政使司參政轄贛州南安二府

贛爲四省上游山高箐深故明將李玉廷據其間爲大盜公過南昌巡撫張朝璘屬曰贛寇非君莫辦剽撫惟所爲公至手書諭玉廷玉廷請降未幾海寇鄭成功犯江寧公夜見贛撫蘇弘祖曰玉廷之降非心服也今必變矣某奉勅駐

南安南安無兵必先被寇請往卽夜馳至郡設
守畢而玉廷果至見有備驚走公復還贛與蘇
計分設屯兵扼要害玉廷所向與兵遇戰輒敗
遂就擒其弟秀廷以衆降

玉廷之復叛也邸報斷者九日人情洶洶訛言
江寧失守蘇欲調兵防難公曰海寇陸戰必敗
訛言必玉廷爲之分吾兵力耳蘇起執公手曰
君言是也尋有持僞檄至軍門蘇召公食頃三
至公旣見命卽賓館中訊之百姓觀者如堵其
人昂首大言公援筆擬立斬入白蘓蘓曰當繫

獄候

青公曰候

青當往返萬里脫有變奈何令押赴市曹其人大呼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公叱曰汝賊耳安敢言國遂斬之百姓人人惴恐道中行者悉偶語公就與羽書適至公閱之遽從輿中大言曰鄭成功斃死矣聞者轉相告衆稍安居數日海寇果敗

張熊者居瑞金縣銅鉢山謀爲亂應王廷遣兵捕獲之得偽勅一劄數百黃金侯印一熊以金

錢素結民民訴熊無罪者數千人蘇謂公曰吾民皆黨叛奈何公曰此愚民非黨叛也若黨叛將走匿又敢連名來訴耶蘓曰何爲而可公曰燬勅劄銷印以賞捕者而以通盜論殺熊則無事矣蘓從之玉廷揚言保熊者悉坐黨叛律民聞公言遂無有應者

平南王旗軍孫大市馬過南安殺二人其帥董誣被殺者以盜南安南雄二知府訊之擬鬪毆殺律平南王怒二守恐援赦例請公曰勢相敵謂之鬪孫大持刀肆威民勢萬不相敵且大被

鞠時尙乘肩輿二守前獄中所需皆鄉民供應
况昔現爲旗軍手執利刃而謂民敢與之鬪乎
按律孫大罪當斬與大同殺人之陳報國當嚴
緝正法由是旗軍過境咸歛戢莫敢叫喚出聲
者

公尋病告歸省父督撫按俱不許五請乃許之
公臨行請誅首逆以絕後患慎招降以安人心
寬脅從以宥無辜設防兵以靖反側督撫按多
從之

公初蒞任有僕二人馬一匹歸時鬻馬以充資

卷之二十一 公年言
十一
斧百姓扶持相送歎息泣下有痛哭者

十七年子公年三十四歲家居侍中憲公色養
備至繼母軒恭人愛公如已出公事之無異所
生日暮中憲公寢公讀書夜分不休課子溥澹
等尤嚴

十八年辛丑公年三十五歲

詔建趙恭人節烈祠先是順治五年河南提學僉
事李震成檄知州房星曄建祠故居之東每歲
率官屬祀之

十七年巡按河南御史李粹然具其事請於朝

詔旌門曰節烈之門

十八年知州戴斌以故祠湫隘改建今祠旣成
公奉主瞻拜淚涔涔下朔望謁家廟畢必至祠
肅拜時刻未嘗稍異七月三男沆生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壬寅公年三十六歲

二年癸卯公年三十七歲七月中憲公疾公自是
始學醫

三年甲辰公年三十八歲四月中憲公卒

四年乙巳公年三十九歲始學堪輿十一月葬中
憲公州北十五里澗岡東南間數日必往省視

墓木數百株一枝損輒欷歔不置

五年丙午公年四十歲七月服闋九月至夏峰受業容城孫徵君竒逢之門

六年丁未公年四十一歲自夏峰歸

七年戊申公年四十二歲著學言一篇

八年己酉公年四十三歲與州中同志訂志學會
九年庚戌公年四十四歲二月再過夏峰留兼山
堂與孫徵君講學

十年辛亥公年四十五歲修睢州學先是學在城北濯錦池上壬午歲沒於水遷新城民舍殿廡

不全公議遷廟東制始脩正月四男隼生

十一年壬子公年四十六歲同年金鉉與公別三
十年矣爲河南布政使歸德府知府往謁鉉問
公起居知府言睢州未聞有此人也鉉益重公
會

詔舉外官告病者知州程正性以公名應鉉主之
公以母老再三辭

十二年癸丑公年四十七歲著洛學編

十三年甲寅公年四十八歲建繪川書院與同志
講學十月長孫之旭生

十四年乙卯公年四十九歲

詔舉賢才赴軍前大學士熊文端公問左都御史
魏果敏公曰吾往見湯某文欲薦之然未識其
面果敏公曰山中學道人也舉之誠當顧其家
貧甚恐不能治裝乃止

十五年丙辰公年五十歲修睢州志十二月次孫
之暹生

十六年丁巳公年五十一歲與耿介論學介號逸
菴登封人壬辰進士由翰林檢討爲福建巡海
道與公同受業夏峰者也

十七年戊午公年五十二歲

詔舉博學鴻儒左都御史魏果敏公副都御史金
鉉薦公居官清謹二十年閉戶讀書學有淵源
躬行實踐爲文發明理趣不尙浮艷

命下府州官詣門請行公駕牛車入都

十八年己未公年五十三歲三月丙申朔

御試太和殿

賜宴體仁閣下

聖祖親第公詩賦爲一等

詔改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三月三孫之晷生

十九年庚申公年五十四歲分修明史列傳成
公以本紀記一帝始終卽位冊立諸詔記其事
刪其文可也戰攻方略訓戒臣民之辭志傳不
能載者必採入本紀事之本末始明唐書以詔
辭駢麗槩削不載王言無徵史體爲之一變宋
史事加詳密詔令多存實兼左右史之體今修
明本紀當以宋史爲法

二十年辛酉公年五十五歲充

日講官知起居注八月主浙江鄉試所取多貧士
之能讀書者浙人謂孤寒吐氣公聞之語人曰

人才原不盡在孤寒中事竣卽行

十一月省繼母軒恭人於家在道轉翰林院侍
讀十二月四孫之昶生

二十一年壬戌公年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侍
日講易經

柘城竇克勤問講官何職公曰講官所職者大
君心正而天下治猶天之樞紐轉運象星而人
不之見講官又是默令樞紐能轉運底是何等
關係

二十二年癸亥公年五十七歲日直

講筵歷左右春坊左右庶子纂修

兩朝聖訓

五鼓入朝敷陳剴切務以誠意動

上聽朝臣有不能言者公借書意闡發

聖祖每和顏受之講畢侍

起居

歸則裁定明史列傳日暮正襟端坐潛思經義
以脩詰朝進講

嘗在乾清門親王見公問從官曰誰也從官以
公對親王曰聞湯庶子者落落勁抗是其人乎

聖祖命公錄平日詩文進覽公手書文十篇詩十
首以進

聖祖首閱親耕籍田頌肅然改容曰此

世祖章皇帝事汝爲庶吉士作乎對曰然次閱春

王正月辨

命公陳大意對曰春王正月四字先儒有言周改
月兼改時者有言改月不改時者有言時月俱
不改者臣以本文斷之時月俱改之說爲是如
冬十月雨雪二月無冰在夏時原不爲異左傳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

子月也此改月改時之証也胡安國言聖人以夏時冠周月臣以爲不然行夏之時聖人論道之言春秋者聖人尊王之書以夏時冠周月非爲下不倍之義

上領之又次閱擬漢以禁囿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詔

上問此詔爲何而作對曰此漢元帝事臣散館時世祖章皇帝御試以此命題臣蒙

恩授檢討職又次閱學言

命述篇中大意對曰自周子至朱子學皆純正精

微後學沉溺訓詁殊失程朱本意王守仁致良知之學正救末學流弊但語多失中門人又以虛見失其宗旨致滋後人之議臣竊謂補偏救弊各有深心願學者識聖人之真身體力行久之當自有得徒競口語無益也

上復頷之又次閱院中宿直詩問曰憂多道轉親何謂也對曰臣幼遭亂離半生在憂患中嘗隨事體認於道理轉覺親近詩辭樸拙不勝惶恐上賜公紗緞公捧至中憲公趙恭人主前再拜遣使歸奉軒恭人十二月五孫之盼生

二十三年甲子公年五十八歲二月擢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

河南災

上欲免歲賦之半運通倉米二十萬石賑之戶部
奏半賦當一百五十萬免之恐國用不足大學
士奏當遣官往勘公曰今天下所患者官皆匿
災徵賦以收耗羨萬無欺報理且所遣官徃徃
指青苗相脅鞭笞長吏搜括民錢守令聞勘災
者至輒禁民播種害乃十倍於災不若令有司
自勘便

工科給事中任辰旦疏議巡狩封禪之非大學士擬旨切責公言封禪固不可巡狩若行車駕將漸遍五岳

上德威遠播自無所慮要不可爲子孫法公等宜審思之

時有議變法者公言使天下官皆不以貨得則法疎而弊自絕今不澄其源其究也上下相蒙而已

五月命公爲

大清會典副總裁

公在閣四月遇事直言退未嘗與用事者接一私語諸公皆敬憚焉

六月江寧巡撫余國柱入爲左都御史

上時在安興諭大學士曰所貴道學者必身體力行見諸實事非徒托之空言今有道學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相違學士湯斌頗有實行典試浙江操守甚善可以右副都御史補授江寧巡撫

九月

駕還公陞辭

賜鞍馬一綵幣十白金五百兩比行入見

上徹御饌賜之又

賜御書三回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

上時將南巡公星馳泣任

旋迎

上於淮安城南文案山積公卽舟中理之不寢者
六晝夜旣見

上

上命公還蘓

蘓城道隘部文毀民居以除道總督王新命將

從之公曰如此則數萬家無所安息非
聖天子問民疾苦意

上聞大悅

至江寧復

賜公御書一蟒裘一羊酒珍羞

蘓松賦甲天下積逋相仍官不滿三歲輒罷皆
不自愛而私規近利上官陰持之索賂益急虧
庫金繫獄者纍纍公進州縣官訓之曰君等以
金事上官欲仕宦計耳今爲逋賦累尙復何異
我與君等約能稱職我分當拔汝卽不能以考

成罷歸尚得奉先人邱墓奈何日坐堂皇引前
官妻子勘產顧反蹈所爲耶皆頓首泣謝又戒
司道府官不得責屬吏餽皆誓曰願從令於是
除耗羨嚴私派清漕弊省獄訟汰蠹役杜請托
行保甲革匣費數月劾其不奉令者已又劾其
陽奉陰違者官吏爭自濯磨總督亦相戒不受
一錢奉使京朝官過者迅棹疾行未嘗煩斗米
之饋

吳民俗豪侈服食器用多不節又喜馬吊諸戲
造淫詞艷曲蠱誘人歲時婦女炫粧冶服嬉遊

山水間市井無藉子尚拳勇習鬪毆恐惕人財
物急卽挾勢豪爲囊橐不可究訟師誣辭興獄
或出入官署爲奸利公皆禁詰之不三月巷無
游民寺無游女農租商課輸納以時吏民翫法
者咸洗手歛跡民間所行或不善父兄子弟相
責曰奈何尚爾爾將毋我湯公知也

二十四年乙丑公年五十九歲爲政簡靜令出期
於必行恤民隱植綱常興教化

州縣水旱報夕至朝卽拜疏所請蠲諸郡賦數
十萬

淮揚徐水災民饑公發常平倉粟賑之不足檄
布政使以庫銀五萬兩令兩同知糴米於江西
湖廣或云此大事請

旨乃可公曰候

旨然後告糴民皆溝中骨矣吾寧先發後聞倘格
部議吾以所糴者平糴償庫金足矣戒兩同知
曰若至彼當極陳災狀言斗米值一金兩同知
往糴未及半大賈已爭集淮揚斗米百錢而已
或請報菱芡稅公曰朝廷任土作貢寬一分則
民受一分之賜菱芡歲或不熟一報部卽爲永

額欲減之得乎

海禁初開浙江提督某請遣將巡海捕盜詔沿海省督撫議公曰有盜然後加兵今盜在何所而欲遣將徒滋海賈患

公數詣學宮令諸生講孝經小學童子悉得侍坐聽

重修泰伯祠朔望必躬謁

又修范文正公周忠介公祠親謁之爲衆勸

吳士徐枋文節公泧子也隱居靈巖山四十年未嘗入城市公屏騶從訪之枋不出公久立其

門枋終不肯見時人兩高之

王文恪公裔孫某有奴竊貲逃數年矣一日引
弓矢騎數十至主門自稱鬻身親王府索主金
主不應大詬詈勢洶洶公聞立收之論如法

常熟縣奴某持其主之父 國初受隆武劄迫
其主遠出欲據有主婦公知之大怒曰 國家
屢更大赦此草昧時事何足問而豪奴以脅其
主乎追其劄火之斃奴於杖下

蘓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山有
五通神祠遠近賽禱如鶩歲費金錢數十百萬

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少年婦女疾必曰五通神將娶之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羸瘵而死一歲常數十家公語其屬曰鬼神福善禍淫治幽贊化若祭者免禍不祭者卽降以災此與貪官何異若娶婦說直一淫昏鬼耳命取像之木偶者火之土偶者投於湖撤祠材以修學宮葺城垣民始而駭繼而疑終乃帖然大服

無錫慧山泉名天下公往來無錫未嘗飲一杯嘗夜燭治官書四鼓始休日中然後食見人輒

從容問近日所行果協人心否有當行未及行者否或以悉協告公曰吾自信者心耳安保其必協乎

見屬吏告以

君恩不可負民命不可殘諄諄如家人父子在任二年前後疏數十上皆爲民請命部議或從或否公未嘗以數爲嫌

時民俗大變民用日省乃因公姓爲諧語曰黃連半夏人參湯也又以公儉約謂豆腐湯云

公與前撫某爲同年友某後出閣明珠臣之門

江蘓布政使某以虧庫金爲御史所劾因前撫行賄於閣臣事得緩公受命撫吳前撫頗夜過欲爲請終不敢出口公按某如律二人始心望泰州民田爲水淹會天旱前撫以涸出報公至州民訴復淹公遣官勘實念請將累前撫不請則爲民害無已時因奏言前二年之水乍消乍長撫臣未敢遽聞今水更甚於前乞並免前租上從之前撫得無恙民德公因怨前撫前撫聞不知公之爲已也反恨公

公初至

上命蠲漕四分之一前撫時爲戶部尙書遣人語
公曰此皆北門力也宜以金四十萬酬之前撫
使先後至公禁勿與屬吏以民願輸告曰公不
應彼仇公必甚公曰民有銀寧不以完國賦
而入私門乎吾寧旦暮斥不忍見若等剝民媚
權貴也將按窮其事其人叩頭謝乃已
時外吏輦金入都門者不絕惟公屬無一人往
比大計藩臬素手入都門索公一刺不可得益
怒而前撫忌公聲望又以公諸事剛正不可犯
媒孽公於閣臣思所以中之

會公以奏銷斗役食報戶部斗役者蘓松掌倉
庫役歲不下六七百人舊計口支食吳逆亂裁
以充餉二十年吳逆平

詔督撫議復前撫及護撫王新命皆給之至是前
撫見公奏喜曰夫夫今自踣矣因奏曰斗役支
給口食前兩撫請銷俱臣部駁還今該撫明知
不應支給乃朦混奏請宜勅吏部議吏部以朦
混當革職而前兩撫彼其一也前撫懼囑吏部
止議罰俸

上閱之曰爾等不欲世有清官耶而尙議湯斌乃

爾即併前兩撫皆免之

其冬

上命尙書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
齡勘下河下河者山陽塩城寶應高郵泰州興
化如臯地卑下上流清口日淤淮泗溢總河多
設減水壩洩之海口沙壅水不能盡出七州縣
田廬盡沒水中

上南巡舟過高郵邵泊憫之御史李時謙請濬海
口以洩積水

上命尙書伊桑阿薩木哈往視還奏當如御史言

明年春遣安徽按察使于成龍專督之尋以廷臣議命成龍受總河新補節制總河以已乃河臣開海口而成龍董其後已僅綜理之頗不悅其冬成龍議需銀八十餘萬兩總河益愠別具疏萬餘言故爲難詞難之其畧曰下河海口高昂內地低海潮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請先築一丈六尺高之堤束內水高一丈俾過海潮五尺建二大石閘於高郵邵伯洩洪澤天長盱眙之水俾入堤自車邏鎮南築橫堤抵高郵自高郵城東築大堤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又建二

大石閘於白駒場南北岸東所洩水入海又先載遠土築圍埂於水中埂成厚埂內水取其土築堤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兩有奇先給帑而徐取償於涸出之田及綱鹽後省之運費又請設官二百七十餘員擇才能者任之俱優其陞轉

上命廷臣議廷臣咸是總河言

上召總河及成龍至成龍力排總河議廷臣復多右總河

上訊淮揚人官京師者侍讀喬萊等十人皆言

陞下行救民之事總河建害民之議斷斷不可行者有四

上曰薦紳議如此未知民間若何因

命公會勘兼詢七州縣耆老耆老畏總河多言願罷工者公曰工不可罷也上水日增下無所洩不十年無淮揚矣靳公以海水內灌故異議海可內灌寧俟今日且吳松錢塘皆有潮不內灌獨憂淮揚內灌乎今兩府災糧盡蠲所餘不滿三十萬不若盡乞與民令民自開州縣官督之便薩木哈曰公言良是第奉

詔問民疏中又可入公語耶某見

上當爲公奏之

二十五年丙寅公年六十歲吳江縣知縣郭琇治
行卓異公特疏薦之

三月

上諭吏部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
臣統領官僚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
時素行勤慎朕所稔知簡任巡撫以來潔已率
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禮
部尙書管詹事府事

公將行吳民罷市不數日他郡民亦多至聚哭
轅門外叩留公公出擁公馬泣留之又設數匱
歛錢爲路費欲詣

闕保留公公出示曉之始止比行遮道焚香送者
無慮數億萬踰千里不絕公渡淮乃返忌者覘
知之益內媿而吳民追思公以所歛路費爲公
建生祠於學宮

公以閏四月癸酉至京甲戌入見

上喜曰天下有才官多清謹有守者少卿前陛辭
時自言平日不敢欺今在江蘓克踐斯言朕用

真悅卿其勉之

因問途中年歲若何公奏鳳陽災狀且言徐州饑入春尤甚

上遽遣學士麻某賑之

先是薩木哈穆成格還匿公語不奏但言耆民願停工役

上復命二人同成龍及廷臣議之閣臣曰成龍議需金百萬爾若工可成卽千萬何惜今乃以百萬帑金嘗試於必不可成之工不如已

上命暫止之至是以問公公對曰臣奉

命至海口見上流水滔滔而來下流無所歸入不
但七州縣田畝可虞三五年間城郭人民皆將
有不測之患

上曰卿意若何對曰淮揚天下澤國開海口則水
可盡涸臣不敢爲此言但開一丈則有一丈之
益開一尺則有一尺之益浮水漸去則舊日河
湖之形可尋請無多發帑止於七州縣錢糧中
量停起解留爲治河之用總之以本地民力本
地錢糧開本地海口心旣專一工不誤用不作
大舉不設多官久之自有成效此意曾向薩木

哈等言之至海水內灌臣謂可以無慮海之潮汐猶人之呼吸也有一定時刻有一定分量平日海潮所及原不甚遠江河之水爲海潮所湧逆入者乃江河水非海水也颶風海嘯非常災異豈可預計

上曰此理朕所深明人若不知故有此妄言耳明日詰問薩木哈穆成格二人皆輸伏乃罷二人官發帑金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濬之

時以諸壩所減水淹沒民田而濬下河必先塞減水壩特命廷臣議廷臣言濬下河民生自可

樂業但塞減水壩恐一時潰決受害更大
上曰卿等意皆同否公曰臣前往徐州視河見減
水壩太多聞舊時止有四壩今增至三十餘若
不塞恐水勢分散河流緩弱河底漸高將來運
道有碍前撫曰減水壩乃明臣潘季馴成法行
之有效故靳輔則之耳工部尙書杜臻曰靳輔
之減水壩與潘季馴不同季馴之減水壩放水
出海靳輔之減水壩放水入田此其所以不同
也

五月 皇太子出閣

命公行坐講禮

尋充

經筵講官未幾總裁明史

每廷議

上必問湯某云何公感

上知遇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而閣臣及前撫
愈忌公恐公發其私謀去公益力

是冬在豐治下河旬日水驟長數尺在豐請

勅總河盡閉諸壩廷臣請召總河及在豐俾各陳
所見

上曰在豐不必來在豐所請不過欲上河不放水耳假令輔治下河上流不塞能於巨浸中從事乎輔前欲閉諸口今在豐爲之又云不可豈非有意阻撓耶其召輔來京朕自面問之

二十六年丁卯公年六十一歲正月總河至言高郵諸壩可塞高家堰壩不可塞

上曰今濬下河不在高郵閘壩而在高家堰之壩若黃河南閘壩盡塞則黃水不入洪澤湖湖中止有淮水然後將高家堰壩暫堵一年下河自得成功總河曰黃水強則入淮淮水強則入黃

非人力所能禁公曰今雲梯關與前不同若塞高家堰壩則淮水入黃黃水無倒入淮之理前者河堤卑弱不築減水壩則黃河必致潰決今堤旣高堅若塞閘壩使水歸一道則沙不停塞河身漸深今輔恐黃河潰決於南岸毛成舖王家山十八里屯峰山龍虎山俱築減水壩令黃水入洪澤湖洪澤湖不能容又於高家堰築減水壩令入七州縣今七州縣水無所歸不但七州縣之民被災二三年間黃水淮水三十六湖之水並皆停蓄泛濫則漕運亦大可慮今

陞下令塞高家堰壩修理下河豈特七州縣民漸
安生理漕運亦永受其益矣總河曰濬下河使
積水入海雖善策然恐海水倒灌

上曰下河濬海水斷不內灌朕可以理信之今廟
灣口通海海水並未倒灌惟潮發時水或逆入
潮退水卽退矣何慮耶廷臣退

上命再議之復多以總河言爲是公語總河曰天
下水未有不以海爲歸者潘季馴減水壩建於
黃河北岸欲其從灌口入海也今南岸減水閘
壩之水安歸乎歸洪澤湖耳湖水日增日漲河

流帶沙湖底漸高昔潘季馴用高堰逼淮刷黃不敢輕開尺寸者今開六壩二閘矣更加三十六湖之水盡注漕河故又開一百餘丈之滾水壩以洩之獨不思下河之地有限上流之來水無窮以有限之地供無窮之源將來水無所容一線漕堤勢必大壞開海口治下河不特救七州縣民命實爲漕運久遠計也今欲閉漕堤之壩必先閉高堰之壩欲閉高堰之壩必先塞黃河南岸之閘壩公所以堅執不移者不過以開關開壩費帑金無筭今日可塞昔日何以誤開

恐有議之者耳夫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補洩隨時不得以後日之用補咎前日之誤洩又安用固執乎總河不從明日入奏總河曰黃河南壩若塞恐淮水弱不能引入清口黃水發反逆權入淮河

上曰淮水不弱或河南水少以致淮弱耳若僅塞高家堰壩黃水豈能逆入耶今欲濬下河但塞高郵五壩而不塞高家堰六壩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於事何益總河語塞始

上發議時廷臣悉主總河惟通政司叅議成其範

利道王又旦錢珏王成龍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異自公還朝終始與總河牴牾

上卒從公言閉六壩閣臣與前撫愈惡公然以
上知公深無奈公何也

三月旱

上命大學士傳問九卿政務有未合者悉舉以對
公請復夏秋兩稅罷蘆課辦銅曰春種未布而
責民輸賦比獲盡一歲之入以償稱貸且不足
今 國家內帑充盈復夏秋兩稅不 國民兩
利乎

州縣官以蘆課辦銅銅非市所常有權關者終
歲購之猶缺額奈何令司牧辦此此不科取均
貼卽責成蘆戶不若仍聽輸銀便戶部某遽起
曰公休矣卽欲變此法俟我去戶部乃可今不
能也遂罷會

五官靈臺郎董漢臣應詔言十事語侵內閣閣
臣懼欲囚服待罪某曰何必是漢臣小臣也敢
言國是直以妄言戮之耳御史某聞之劾漢臣
越職希富貴且言漢臣不知書必有代草者內

閣擬

旨下刑部究主使

上遣問九卿公獨白漢臣無罪內閣復傳

旨令九卿更議公未及對前撫時已爲大學士日
公曰幸勿違衆公曰

上因早求言漢臣應

詔言事何罪且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反罪言者
耶舉手指心曰如此中何某大慚益恨公刺骨

居一二日

上幸海澱命公輔導 皇太子公病且疏辭閣臣

欲因此罪公

上不聽僅令公回奏前撫復嗾廷臣交章劾公又不聽後先報聞而已

左都御史某劾漢臣前撫使人教漢臣卽對簿引湯公漢臣曰我安識湯公我草疏已數年三至通政司不得達前後通政使可問也奈何誣湯公卽訊我我獨識御史江繁耳江繁者前撫姻也

上遣禮部問漢臣漢臣對如前

上意解前撫憤且志謀所以傷公者摘公出吳時示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語誣公爲誹謗後數

日奏事畢

上問公公欲對閣臣某遽從旁止曰

上責問當叩頭謝奈何欲辨乎明日左都御史某劾公辨非禮

上閱疏至擢巡撫涓埃莫報語大怒抵其疏於地曰乃併其巡撫不善耶因顧諸大學士曰果爾前擢用時爾等何不言皆免冠謝

公病欲歸自以新被讒不敢言乃薦前道臣耿介侍 皇太子講與以自代介至

上以爲少詹事介老儒迂謹舉 朝皆不悅前撫

嗾廷臣劾介并劾公部議革職

上命降五級留任忌者意不愜朋謀中傷公益急
會公聞繼母病疏請歸省

上遣學士德格勒齎手詔慰諭且言卿何忍舍朕
去將賜第京師命卿迎養耳公頓首言臣母老
萬不能來

上卽不舍臣臣請暫歸省復來以白衣領史事復
不允而忌者宣言

上怒甚將隸公旗籍已得

旨猶祕之急召詣閣中會公入朝以病扶掖上輿

道路譁傳湯尙書入旗矣皆泣下江南人客都
下者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聞公還始
散公病日甚 皇太子見公羸瘠大驚曰公病
至此耶

上遣御醫來視改公工部尙書

是日九卿議事公以入講不至科道復劾公部
議降二級調用尙書陳廷敬曰比者某等失朝
僅奪六月俸湯公何至是不聽奏上

上命公留任忌者及劾公者皆失色

二人旣屢譖不得騁將謀興大獄羅織公不數

日而公病遂革

方禍急時或勸公委曲詣諸公必有居間解之者公笑曰吾生平義命自安今年踰六十尙何求哉或勸公發二人陰事以紓禍公曰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自講所歸鍵戶讀書如平時

冬公往通州閱楠木歸卽感寒疾嗽甚漏下二鼓語二子溥沆曰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養此真心令時時發見則可上與天通若但依成規襲外貌終爲鄉愿無益也又粗問里中事歎曰少年交游零落盡

矣問夜何其曰明朝欲早會議也遂就寢頃之
噉聲轉急公薨時十月十一日丙辰卯時也享
年六十有一

上聞遣學士多奇翁叔元以茶酒奠公柩

旨曰湯斌爲巡撫日廉以自守屢加陞用忽聞溘
逝深軫朕懷着馳驛回籍賜祭葬如故事

吳民聞公訃會哭生祠下咸號慟失聲常州府
祀公道南書院宅郡亦多祠公者而忌者後公
卒之一月事敗踉蹌出國門人咸謂天道不爽

云

公潛心性道於學無所不究而一以忠孝誠正
爲本嘗與崑山顧炎武書云近日言學者溺於
空虛無當竊謂孔門七十子稱顏子最爲好學
孔子所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論語所載不過
問仁問爲邦而已言仁則以視聽言動爲目爲
邦則以虞夏商周爲準喟然一歎亦以博文約
禮爲夫子之善誘則聖賢之學非空虛無當也
明矣故公居鄉鄉人服其身教居官未嘗有所
與於人而人愛之未嘗有所威於人而人畏之
間有貪墨之吏彊暴之人不得已見之彈章加

之刑憲者亦未嘗不以公爲仁人也生平居無
廣廈出無文軒旁無姬侍在江蘓撫署時春月
齋生日採食之不厭子溥等從容陳說以爲何
太自苦公戚然不答溥等數數言公泣然出涕
曰吾非欲儉汝祖母未殉難時日食粗糲我未
逮養故也或勸公著書曰學貴日新今之所是
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輕言著述耶公旣卒
門人王廷燦集其語錄奏疏各一卷詩文七卷
公移五卷告諭三卷爲湯子遺書

二十七年戊辰

五月壬申日

皇帝遣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管理通省驛益
仍以副使分守開歸河道加一級張思明

諭祭於

經筵講官工部尙書湯斌之靈曰鞠躬盡瘁臣子
之芳踪卹死報勤國家之盛典爾湯斌操守廉
潔才猷素著克盡職掌厥有勤勞方冀遐齡忽
焉長逝朕用悼焉特頒祭葬以慰幽魂嗚呼寵
錫重壚庶享匪躬之報名垂信史聿昭不朽之
榮爾如有知尙克歆享

二十八年己巳十月初四日子溥等葬公州城東南三十里棘故城之

賜瑩

世宗憲皇帝雍正十一年癸丑

六月初六日

命設公神位于賢良祠春秋二仲祭之

十一月十八日

皇帝遣分守河北兵備道加僉都御史駐劄武陟縣管轄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兼管河務河南布政使司叅議孔傳煥

諭祭於

經筵講官工部尙書管詹事府事湯斌之靈曰翊
熙朝之泰運端重良臣稽冊府之弘猷宜崇元
祀蓋成勞茂著生平之風概如存斯盛烈昭垂
奕世之寵褒益篤載申綸綍式薦牲醪爾湯斌
行已端方服官敬慎出叅方伯已覘幹濟之才
入試鴻詞允稱淹通之選撫吳會而整躬勵俗
清德可風莅卿班而勤職奉公醇修益懋於戲
流芳竹帛卓然一代之完人樹範巖廊允矣千
秋之茂典列豆邇於祠宇渥澤攸隆布筵几於

里閭湛恩叠沛靈其不昧尙克歆承

今上乾隆二年丁巳

三月二十日

賜謚文正六月二十五日

御製碑文八月二十八日立於公祠曰

朕惟人臣事君忠清爲重其有原本理學砥礪官
方爲一代之純臣接先儒之正脉者則必翔厥
曩徽褒嘉美謚升之祀典樹以豐碑所以久而
愈彰也爾原任

經筵講官工部尙書湯斌器資凝厚品詣醇講

學鄉邦深體六經之蘊歷官禁近每持嚴介志
操膺節鉞以宣猷膏流南國矢寅清而祀典望
著中朝冰銜兼領於宮端水部仍趨於講席秉
剛方之直節生被殊榮錫文正之嘉名歿垂永
譽功宗聿祀琬琰爲昭於戲誠意正心不負生
平之所學先憂後樂如親當日之高風視此貞
珉光於奕世

十一月初三日

皇帝遣河南歸德府知府加一級紀錄二十次李
闔楸

諭祭於

經筵講官工部尙書管詹事府事謚文正湯斌之
靈曰國家褒賢勸善首重真儒人臣佐化宣猷
尤崇廉節祀功宗而允協錫嘉謚以常昭爾原
任工部尙書湯斌立品端方當官清白擢居館
職文名擅宏博之長久直講惟道脉得源流之
正自量才於兩浙化雨無私遠建節於三吳甘
棠垂蔭超遷南省銜兼宮尹之清旋領冬官望
倚經筵之重一代之儒風足式千秋之祀典宜
光於戲廷議僉同愈信清操於終始老成不作

尙留遺愛於東南特賜祭以錫名庶來歆而來
享

湯文正公年譜定本卷之下 附錄

桐城後學方苞考訂

武進後學楊椿重輯

潛菴湯公行畧原本

先考諱斌字孔伯號荆峴一號潛菴先世爲淞
州之來安人始祖諱寬從明太祖起兵積功至
廣東神電衛世襲百戶子諱銘調中都金川門
百戶再傳諱庠以功陞睢陽衛前所世襲千戶
遂家焉三傳諱英襲衛職四傳諱卿以平巨寇
王堂功陞世襲本衛指揮僉事累功至驃騎將

軍中都正留守五傳諱易以功至明威將軍陝西岷州衛守備是爲府君之高祖子三次諱希范以貢生任山西趙城縣縣丞是爲府君之曾祖子諱敏爲州庠生卽府君祖也孝友寬仁於兄弟族人篤愛無間言與人終身無忤色又嘗以千金赴楚爲趙城公購棺木比至歲大饑遂傾囊賑之再往始獲木焉子四人我祖其季也諱祖契庠生慷慨明達凡大義所關介然不撓鄉黨間每有所疑或地方大事就正者輒片言立決府君旣貴惟諄諄以忠孝相勉勵

誥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凡三爲鄉飲正
賓崇祀鄉賢子二長卽先府君府君自幼不好
嬉戲八九歲時耆儒王先生慕祥開塾講小學
人皆憚其嚴正府君獨侍坐終日無倦容歸卽
見諸行事遇貴胄輿馬赫奕者泊然不以動念
王先生嘗謂先大父曰令子真大器也爲制舉
義嘗不起草宿儒多遜不能及平日讀書外無
他嗜家貧常借人書篝火讀達旦率以爲常年
十六就傅北郭外李自成寇睢城府君聞變奔
還城已閉乃繞濠痛哭先大父及先大母趙恭

人遣人從城上語使去府君不忍遠違伏近郭外斷蓬坑中時州守遁民開門納賊先大父負曾祖母而逃府君聞賊入城冒難奔赴至則先大母已罵賊膺刃歿矣府君號泣不欲生絕食者六日先大父強之乃食既殯隨大父避難河北舌耕以養旣而伯祖賁皇公卒衢州有弱息留衢大父率府君往欲攜之歸而李自成破北京乃寓衢讀書山中每念先大母苦節恐不聞於世益自刻苦嘗中夜大哭哭已復讀夜深虎群嘯林外與書聲相聞久之山中民皆感動時

時來餽燈油米食府君却不受日焚敗葉繼晷
飲泉水咽糠粃而已尋至南京以流寓應試七
試皆冠軍已而有令納軍需數兩方許入庠遂
棄去乙酉

王師定中原乃由江西汎鄱陽歸丙戌補弟子員
戊子舉於鄉已丑會試中式壬辰成進士

世祖章皇帝親試擬

御製大清會典序及送敬謹親王南征詩改弘文
院庶吉士邸舍不蔽風雨閉門讀書不妄交遊
甲午授國史院檢討學士山陰胡公兆龍欲屈

致一見終不肯往乙未

詔選翰林科道出任監司府君名在選中有品行清端才猷贍裕之

諭以應得職銜加一級用明年補潼關道副使潼關自明季亂後民多逃窟城中不滿三百家是時

天兵下黔者屯成鄱漢中而經畧洪公屯湖南征調轉輸之衆必經其地官吏科歛以辦軍需驛遞重困府君戒屬吏曰毋科取民財毋妄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自是大兵將至府君使人迂

之境外與申約束曰部文所需有不給者公請
劾我若於額外動民間一草我亦當論公是後
兵至肅然無敢犯者屬吏皆兢兢奉法撫勞備
至再閱歲關城中流民歸者數千戶府君見紳
士惟問民疾苦及興革事宜有某官比日三謁
無所言府君甚異之後聞其甥與人爭產欲爲
私請旣見終不敢出口也行保甲有盜卽獲自
是四境晏然又患民風強悍爲設學講律有兄
弟相訟者府君收其詞不問令於講鄉約時必
至凡三至涕泣自陳悔過遂出詞還之卒相友

愛府君去時猶追送數百里也順治十四年恭
遇

覃恩階中憲大夫封先大父如其官贈先大母恭
人戊戌撫軍陳公薦於

朝時在任未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偶因勘荒行屬
邑遇雨止大樹下旣去民以朱欄護樹時人比
之甘棠云巳亥陞嶺北道叅政轄贛南二府爲
治一如潼關時甫三月清積案八百餘件贛據
四省上游地大山深亘稱巖疆有李玉廷者爲
明舊將以本部萬人入山爲盜府君過南昌巡

撫張公屬之曰贛寇非君莫辦勦撫惟所爲府君至以手書諭之遂許降約入山自招之未及期七日而海寇犯江寧報至府君夜見贛撫蘇公請檄將士嚴城守且曰玉廷許降非心服也今必變矣某勅文當駐南安南安無兵必先被寇請往夜馳至郡設守甫畢而寇果至見有備驚走曰湯公預料如此何可當也遂散兵焚掠府君與撫軍密計擒玉廷其弟秀廷以衆降當玉廷之初叛也邸報斷者九日人情洶洶訛言江寧失守蘇公將調兵防難府君策海寇陸戰

必敗訛言必玉廷爲之欲分我兵力耳蘇公遽起執府君手曰公言是也會捕得海寇謀者蘇公以屬府君一問卽承撫軍曰此當繫獄候旨府君曰今人心搖動請

旨往返萬里脫有變奈何遂卽斬以

聞數日報至海寇敗又平南王旗軍孫大市馬過南安殺二人其帥董遊擊誣被殺者以盜問官僅擬鬪殺律平南王怒曰所殺者盜也當勿論切責南安守及推官皆錯愕不敢問乃援

赦例以請時府君初受事白撫按曰勢相敵者謂

之鬪孫大持刃在營身無寸傷而民以兵死擬
鬪不當乞自審一訊得實大止殺一人其一乃
陳報國殺也遂坐大斬而申請平南索報國回
稱報國攻文村死矣然大竟抵罪一時旌軍畏
服無敢犯者先是府君由潼關移任便道省親
值先大父病血痢欲留養例不可抵任時遂憂
思致疾會軍興力疾視事賊平具呈乞歸督撫
按皆難之駁再四府君狀報曰某母趙氏壬午
殉難最慘已負終天之恨赴任時歸省某父抱
病馬首南馳方寸已亂留之終無益於地方且

老父聞某病病必劇是某貽悞巖疆不可爲臣
病貽親憂不可爲子也巡按見之惻然乃代請
予告時年三十三矣是行也不孝溥方九歲與母
俱未從先府君攜二僕往返八千里平盜患有
馬一匹歸時鬻之充資斧百姓扶持相送莫不
歎息泣下甚有痛哭者歸侍先大父色養備至
大母軒恭人愛府君如已出府君竭誠盡孝無
異所生每日暮先大父遣就寢猶讀書至夜分
不輟後課不孝溥等亦然曰吾非望汝蚤貴少
年兒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至失足也授四

書外授尚書已授昌黎文百篇漸及史漢先儒
諸書最後課舉子業曰汝將來長成吾未必及
教汝先畧讀諸書知大義庶無廢業嗚呼府君
之爲不孝等遠慮如此今追憶之其何能不仰
天長號耶居之西百步爲先大母趙恭人祠每
朔望謁家廟畢必至祠肅拜數十年如一日甲
辰先大父卒府君哀毀骨立席藁柩旁晨夕號
慟旣葬數日一省視墓樹數百株一枝損必歛
獻不置每遇先大父大母忌辰輒素服終日色
慘然不樂爲幼叔延師教誨冀其成立日以竟

吾父未竟之志也嘗受業孫鍾元先生之門先生亟稱之作詩以贈行居家閉門郡守罕識其面今浙江巡撫金公鉉與府君同年壬子任河南布政使相別二十年見郡守問府君對言睢州未聞有此人也金公以是益重之會

上諭舉外官告病者州守程公以名聞金公力主之府君以母老懇辭者三事乃已乙卯

上諭舉賢才赴軍前大學士熊公賜履詢之魏公象樞曰吾曩見某文久欲薦之然未謀面魏公曰此山中學道人也舉之誠當顧其家貧甚不

能治裝奈何遂止戊午

詔舉博學鴻儒於是魏公金公交章共薦郡縣迫
之行乃駕牛車入都止僧舍中日杜門危坐未
嘗輕謁顯達既試

上親第爲甲等部議以原官修明史

上命補翰林院侍講編纂日無暇晷爲明太祖本
紀四卷列傳十餘卷辛酉充

日講起居注官尋轉侍讀典浙江試所得皆孤
寒士雖下第者皆嘖嘖稱道事竣卽行撫軍李
公本晟留之終不可壬戌充明史總裁癸亥五

月始日直

講筵纂修

兩朝聖訓五鼓入 朝講畢侍

起居歸則裁定明史成歷法天文志及英景憲孝
四朝列傳考訂期於確核時方酷暑汗流浹背
不懈也每日暮正襟端坐潛思經義以備詰朝
進講不孝溥請稍息府君不聽曰此

君命也是年歷左右庶子嘗侍立

上顧問汝平日有詩文乎其繕寫以進歸寓朝服
手書越日卽呈

御覽

上召至乾清宮語良久始出嘗

恩賜緞紗先捧至大父主前再拜仍寄大母以榮
君賜甲子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在閣凡四
月公事外未嘗與大學士接語會江寧巡撫缺
廷推孫公在豐

上特擢授陞辭

上深加獎諭

賜鞍馬一綵緞十白金五百兩比行又入見

上撤御饌賜之復

賜御書二軸曰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時

上將南巡乃星馳赴任受事後文案山積數日卽
迎

駕北去乃就舟中批發晝夜不假寐者六日旣見
上於淮安城南

上顧問慰藉備至遂前驅至蘇蘇城道極狹制府
將毀舍廣馳道府君曰如此則數萬人無所安
息非

聖天子問民疾苦意遽下令止其事

上至府君扈

蹕至江寧

上再賜御書一軸蟒裘一襲羊酒珍羞回
鑿日傳

旨令徑歸署時蘇松賦重積逋相仍官不滿三歲
輒罷以故皆不自愛而私規近利上官陰持其
短索賂益急虧庫金繫獄者纍纍富商大賈聚
處都市以侈靡相競男婦冶遊巫覡奉妖祠飾
怪惑衆民日趨奸利訟師主誣詞興獄輕猾少
年懷刁嘯呼主打降畧識字則造淫詞邪說或
結旗丁爲主契券以奪平民或盤據各官署舞

文法累世相承以擅利准揚十年暮墊民不聊
生號稱難治府君至則進州縣吏謂若等以金
事上官本爲巧宦計今官斯土者旣絕意陞遷
尙何復冀而以庫金媚人顧汝等或爲所脅今
與若更始苟稱職吾力或能拔汝卽不能以考
成罷歸猶得守墳墓樂餘年奈何日坐堂皇引
前官妻子勘產顧反蹈所爲皆頓首涕泣曰公
活我又戒司道府官不得責屬吏餽皆指天自
誓曰謹從公令於是除耗羨嚴私派清漕獎省
獄訟汰蠹役杜請托行保甲革監商匣費一切

皆以身先數月劾其不奉令者已又劾其陽奉而陰違者於是屬吏爭自濯磨制府以下相戒不受撫屬一錢奉使京朝官迅棹疾過地方官未嘗餽斗米吏治大清府君愛民出於誠爲政以寬民力卹疾苦興教化培植根本爲務嘗請改並徵積逋爲分年帶徵免十八十九兩年災欠減賦額寬考成豁逃丁調驛困免蘆課買銅除邳州版荒捐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前後疏數十上部議或從或否而府君未嘗以數爲嫌聞有災傷輒通夜不寐疏立拜發初至報睢寧

沐陽邳州災蠲賦數千兩又報泰州災并蠲前
二年賦且入永蠲案內次年淮揚徐大水奏報
免賦十餘萬兩又盡免高郵寶應等州縣賦復
幾十餘萬發常平倉粟及丐將軍提鎮權關輸
粟往賑又檄布政司以庫銀五萬兩告糴江西
湖廣先發後

聞或以爲不可府君曰候

旨然後告糴民皆溝中骨矣吾寧先發金脫格部
議以所糴平糶足償庫何患乃遂遣兩府同知
往誠曰若至極陳淮揚災狀言米斗一金購及

半運還俟後令已而大賈爭集淮揚斗米百錢
而已後鬻米償庫 國帑無損而民賴以活者
數十萬有司請報湖蕩蓮芡府君駁還曰朝廷
任土作貢未聞問諸水濱老吏叩頭以例請府
君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蓮
芡歲或不熟一報部卽爲永額後欲去之豈可
得乎又禁治遊崇儉約驅優伶懲豪猾淫詞邪
說馬吊博具一切皆絕又禁有喪者不得火化
及久不葬比一歲報葬者三萬餘棺有五通神
者江以南崇奉數百年禍福立應歲娶民間子

女爲婦所娶婦皆立死遠近奔走如鶩督撫初
至謁畢然後受事府君取其像投太湖中民大
駭已而妖遂絕廣立義倉社學聚生徒講孝經
小學月吉講

上諭律令民間凡所爲稍不法者輒恐府君知風
俗大變時民見吏胥皆奉法惟謹權貴絕口不
敢請託而民用日省乃因府君姓爲諧語曰黃
連半夏人參湯也又以自奉儉約謂之豆腐湯
云吳縣監生王某者文恪公裔也有奴竊貲逃
數年矣突引弓刀數十騎來自稱鬻身親王府

詬罵索金錢官吏莫敢呵問以告府君立收送
獄中論如法又常熟縣奴某持其主之父國初
受隆武劄迨主遠出欲據有主婦府君廉知大
怒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時事何足問而豪
奴以脅若主乎拘到追劄付火斃之杖下百姓
莫不稱快時海禁初開浙江提督請遣將巡海
中捕盜

詔下四省議府君議曰盜聚然後加兵今兵加何
所而輕遣將徒使寇掠海中爲賈貿患久之必
成畏途今當靜以待動無爲事先督撫多如府

君言議上遂止故事印官委署由布政使擬送頗有用賄得者府君謂未任而先有所費何以責廉令掣籤如選例或請府君講學府君曰盡吾職卽學也今人以講學釣名隳本業而長奔競吾未見其可也或請爲府君立書院府君曰吾不講學安有書院比者功令禁生祠所在稱構書院藉歛父老財飾僞長奸吾甚不取乃下令嚴禁吳有隱士徐枋者居西山下四十年人罕得見府君重其品節欲因以勵頽俗嘗屏騶從造其門枋終不肯出久之府君乃去時人兩

高之夏月蠶盛從質庫贖敵苧帳以自覆錫山
泉名天下府君竟任未嘗酌杯水朔望謁廟屬
吏至不敢代市辦香署中秉燭治事夜四鼓始
假寐日中始食自此心血枯槁嘗顧謂溥曰古
人云食少事多豈能久乎已而曰

君命卽天命也一歲嘗四至淮上冬夜乘小漁舟
渡江幾覆北風凜冽背痛者數日歸值歲終封
印猶晝夜拮据見屬吏必反覆丁寧告以

君恩不可負民命不可殘諄諄如家人父子一時
政績卓然而府君意猶未愜蓋經營厝設十未

竟二三且曰吾自信者心耳安能保其必當乎
時一切當奏聞者皆有期會過則奪俸江蘇所
屬北至豐沛千二百里兼按察司在江寧相去
復五百餘里殺人及盜質審動輒逾限故往日
事非不得已不奏府君曰是欺也且奸盜復何
畏乎乃悉具奏雖罹罰不恤然每奏罰輒荷
恩破格寬免府君之初受事也值蠲漕四分之一
既而請分年帶徵或以爲柄臣功先後索金四
十萬府君禁使勿與屬吏以民願輸告曰公不
應仇公必甚府君曰民有錢寧不以輸國賦而

八私門乎吾寧且暮斥罷歸田肱誠不忍見若
等剝民之權貴也將按發窮其事屬吏叩頭謝
罪良久已當是時天下爭輦金錢入都而府
君屬無一人往者屢有求皆不行乙丑秋戶部
因奏銷以府君吏部奏奪俸六月

上復特免此大計藩臬空手入都都門索府君一
刺不可待莫不竊恨然以

上知府番涿無如何也丙寅春

皇太子將出閣

上諭吏部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

臣統領官寮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勤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已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禮部尚書掌管詹事府事聞

召卽議行蘇城罷市十餘日外郡之民亦接踵至日聚轅門外號泣伺府君出群擁馬首甚欲閉城填巷又設數甌歛錢爲路費將叩

闔一日匭遽滿府君曰

詔旨寧可違乎委曲宣諭乃得行及行送者十餘萬人自蘇至六合不絕於道府君念大母年老

乃便歸省視會

皇太子出閣屆期兼程北來既見

上

上喜甚問路所由具對因奏鳳陽災狀且言徐州
雖已荷

恩蠲賦比入春尙苦饑

上遽遣官往賑活者無算

上問下河事下河者本減出河中水由高堰漕隄
諸壩入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泰興山陽邳州沐
陽等州縣田廬皆沒

附錄

上諭開渠入海以居黃河下故謂之下河初安徽
按察使于公成龍督理下河估金八十萬兩時
于受總河節制以圖議上而總河靳公輔駁其
議曰吾以勾股法測潮高內水五尺河開必內
灌法當築丈五尺隄起高堰屬之海盡收各壩
水入隄束高丈餘則潮不入而隄外可盡爲平
田須運土三百里外築圍水中涸取圍中土築
隄非三百萬兩不可隄成墾涸地爲田鬻之民
以償庫

詔靳于廷議未決於是

上遣工部尚書薩公穆哈侍郎穆公成格會漕運
總督江蘇巡撫詢問民情民畏靳公多言願罷
工者府君曰是不可罷也上水日增而下無所
洩不十年無淮揚矣斬徒以海內灌故異議海
可內灌寧俟今日且吳淞錢塘皆有潮何獨淮
揚而慮內灌乎今兩府蠲災外賦不滿三十萬
一不若請盡乞民令有司督民自開河薩曰公言
一良是第奉

詔問民疏中又可入公語耶某見

上當面奏矣及見遂不奏至是府君且對如前語

上詰問薩等辭服皆革職自是忌者衆矣是時于
已擢直隸巡撫乃更用工部侍郎孫公在豐往
督之孫至言開河三便旬日下河水驟長疏鑿
難施

上召靳公至

面諭塞河南岸及高堰壩靳堅不肯從曰壩塞隄
必潰府君力爭

殿上已又及九卿爭午門外凡兩日絀其議竟閉
減水壩一年時

上特命府君行坐講禮等充

經筵講官未幾復總裁明史已更兼詹事官與會議屢蒙

垂問

恩禮殊異人固忌府君且大用而府君所執又數與要人忤因共謀誣府君誹謗構陷百端一時仰其權勢貪其賄遺者皆從而揚其波賴

上聖明終不信也丁卯五月因旱

上使內閣聚問九卿與革事宜府君請復夏秋兩稅及罷蘆課買銅曰春種未布而責民輸賦比獲盡一歲之入以償債且不足以故凶歲多逃

亡逋賦豐歲亦不能有所儲蓄曩者國用不足
取濟一時今

內帑充積如山何不復夏秋兩稅使勤農者有
所積雖水旱不爲災不國民兩利乎至若蘆課
新例並令買銅銅非市所常有權關終歲專購
猶患缺額奈何責職民事者辦此此不科取均
貼必責成蘆戶不若仍聽輸銀便時戶部某公
遽起曰公休矣卽欲變此法俟某去戶部乃可
今不能也遂罷會會五官靈臺郎董漢臣言十
事忤閣臣意御史劾漢臣越職言事希富貴內

閣欲因下刑部究主使

上問九卿獨府君白漢臣無罪已內閣復稱

旨傳問府君未對某公目府君曰幸勿違衆議府君厲聲曰

上因旱求言漢臣應

詔言事何罪大臣不能言反罪言者如此心何某大慚自是恨刺骨居一二日

上幸海澱有轉導

皇太子之命數日病具疏辭內閣欲因之加罪上不聽第責令回奏而忌者累章迭上然亦不能

有所指

上輒報聞而已比府君回奏事輒已會詹事府復
劾府君薦耿介老不稱職部議革職

上薄其罰削五級留任而忌者愈益怒謀中傷益
力日夜叢謀必欲擠之死地人或告府君當防
患者或勸府君委曲使人請諸公爲解者府君
笑曰吾生平以義命自信且年逾六十復何求
時抱病杜門伏枕讀朱子文集丹黃點注無異
平時

上終察知府君孤介不容於時

特遣御醫診視等

命改工部尚書是日九卿會議府君入講不至科
道卽又劾府君部議降二級調用吏部尚書陳
公廷敬爭曰比者某等失朝從嚴乃奪六月俸
何至是然竟不能得

上復命留任先是府君留溥等代養是年七月不
孝沆來都九月聞府君病不孝溥亦來府君見
溥等心頗喜曰我昨病幾危

上遣御醫診視今漸愈矣吾勢不能去倘不卽填
溝壑猶當勉報

君恩顧汝祖母年迫桑榆心中若割奈何不孝溥
恐府君心慟乃詭詞應曰祖母近稍健故某來
耳府君大喜曰若此母子相見尚有日也居數
日奉

命詣潞河勘楠水越三日抵暮歸感風寒微嗽言
笑如平時漏下二鼓猶戒不孝溥等曰孟子言
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養此
真心令時時發見久之全體渾然便可上達天
德若但依成規襲外貌終爲鄉愿無益也又粗
問里中事歎曰吾少年交遊零落盡矣問夜匍

其乃就寢曰明朝尙會議也不孝溥等就枕展轉不能寐聞府君嗽聲轉急披衣起視則喉中有痰疾呼尙能應頃之遂卒嗚呼哀哉天何不殞滅溥等而奪吾父之速耶家無新衣敝衣以歛束貼金銅帶加朝服其上朝服緞卽

上賜也嗚呼痛哉

上聞遣學士多奇翁叔元以茶酒賜奠命馳驛回籍照尙書品級

頒賜祭葬皆出自

睿斷非閣臣擬

旨也在京師吊者莫不盡哀扶輓出都道旁騎者
多下馬拱立歎息以爲難得所過州縣莫不致
祭入睢境紳士父老白衣窳涕泣郊迎者近萬
一人相與扁其柩前曰忠臣孝子雖兒童婦女莫
不唏噓沾襟也府君剛毅介直忠孝原於天性
篤志聖學潛修默證內體諸心外見諸事平易
確實不慕高遠克勤小物未嘗放逸於性命之
淵微造化之精奧雖探討窮索而必以日用倫
常爲可據於古今之治亂事機之得失皆綜貫
會通而必以誠意正心爲有本生平無戲言戲

勤好學深思隨事體認天理久之愈益精明遇事坦然泰然有自得之樂明於審理而不惑利害循分自盡而不希名譽因事善處而不執成見見見義勇爲而不計後功處紛錯心常寧一遇患難神色閒定當幾立斷而未嘗後時窮達一致而廓然無累自治甚嚴而待人甚寬宅心不怒而守法不阿遇卑賤而不侮對權貴而不懼溫然而不可犯侃然而未嘗激故其居官也未嘗有所與於人而人愛之未嘗有所威於人而人畏之僚友不言而咸服百姓聞風而革心雖

頑梗黠悍之徒沉迷膠錮之俗莫不令之而卽
行教之而輒化間有貪墨之吏強暴之徒不得
已見之彈章加之刑憲者亦未嘗不以府君爲
仁人也人皆知府君剛正廉介卓然有壁立千
仞之操而其所以感之而立應旣去而民不能
忘至誠惻怛痼瘼一體之心有潛入人而人不
覺者世或未之知也生平居無廣廈出無文軒
家無侍姬食無珍羞吳署多隙地春月齋生日
採食之不厭不孝等嘗從容陳說以爲何太自
苦府君色戚然不答不孝等數數言之泣然流

涕曰吾非欲儉汝祖母未殉難時日食粗糲我未遠養故也生平無雜學因先大父病始學醫卜葬地學堪輿占易以彖象爲主常曰易非教人趨吉避凶祇審理之當否其進退存亡介在幾微間非沉潛玩味不能得也人有一言中理者輒心推遜之且終身不忘聞某處有賢人及文學之士嘗以不見爲恨見四方人必問其土俗民情遇節孝孜孜惟恐其沉沒所至興學育才成就爲多至人有負已者過則輒忘不留於心在林下時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新今之所

是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爲及再仕雖欲爲之不暇也故著書最少所著有洛學編二卷補睢州志五卷詩文二百餘首公移條約約十餘卷未盡行世今江南常州府奉祀道南書院蘇人特建祠於學宮有司以時致祭惟謹而紳士復肖像於懷嵩堂中歲時瞻拜數郡畢至里中從祀鄉賢建特祠奉烝嘗焉府君生於天啓丁卯十月二十日巳時卒於康熙丁卯十月十一日卯時享年六十有一配我母馬氏封恭人州庠員鄉飲正賓諱中駿公女子四長卽不孝

溥廩膳生員娶王氏壬辰進士江西提督學政
僉事諱震生公女次濬廩膳生員娶袁氏國子
監監生諱賦諱公女三沆廩膳生員娶宋氏巡
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諱犖公女四準娶
侯氏辛丑進士中書科中書舍人諱元斐公女
女三長適巳丑進士廣東韶州府知府趙公諱
霖吉子監生登先府君卒次適巳亥進士湖廣
當陽縣知縣李公諱遙子廩膳生員中三適廩
膳生員張公諱銘昀子生員淑文俱馬恭人出
孫五之旭之暹之晟俱濬出之昶之盼俱沆出

孫女七俱適字名門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四日
奉窆於州城東南棘故城

賜葬新阡不孝溥等苦塊昏迷中和淚濡毫語無
倫次惟冀大人君子哀而賜之銘感且不朽不
孝男溥濬沆淮泣血謹述

潛菴湯公墓誌銘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月十一日工部尙書睢州
湯公斌薨於位年六十有一公之病也

上遣御醫診視及薨又

遣滿漢學士漣酪奠公柩

命其孤馳驛護公喪歸

詔予祭葬如故事訃聞於吳先是公嘗駐節吳中
去逾年而吳人追思不忘爲公建生祠於學宮
至是會哭祠下者數千百人悉號慟失聲有識
謂數百年來自周文襄王端毅兩公而外巡撫
未有如公者也而前公巡撫江南者方柄用勢
燄張甚忌公聲望出已上又嘗以事徵賄鉅萬
於吳有司有司議率民財以應公禁不許遂銜
公刺骨公旣去吳還

朝

上眷注益厚忌者日夜用蜚語讒公於

上前必欲擠諸死地賴

上神聖稔知公無他公故得保功名以終迨公捐
館舍未逾月而忌者事敗踉蹌出都門凡都人
士訖吳中父老子弟咸指斥夫已氏姓名戟手
相詬詈以其媒蝮公故也由是朝野公論始大
白而公之志不獲伸於地上庶幾其伸於地下
矣越明年諸孤將卜葬州東南黃岡之阡先期
遣使以書及行狀來請銘琬嘗與公同爲史官
又辱知交最深乃核其世次官閥事行之實序

而銘之謹按公字孔伯別自號荆峴晚又號潛菴先世由滁州之來安以軍功爲金川門世襲百戶其後調睢陽衛遂家於睢復又以功世襲指揮僉事五傳至明威將軍岷州衛守備諱易者公高祖也會祖趙城縣縣丞諱希范祖州學生諱敏考州學生諱祖契以公貴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妣趙恭人李自成之亂恭人被執罵賊不屈死琬嘗文其祠堂之碑繼母軒太恭人公少不好弄稍長益以學自奮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年甫踰冠舉順

治戊子科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越三年成進士
改弘文院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時方議修明
史公疏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
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而亦並列了好禮
普顏不花之義

陛下應天順人而元二年間前明諸臣猶有未達
天心抗節以死者似不可槩以叛書乞顏寬宥
之

詔俾史官得免瞻顧則諸臣幸甚政府見公疏不
悅

世祖召至南苑慰勞再四於是聲譽大著居無何
詔選翰林官任監司俾習知民事以需大用公與
在選中出爲潼關道副使於是中原初定

王師方下滇蜀關中當用兵孔道征調往還者
旁午頗驕橫不戢民間苦之加以差徭煩重相
率竄走山谷公戒屬吏毋科取民財毋妄用驛
夫兵來吾自應之已而駕馭有法來者悉奉約
束惟謹不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戶關中
多盜公嚴行保甲法量地遠近俾民間各設鉦
鼓砲石盜至卽以次傳警頃刻數百里近者赴

救遠者各阨要地盜故不敢發發亦輒得所屬
遂大治陞嶺北道叅政公治所在贛贛四省上
游地穿山深箐大盜窟穴其間時時出肆焚劫
值海寇犯江寧贛人騷然各洶洶思亂公密陳
方畧於上官擒盜魁一人誅海上謀者一人及
城中姦民與盜通謀者又一人而貫其餘黨贛
人以靖上官方倚公如左右手而公念其父中
憲公竟乞假歸矣自是里居將二十年性故廉
介補衣素食怡然自適官吏不知公者或相凌
侮亦置不校也中憲公服闋聞孫鍾元先生講

學蘇門賃驢往受業門下賃所疑先生亟稱
之歸而所得益遂所行亦益力屹然推中原巨
儒舉朝賢士大夫交口稱說以薦舉復起

御試甲等補翰林院侍講與琬輩同入史館充日
講起居注官尋轉侍讀出典浙江鄉試還充明
史總裁官既又直

經筵纂修

兩朝聖訓公在

上前進退翔雅敷陳詳盡深契

上意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

史巡撫江南陛辭之日

賜鞍馬絲緞白金五百兩繼

賜御書三軸諭曰展此如見朕也其眷注多類此

江南故習豪侈而吳中尤甚服食玩好多不節
又喜蒲博諸戲歲時婦女爭炫粧冶服嬉遊山
水間以爲常而市井無藉子率尙拳勇用關毆
恐愒民財事急卽恃勢豪爲囊橐不可究詰其
尤無良者則鬻身旗下借以修故釁公悉禁止
不少貸素多淫祠事楞伽山五通神尤嚴甚寒
劇暑載鼓吹牲帛往賽禱者絡繹用繼好淫淫

尼闌入人閭閻競相煽惑吳人以是益困公廉
得其狀躬至五通祠取土偶投諸湖中衆始大
駭久而又大悅服爲政簡靜然下令期於必行
賅吏蠹胥悉搖手屏足相戒不敢犯重修泰伯
祠朔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
祠以爲衆勸數親詣學宮命諸生講孝經俾幼
穉悉得列坐以聽拊循細民若惟恐傷之者吳
俗自是大變雖窮村僻壤莫不感頌其政里巷
因公之性至以諺語呼公清湯云八公屢上疏訴
吳人疾苦請改竝徵積逋爲分年帶徵請捐十

入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捐
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
州縣賦部議或從或否而公初未嘗憚煩也二
十五年春有

詔擢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吳人空一城痛哭叩
轅門留公不得則塞城闔阻公行又不得則遮
道焚香以送者亡慮億萬人踰千里不絕及公
渡淮乃已忌者覘知之愈益憾公

上遇公厚每會推會議必問湯某云何公亦感
上殊遇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嚶不撓忌者

方力謀中傷顧未有以發而會五官臺郎董漢
臣上書言十事語侵內閣或言漢臣本不知書
有代草者御史受風指深文劾漢臣內閣疑
旨下部究主使

上乃命集九卿更議衆咸欲抵漢臣罪忌者逆沮
公幸勿倡異議公曰彼應

詔言事耳大臣不言將愧謝之不暇而恐周內耶
因舉手自指心曰如此中何忌者大慚且憤所
以誣鱗公萬端且摘公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爲
市恩干譽於是公已患病竟爲讒言所中有輔

導

皇太子之命公以病辭忌者欲藉是加罪
上不聽僅令回奏遂嗾廷臣交章劾公又不聽後
先報聞而已先是公病思歸自以新被讒不敢
請告乃薦前道臣耿公介侍

皇太子講冀以自代耿公老儒迂謹與舉朝不
相得復嗾廷臣劾公所薦非是部議革職

上特寬其罰鑄五級留任猶不愜忌者意群謀中
傷益急公適聞太恭人病乃上疏乞暫歸省
上遣使齎手詔慰諭且欲賜第京師命公迎養公

叩頭言老母萬不能來奏上有

旨不允公去當公之乞歸也忌者宣言

上怒將隸公旗下得

旨猶秘之急召詣閣中公以病扶挾上輿道路譁
傳湯尙書入旗矣皆泣下而蘇松諸郡客都下
者數百人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聞公
還始散是時微

上保全公禍幾不測矣已而

皇太子見公羸瘠大驚曰公果病至此耶越數

日

命改工部尙書忌者勢不得騁更謀興大獄羅織公罪不數日而公病遂革方禍急時或勸公委曲詣諸公居間俾稍解者公晒曰吾義命自安六十老翁尙何求哉或又勸公發忌者陰事以紓其禍公又曰吾有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故士大夫咸以爲難配馬恭人子男子四曰溥曰濬曰沆皆州學生曰準子女子三適國子監生趙登諸生李中張淑文孫男五孫女七公平居潛心聖賢之學其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奧無所不探而一以誠正爲本於古今之治忽事

會之得失無所不綜而一以忠孝爲先所撰著
洛學編一卷補睢州志五卷詩文若干卷琬前
在史館出入必偕藉公淬礪講貫者甚至不知
公於程朱何如以視真魏許姚諸儒則當出其
上矣琬方請急亦嘗諷公以歸未幾而公欲薦
琬爲明史副總裁自江南被

召又欲以宮寮薦琬固謝不可且曰願與公同其
退不願與公同其進也琬長於公三歲訖今猶
覩顏人間而公不可作矣每一憶公輒淚涔涔
被面何忍執筆銘諸然琬雅以直諒爲公所許

尚不能白公之志而暴其受讒始末以示天下
後世不幾負我死友哉銘曰

猗湯屢遷肇興睢陽逮公之身彌久益昌爲國
純臣爲世儒碩道禰洛闡志宗稷益維我

世祖援公妙年詔選內院付以大藩翩然引身潛
蟄閭里

世祖儲之遺我

聖子入登侍從出拊江淮

帝念疲氓往哉汝諧再期政成遽蒙前席邁彼舍
沙伏機以射何交之泰而命之遭屢習於坎出

險斯艱風雨露雷罔非

帝德

帝心簡在寧虞叵測生榮歿哀公奚憾焉天可必
乎人定勝天黃岡之邱不騫不圯瘞是銘詩以
俟良史長洲汪琬撰

崇祀鄉賢錄

睢州廩膳生員徐拓垣增廣生員邵於琮附學
生員栗纘等呈爲名賢之歷久論定褒法之典
製宜隆懇崇特祠以愜輿情以光教化事竊惟
德厚流光不因時世爲顯晦褒前啓後將藉禮

禮文正公年譜
三
視以揚休行表言坊時旣往而名益烈頑廉懦
立人雖徂而風猶存自非俎豆亟登曷使羹墻
共慰茲有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湯公諱斌者川岳儲精扶輿
孕粹窮年著述闡鄒魯之微言篤志進修紹程
朱之正脉志存用世匪汨溺於詞章學務誠身
已會通夫性命事親純孝友弟盡歡父以明達
而受封義方原於庭訓母以節烈而旌表正氣
鍾於乃躬感喬梓則愉色婉容慟蓑蒿則菲衣
蔬食遇時祭俊見愾聞聿來觀禮之賓丁忌辰

君蒿悽愴幾罷隣家之社事繼母愛敬兼至不
啻所生撫幼弟教育維殷居然同氣家風樸素
兒童無不端莊門內肅雍子女必知恭讓建學
宮而課文士譽髦於以興歌樹躬範以勵群蒙
風俗因之丕變澤徧桑梓殆如江河之潤物陰
受其福而不知惠著枌榆又如榱棟之庇人咸
息於下而有賴允矣負一代人倫之望洵哉爲
四海文獻之宗至其居官則廉而能慈黎庶依
之以爲父爲政則仕而兼學寮宥奉之以爲師
笑比河清共憚孝肅之難犯節如山立咸知希

文之無私砥柱中流力量肩天下之重勤勞至
事忠誠結

聖主之知甘淡泊其若飴遺紛華而不顧初爲侍
從繼叅臬藩並以晶心彰其茂績琴鶴載道趙
清獻僅足齊徽圖書盈囊曹武惠差堪媲美由
閣部出撫吳甸江左沐其清光膺

內召入長宮僚廊廟欽其道範合質文而並茂通
微顯以交修盛德豐功在當日輝煌耳目流風
餘韻於今朝銘勒心思似此名賢無俟蓋棺而
始爲定論挹其大節雖歷年久而愈覺難忘非

止一時之觀瞻實爲百世之表率功垂後學固
宜躋之芹宮德邁前修尤宜特崇堂構惟茲士
庶業已鳩工庀材擬其音容共願秋嘗春禴懇
乞公採輿論轉申上憲列獻饗於膠序以彰國
家德化之光隆妥侑於崑祠以慰閭里尸祝之
願大典不嫌並舉公道期於允諧如此祠宇鼎
新群切景行之在望春秋祭享佇卜名賢之嗣
長矣鄉紳結狀劉坤揚春星褚有聲等鄰里袁
栢年依奉結得

經筵講官工部尙書湯公諱斌一代綱維兩間正

卷之五十五
三
氣立 朝以公忠自矢居家惟孝友爲先核其
生平暗室從無隱過跡其梗概儒林斯有完人
貴而不驕望之儼而卽之溫廉而能謙衣可解
而食可推稽古衡今若長江大河之無際砥躬
勵節如東山喬嶽之不搖進德日新樂善不倦
端學術直溯濂洛而上建勲業可列韓范之間
立德立言立功於斯備矣曰清曰和曰任庶哉
兼之鐫厥懿踪堪永金石之紀表茲昭質可爭
日月之光朝野咸知士民共戴宜躋鄉賢並崇
特祠睢州學正宋生訓導許振岳看得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湯公諱斌性成忠孝搃凜氷
霜厚德居鄉正身率物義闡程朱允矣千秋理
學功侔韓范卓哉一代名臣勞在社稷身係斯
文俎豆宜列於宮牆祠廟兼崇乎閭黨庶可慰
滿輿望亦以風示將來睢州知州胡范看得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湯公諱斌質賦清純行修敦
厚存誠主敬早端下手工夫對天質人務透本
來面目讀書有分曉澄澈源頭立朝在感孚深
明關係政多美績驅邪更徵守正之功教亦多
方窮理尤得致知之本將與先賢接武編歷代

之理學以成書欲爲後進前型本一身之躬行
以講道志抱先憂後樂達其道旣奏功績於

熙朝心存繼往開來崇其祀應昭春秋之俎豆
况昌明正學 聖世久隆重道之儀而景仰名

儒奕世共沐崇文之化歸德府知府廬化龍看
得

經筵講官工部尙書湯公諱斌理學名臣經綸偉
器稟扶輿之清淑早探石渠天祿之藏鍾川嶽
之精靈卽備熬禁鸞坡之選顧史院方資麟筆
未幾秦關分臬威並風霜乃西偏正藉鴻猷旋

布江右叅藩膏流雨露情深舞綵書十上而願
侍椿庭志切澄清詔頻宣而重登藜閣兩浙啓
珊瑚之網南金東箭盡被蒐羅三吳戴獬豸之
冠肅日祥風咸歸神化毀淫祠則有疏千秋再
覩梁公崇實學則爲書百代重瞻明道訐謨入
告侍講幄而從容府事咸修拜冬官其倚重迹
其崇堦洊歷惟餘琴鶴一裝卽至寵眷屢膺剩
有圖書滿篋如此清風亮節自應到處有聲所
以讜論嘉猷雖在於今爲烈然棠陰碑淚他邦
之尸祝如新而春祀秋嘗故國之儀型倍切特

崇榱桷爰慰羹墻如見之思配享前宮式昭俎
豆生馨之典提督河南學政按察司副使陳朝
君看得

經筵講官工部尙書湯公諱斌性成忠孝學茂天
人以良吏而作良臣績備著於關西嶺北旣衣
斑而復衣繡思每深於夏枕冬溫惟明發有懷
故陳情屢告迨起東山於北闕千秋金鑑昭垂
且遷中憲於南江一路豐碑樹立清風馳
殿

溫綸之褒許恒優偉論翊東宮典訓之敷陳倍切

歷官中外蕭然明日歸來嗜學生平賸有等身
著述教澤旣周於里閭思更切於羹墻醜享
攸宜特祠允協並具該府查明事實冊結前來
相引照移河南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李成林
看得

經筵講官工部尙書湯公諱斌學闡天人性敦忠
孝居鄉樹士民之望立朝多啓沃之資事後母
敬比所生何慚閔子贄 東宮誠同進講不啻
伊川建黌宮而廟貌重新毀淫祠而蒸黎勿惑
分藩之任警絕烽烟建節兩江澤敷蔀蔭桂薑

卷之二 上 公 全 言
至老而彌辣濟潔入濁而尤清表飭官方則韓
范才兼乎將相儀型士習則顏曾統接乎危微
琴鶴相隨往日之影衾不愧與輪肇起後人之
俎豆何疑輿論久孚宮墻宜列茲據道府查明
造具冊結牒請前來相應據轉巡撫河南等處
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潮看得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湯公諱斌徹經史之奧蘊析
學問之精微體用純全樹屏藩於秦關贛水德
言並茂留坊表於玉署金闈掄材兩浙而樸棧
興歌秉鉞三吳而紀綱頓肅寰宇夙瞻其風采

膠庠宜列於明禋旣經會勘無異如詳崇祀俟
卜吉有期仰先報奪繳於康熙四十年九月初
十日奉主入州儒學鄉賢祠於十二日奉主入
湯夫子專祠

湯公祠碑記

古者純臣輦運而興入則備啟沃之資出則膺
保釐之任盖由德粹學醇設誠於內而致行之
是以風聲所屆涵濡鼓動初不自知而孚于人
者至速垂於世者至久詩書所稱君陳畢公之
命一則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一則曰道洽政

治澤潤生民烝民江漢並頌山甫穆公所以式
古訓矢文德之盛有非漢唐以還循循效能宣
力之臣得以窺見本原者若宋之濂溪明道兩
夫子負王佐才而無由展其宏猷懋理豈非天
人交待之會間世一覲者歟維 大中丞睢州
湯公始以文學侍從之選駮歷屏藩旣而退身
講學者有年遲久乃徵史局叅講幄

上知其清望特著也一旦畀以巡撫江南之
命當是時吏道混淆官常頽敝江南爲甚公受事
躬行廉潔倡率其屬蕭然憲署如麤服素日進

藩臬郡邑諸吏告以絕饋遺飭行檢初或革面
終亦革心境內喁喁賦平訟簡公以吳中風俗
奢侈教化蕩夸於是繩姦民除蠹胥戢暴辜禁
婦女之遊治息優伶之猖狂山塘簫鼓不聞市
井榜蒲頓歇申飭所司敦行鄉約廣置義塾又
召耆儒課髦士月旦躬詣學宮親講孝經小學
一時環堵而觀者黃童白叟皆欣欣動色而告
曰此三代禮樂氣象不圖復見於今日也卒毀
上方淫祠投畀水火聞者氣懾而公聲色不動
令出必行衆益大服信非慎獨工夫極至何以

臻此淮揚瀕河橫流潰溢蘇松歲祲賦役繇困
公則焦心勞思請緩征請蠲貸請發賑連章入
奏情詞激楚聲淚迸吞絕不顧惜一身利害焉
故民間見公一令則交口傳播讀公一疏則聚
首咨嗟也公來自康熙甲子秋九月恭遇

上始南巡奉有敦本尙實使民還淳返樸之

諭撫治未幾政教大洽吳中舊習蒸蒸丕變而
春三月遂以輔導

東宮晉秩內擢士民哀號填闔塞路公爲憫勸導
篤迺得出境以行始公禁民間稱頌功德無得

例興生祠及公旣去士民追思不能自已議者以蘇州府學公莅止宣化地也就是庀材鳩工以尸以祝踴躍趨事不日落成而公驟薨於位遠近會哭凡數千人會有傳言當軸媒孽致公跪廬者指斥詬厲同聲洩憤仰賴

上恩優卹特曰康以自守禮遇由是始終而是祠爲萃渙合離之所跡夫貢諛獻諂漫興土木者不可同日而語僉曰非公無以爲學宮祀典之光非學宮無以爲公明德之寄誠信然也自公之薨以迄于今凡我鄉人歲時走謁祠下者焚

香雪涕必曰吾儕薄祐弗得久被公之政教而沐浴膏澤於無窮嗚呼公以潛修實踐之素及諸出治臨民居高作倡坦然無欲而非飾節以炫名毅然有爲而非市恩以邀譽此真儒體用迴絕夫權謀功利之爲則其至誠動物有不可強而致者矣今年郡侯賈君素菴下車伊始治行循良捐俸以葺公祠而向者尙未徵詞勒石定求曾侍公几席竊附于汎埽趨蹌之列故不得以蕪陋辭謹揭公撫吳政績之大者書之用以昭示久遠謂與古之純臣德盛化神之所感

合軌同符固非阿私所好也後之繼公而起者
有能考其遺書述其舊績安見遺愛不可復作
也與系以書曰

翼翼孔廟我公侑之自春徂秋實俎豆之不顯儒
術濟我烝民朞月而可我道一伸自公云徂雲
迷霧霽甘棠致思芘黍餘頌疇其嗣者儀型在
茲清風亮節庶幾企而噫嘻我公神其歸來生
則旣榮歿則孔哀民有遺直職是可驗曷其撫
仕淪胥俗染敬作此詩用告廟工昭哉奕世瞻

仰維崇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侍講 日講官起居注受業

彭定求頓首拜撰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九日

上幸會稽回鑾至吳進城士民章望等向城叩謝
聖恩手捧本章上獻

上回顧隨奏云爲前撫臣湯某請謚祭事

上顧侍衛侍衛收本馳去二十二日

聖駕回京士民執香跪送過楓橋俯伏申奏爲

名臣前撫院湯某叩

恩勅賜謚祭十四字侍衛揮手云回去罷 見紀畧

睢州湯大中丞建坊胥門作歌紀美

長洲顧嗣立 俠君

睢州中丞一代儒福星照耀來三吳謳歌如新
二十載功德勒石臨通衢念公挺生在德里中
原文物稱名區夏峰負笈得窺奧淵源直欲追
程朱玉堂篇翰乃餘事乾清奏對相交孚

特命儒臣擁節鉞闔閭城內來分符敦本務實正
風俗諄諄訓誡垂良謨浮誇粉飾所不尙游民
奸暴爭逃逋水花無慘六月靜治平秋雨烟糝
糊頓令繁華游俠窟熙熙皞皞歌唐虞又聞吳

俗喜事鬼五通作崇憑妖巫肉山酒海變勝地
金錢費擲驚癡愚公曰此事甚荒誕穢迹豈可
留斯須木者付火土投水邪氛一掃山形癯更
憐蘇松財賦重敷陳入奏蠲浮租

聖心如傷動惻怛 青宮被命朝門趨攀轅頓足
集老幼號咷慟哭聲呱呱白公隄畔多祠宇雕
楹畫棟胡爲乎列諸學宮輝俎豆文學政事開
生徒棖題日久漸漫漶恩澤猶自淪肌膚近逢
賢宰此踵武門牆勵志思規撫伐山採石樹坊
表經營不日爭投翰清風粼粼動碧浪胥江一

掬天然圖我公精誠在天地感格初不遺一夫
我公功德被四海惠愛幸得專我蘇我公文章
傳萬世同時亦許窮精粗凌轍坤乾擁山岳磨
刮日月懸衡壺小子生晚沐雅化敢以蠶見量
江湖聊採公論咏芳躅告萬萬古言非誣

湯潛菴先生傳

博野尹會一元符

先生諱斌字孔伯號潛菴睢州人八九歲時聽
里中耆儒王慕祥講小學退卽習儀節徵實行
慕祥異之年十六就傅郭外值流寇陷州城母

趙氏罵賊死先生痛徹心骨益自刻苦後避亂
三衢山中每中夜讀書忽有所觸輒痛哭悲號
聲振林谷哭已復讀山中人咸哀之亂定歸里
門順治戊子舉於鄉己丑會試中式壬辰成進
士館選庶吉士扃戶無所造謁甲午授國史院
檢討時方議修明史先生疏言宋史修於元至
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
武而亦並列丁好禮普顏不花之義前明抗節
死事諸臣似未可槩以叛書

詔嘉諭之乙未簡翰林科道出任監司先生得陝

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潼關於是王師方下滇蜀
潼關當孔道征調旁午民率竄走山谷先生與
帥約資糧屢供如部符外不得稍溢帥肅隊
帖然溫境寧廷王者贛州巨寇也贛爲四省上
游崇山深箐賊伏戎於莽有年先生自潼關擢
江西叅政分守嶺北設計擒獲而地方以寧後
以父老乞歸里昕夕色養益沉酣性命之學渡
河至夏峯受業於孫鍾元先生所學愈益日進
居家二十年踐履篤實涵養純粹斐然推一代
巨儒當湖陸稼書以先生不欲詆斥陽明致書

辨論學術甚力後得先生書語人曰余書是孟子好辨章意潛菴來書是孟子反經章意終亦不復有所牴牾云戊午

詔舉博學鴻詞魏總憲金副憲交章共薦

御試甲等授翰林院侍講尋轉侍讀出典浙試稱
得士還充明史總裁官既又直

經筵每入講必沉思積誠以感動嘗於書義之外
推明時政都無忌諱同列爲先生震恐先生自
若也甲子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
都御史巡撫江蘇蒞任後正巳率屬問民疾苦

禁侈靡興教化凡諸便民者皆奏請行之見屬
吏必反覆丁寧告以持身行政忠君愛民之義
數月劾其不奉令者由是吏治肅清月吉講
聖諭又定期集生徒講孝經小學習俗爲之一變
丙寅春

特晉禮部尙書掌詹事府詹事以輔導青宮先生
聞

召卽行吳民送者十餘萬人其轉移風俗成效畧
具毀淫祠一疏中疏曰臣才具庸劣奉
命撫吳 陛辭之日蒙我

皇上海海論以移風易俗爲先務

聖駕南巡又諭以敦本尚實使民還淳返樸臣仰

承德意月吉齊士民講解

上諭十六條又定期至學宮講孝經小學使人知
重倫常而敦實行一年以來風俗亦漸改觀竊
以吳中之俗尙氣節而重文章闐闐詩書以著
述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其風俗淫靡黠者
藉以爲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倣無所底
止如婦女好爲冶遊之習靚粧艷服連袂僧院
或群聚寺觀裸身燃臂虧體誨淫至於斂錢聚

會迎神賽社一旛之直可數百金刻造賭具編
作淫詞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
樂叅靈綵服送喪仁孝之意衰任卹之風微矣
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身刺文繡輕生好鬪名
爲打降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臣皆嚴加禁飭委
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跡河下無管絃之聲
迎神罷會艷曲絕編打降之輩亦稍稍斂迹若
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可以返樸還淳
且浮費簡則賦歛足禮樂明則爭訟息固吳中
之急務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

論旨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人人
膏肓非奉天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株蘇松淫祠
有五通五顯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
民間家祀戶祝飲食必祭妖邪巫覡創爲怪誕
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
西十里有佻伽山俗名上方山爲五通所踞幾
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
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遝經年無時間
歇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
稱貸於神可以致富借直還債祈報必豐里諺

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爲最甚更可恨者凡少年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艷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之說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風俗如此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因臣以勘災至淮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撤

其材木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
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除之神
卽降之禍殃皆爲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
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
臣去之後必又造怪誕之說箕歛民財更議興
復愚民無知必復舉國若狂不可禁遏請

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
興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
改業勿使邪說誑惑民聽

天威所震重寐當醒人心旣正風俗可淳更通行

各直省凡有類此者皆行禁革有裨世道豈渺
小哉

上嘉納之蘇松兩府賦役繁重自有明已然實爲
三百年以來之痼疾先生籲請寬減另定科則
格於部議未及准行至於改徵積欠爲分年豁
免蘆課版荒捐前明神廟所加九釐餉減准揚
徐諸州縣水災正供寬逃丁甦驛困諸事不憚
再三入告當先生之內

召也

上眷注愈隆先生思所以報主者愈切凡會議大

事上必問湯斌云何先生正論謬謬不顧利害
天下方仰望風采而思之者亦衆旋調工部尙
書丁卯卒嗚呼以

仁廟之聖先生之賢君臣遇合千載一時雖傾軋
者百端而終不能搖動豈非大儒之效歟所著
有洛學編四卷睢州志五卷明史稿二十卷並
詩文二百餘篇藏於家乾隆元年

賜謚文正遣官致祭復

御製碑文樹於墓道以表之

尹會一曰先生忠孝性成篤志聖學反躬實踐

不慕高遠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新今日之所
是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作有味哉先生
之言也士不剛健篤實而先耀其采可乎所著
諸書皆不得已而後言若其居官奏疏乃先生
經國訐謨以布優優之政者忠肝古誼余嘗莊
誦而如見之

漢文上全書

上

湯潛菴先生逸事

睢州湯公內召時吳人已建生祠刻石紀德政其歿也巷哭里奠薦紳學士爭爲誄表傳記其家有狀有誌銘有編年之譜而德教在民及詐不信之先覺耳目衆著足爲萬世標準者尙逸四事焉公巡撫江蘓時上言歲禳免租民困少蘓而已必屢舉於豐年富乃可歲於民免當年之租半中飽於有司胥吏故每遇

國有大慶或水旱形見不肖者轉急徵以待賜除必預免次年然後民不可欺吏難巧法

聖祖皇帝深嘉與之遂定爲經法康熙年間

特諭戶部自今以往海內農田正賦編折銀通三年輪免一年周而復始直省均以徧皆預免不問豐凶其後雖以西邊事起中輟而大訓炳然籍藏於故府

聖子神孫當重熙累洽之餘必將繼志述事焉是公之訐謨實受其福者非一世也淮泗漲漫山陽塩城寶應高郵興化泰州如臯七州縣蕩析誰是

上南巡命濬海口以洩積水勅于成龍主工植筭

以廷臣議使受靳輔節制成龍議工費八十餘萬輔議海口沙淤非起高郵車邏鎮築高堤束內水高丈餘不能出海費二百七十八萬

上召輔及成龍面詢成龍力排輔議淮南士大夫懼傷墳墓田廬亦廷爭之乃命尚書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合勘兼問七州縣耆老云何輔議本執政主之至是

上心頗是成龍廷臣知輔議勢不行欲并罷成龍功役淮南士民言海口不宜罷工者十八九謂宜并罷者亦十之一二使者意嚮之公力爭使

者曰公言吾當口奏及公內召
上語及海口公對開一丈有一丈之利一尺有一
尺之利

上愕然曰爾時汝胡不言公乃具陳前事詰旦召
二人與質對二人強辨公徐曰某故知有此汝
行後卽彙士民呈牒並謀議具文書印冊存漕
臣所漕臣亦如之存巡撫所檄取旬日後可覆
視也二人語塞

上怒立罷之而發官帑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濬
下河公里人有受業公門者以黃門奉使過燕

謁公曰吾師方嚴孰敢以事請但東南鹽政大病于商民已聞知否公曰吾不知因條舉數事每發公詰難正言其非乃出謝商人曰吾師素明達獨於茲事未諳見謂無一可行比使歸踰月次第禁革壹如所言黃門每語人曰吾師至誠而或以術馭人賢者固不可測也蘇之巨室有優恃容儀每闖入民宅多見貌相悅而與之私或結黨行強所犯累累有司不敢詰聞公至數月不出公使人微迹而得之痛予杖戒毋傷筋骨嚴伺守故瘡將合更薄笞朔望縛載以徇

於市及四郊久之膚剝見骨逾半歲始瘳死由是竒袤浮淫者心慄相勸改前行蓋公之誠明仁勇皆自學問中出故道足以濟物而政無所偏卽此四事已足徵公治法之全矣而記述者乃逸之以是知紀事纂言非於道粗有所聞不能無失其體要也余遊吳門與蔡忠襄之子方炳善告余以勢家深心疾公之由客京師見四明萬斯同傳慈谿姜宸英逸事記備載搆公者之陰謀巧言而狀誌年譜皆闕焉或事相牴或大體合而節目有異同乃徵於桐城張文端安

谿李文貞長洲韓宗伯錢塘徐冢宰皆曰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蓋公未嘗以語家人而士大夫各述所聞之顯迹亦未能究悉其所以然故語焉而不詳耳乃並著之俾公之子孫就而求索以上之史館而三家之子孫亦藉是以不死其先人所傳述也

桐城後學方苞撰

海
上
公
全
書

F

康熙丁卯年十月十一日先君子薨於京師
已五十年矣館選之初

御試釋

旨授弘文院庶言士轉國史院檢討

世祖章皇帝召對南苑

天語褒獎丙申簡翰林科道出任監司

特授整勅潼關兵備分巡關內道陝西按察使司
副使戊戌撫軍陳公極新薦於

朝己亥陞江西布政使司分守嶺北道叅政以病
回藉林居二十餘年魏公象樞等以博學鴻

儒薦

聖祖仁皇帝

御試甲等授翰林院侍講充明史纂修官辛酉典

試浙江克

日講起居注陞左右庶子掌坊事久侍

講筵

天眷日隆纂修

兩朝聖訓明史總裁由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特命出撫三吳

賜鞍馬綠緞白金五百兩

御書三軸 曰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時

皇上南巡先君子扈蹕

賜御書蟒裘羊酒珍羞到任後利無不興弊無不
除禁冶遊毀淫祠政尚簡靜令出惟行權貴
不敢請托丙寅奉

旨湯斌任講筵時素行勤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
撫以來潔已率屬實心任事宜援擢大用風
示有位

特授禮部尚書掌管詹事府事

特命行坐講禮充

經筵講官每會議

上必問湯某云何忌者恐大用非謗百端

上察知先君子孤介不容於時因勞瘁得疾遣

御醫診視改工部尚書丁卯十月遂薨

上聞遣學士多奇翁叔元以茶酒

賜奠

命馳驛回藉照尙書頒

賜祭墓

世宗憲皇帝特建賢良祠於京師春秋展祀

御製匾額

御製祭文於雍正十一年六月初六日太常寺遵
旨奉先臣斌主入祠於本藉遣官

諭祭

命翰林與賢臣作傳乾隆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欽
奉

皇上賜謚文正

御製碑文遣官

諭祭官給碑價乾隆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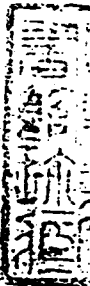
上諭湯斌學術純正言行相符至今稱之大哉

王言勸善之良規超越千古矣竊念先君子居敬

窮理文章志節昭著於天壤間 國有祠鄉
有祀生荷殊

恩歿叨美 謚雖文集洛學編明史稿諸書次第
刊布其出處之梗概具在年譜愚兄弟曾刻
於家沆細較猶有缺畧今輯補遺漏悉本時
賢傳誌表記確見確聞聿成完書沆敬附數
言於簡末以志天下之公義而非子姓溢美
之辭焉耳

乾隆八年歲次癸亥二月初一日男沆百拜謹識



狷菴先生年譜

錢唐後學蔣 炯編

先生姓徐氏名介字堅石號狷菴更號狷次見沈

璽詩又號淶溪見魏禮析集原名孝直字孝先先生更名詩註

大人所命因曩列諸生籍中故易彼取此曾祖躍雲公會祖母胡太孺人

祖五輯公祖母郭太孺人見先生泣血詞序繼祖母方太

孺人見先生憶昔詩註父武陵公見泣血詞序名灝見林字文津見沈

琴詩崇禎甲戌進士湖廣武陵縣知縣母陸孺人

見沈璽詩序繼母陸孺人見泣血詞序妻某氏子一殤見泣血詞註婦悻恣

無良生一子不育故削其姓氏不載浙江杭州府仁和縣陸郭村人

紀年

明天啟七年丁卯一歲

時事

正月三日先生生于里第母陸孺人卒泣血詞註余生春孟哉生明王父即合是月是日錫以乳名又註子墮地喪母曾大母胡最憐痛之曩所僱乳媪每每失乳子啼飢曾土母輒泣下親調粉餈以飼無少離左右時也又註方繼妣陸孺人來歸曾王母欲試察之未即以余付授歷數月孺人慈惠視若已出喜曰兒無憂矣始委托焉仲弟敬直敬興生

崇禎元年戊辰二歲

出處

著述

先生集文文山句作泣血詞有曰哀哀我慈母忍誦蓼莪詩奈何以遺體生朝只自知

二山樓琴板

崇禎二年己巳三歲

崇禎三年庚午四歲

崇禎四年辛未五歲

始從塾師受章句先生泣血詞註陸孺人顯復備至五齡後外就塾傳夕返內寢臥起出入必躬親攜命之宗黨莫不嘖嘖稱聖善云

崇禎五年壬申六歲

崇禎六年癸酉七歲

崇禎七年甲戌八歲

武陵公成進士選授湖廣武陵縣知縣閏八月位任先生隨行遊道詩註先大人廷

夏月詩序

三卷

二菊里蔣氏印

崇禎八年乙亥九歲

試得三甲賜同進士
出身年方三十有一
風姿玉立時有衛玠
神清之目

崇禎九年丙子十歲

九月曾大母胡太君
卒于縣署大父五輯
公扶觀東返
季弟師亮元亮生

崇禎十年丁丑十一歲

大父五輯公卒于杭
武陵公聞訃還里

崇禎十一年戊寅十一歲

春葬胡太君西塘涇
附曾祖躍雲公兆
冬葬大父五輯公秀
峰山麓祖母郭孺人

先生泣血詞註大人
奔王父喪急歸所乘
乃賈舶也集句云舟
人擊鼓東洞庭商舶
還赤子歌來暮三年
頃刻間

祔焉

崇禎十二年己卯十一歲

夏武陵公服滿復適楚八月感暴疾卒于武昌白鶴道觀家僮輩奉喪馳歸先生哀不勝喪母子兄弟榮煢相依憶舊詩註先君歿于楚中其像乃屬纊所圖秀得形似

崇禎十三年庚辰十歲

林瑤玉遠傳父早卒事後母孝弟敬直病痢數月不解帶親為拭穢

崇禎十四年辛巳十五歲

泣血詞云呼號痛不天義方如昨日冥冥先大夫神澤溫而栗自註武陵君訓督極嚴凡記誦不熟作字行文謬劣必予杖至

于孝友謹備倫常言動間尤更諄諄戒飾也又先生嘗讀書雲居山有秋暮山樓望江詩

三音

三音

一二三音

崇禎十五年壬午十一歲

崇禎十六年癸未十七歲

陸孺人為先生娶婦補邑諸生沈璆詩集泣血詞註仇耦逆悍序少孤力學甫就試予強燕好生一子一輒負氣岸雖懿親早女各不育離居以後貴有文名者欲羅致給白金暨田畝若干之不肯出門下未幾以養死復殯歛從厚補弟子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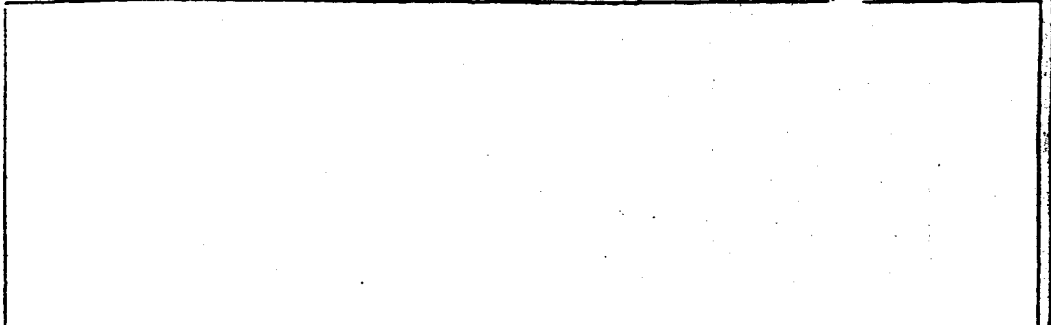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十八歲

順治二年乙酉十九歲

大兵定南京閏六月弟敬輿幼小能文年石詩有人皆疑後死入浙十八補弟子員即與君已覺前非及一時先生世居陸郭村東余偕棄去又寄元亮小海唱于載大明臣偏有大石梁曰落瓜弟詩註阿母遺令不句橋其水舊名淶溪土得赴童子試故先生剪氏培鯤庭殉節桐人合橋與村因譌為昆弟皆以布衣終焉有哭陸大行先生落瓜村亦稱淶溪為瓜溪徐故仁和貴族世稱落瓜徐氏甲第

棄諸生泣血詞註仲哭錢唐合顧咸建漢題王道焜昭平先生絕命遺札後曰先生

蟬聯所居有大雅堂
 規制宏敞廡舍園池
 方曠十畝有借竹亭
 諸勝至是逼近行塘
 騎士往來買舟竄避
 者數月鄉中羣盜大
 起妄稱義兵十月火
 焚東隣延及先生舍
 先生與弟輩徒跌扶
 毋踰壞墻出寄宿近
 村田家是冬徙寓橫
 塘



小有才譽工王右軍
 書法萬歷戊午孝廉
 崇禎中官延平同知
 家居有年矣乙酉閏
 六月騎抵杭州主
 兵者召縉紳以下往
 謁先生之子某亦舉
 壬午鄉試時孝廉輩
 多授職者并及某先
 生聞而痛哭遺囑數
 行遂扼喉死其囑辭
 曰適有承差至喚汝
 受職汝受即我受何
 以見祖宗于地下是
 我死期至來票乃催
 命符矣予年六十不
 短家貧勿厚殮三日
 即擗棺我于父墳之
 側亦勿同喪家屬勿
 至又云汝得生存事

順治三年丙戌二十
徙寓調露鄉板橋再
歲 徙蝦籠圩三陟高木
橋張氏村舍

順治四年丁亥二十
徙寓語溪鍾生別業
一歲 復遷湖墅陸家園
妹綢直殤

順治五年戊子二十
徙寓沈姓書屋
二年 泣血誦序戊子己丑

母看弟郎賦七言絕
句一首有自憐節義
于今盡略赴清風伴
探薇句其字蹟行草
相間可觀此札今藏
仁和翁氏
作隱居以求其志及
猶者有所不為也制
舉文

有徙寓板橋有感詩

間母孺人憂勞驚慟
患疾浸深從舅折講
山氏拯療多方每以
平復

順治六年己丑二十遷駱莊

三歲

有春暮移家駱村即
事詩

順治七年庚寅二十自駱莊徙寓斷橋東
偏

十二月陸濤人卒先
生泣血詞註時所用
方皆從舅講山主之
屢延省軒柴先生贈
雪陳隱君互相參訂
皆曰病入膏肓又邀
城中張王二醫診視
其說略同至冬十二
月遂不起

順治八年辛卯二十遷孤山下江氏莊宅
五歲
先生玩梅集少陵句

有西湖正氣閣詩為
兩浙殉義諸先生賦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自註予曩寓孤山之麓去放鶴亭百武而近薄劣如子飄轉無定安得繞屋植梅追企和靖百一也

自註初祀倪吳六賢續列乙酉後劉徐二十餘公位次

順治九年壬辰二十

六歲 子名漢隸

順治十年癸巳二十

七歲 徙寓薦橋沈從母家

泣血詞註自丁卯迄

庚寅凡二十四年間

一衰三斬歲在癸巳

後母憂服始除蓋已

二紀有餘矣

順治十一年甲午二

十八歲

順治十二年乙未二

十九歲

順治十三年丙申三
十歲

遊海昌寓裕菴與許
大淵大辛全可欲爾
華亭李期貞視思定
交過陳翼敬之村居
識陳確乾初先生

有裕菴遺興及寄大
辛簡張子諸詩

順治十四年丁酉三
十一歲

順治十五年戊戌三
十二歲

沈氏齋遇徐孝廉
肖耶子山子山臨安
人徒餘杭郭西上壽
村大溪南岸早春偕
許大辛欲爾沈蘭莪
方櫻探梅西溪期汪
孝廉魏美不至先生
白註魏美詩妙覺禪
院陳廷會際叔錢孺
人墓銘予嘗訪魏美

有別後寄懷欲爾前
溪感懷與友人飲山
中大隱菴訪汪溟魏
美諸詩
感故友錢翹武履誠
屠樹毅肇邵弟敬輿
先後夭歿作嗚呼行
是歲先生詩皆從舅
講山所閱評語有孝
先諸詩學蘊風賦旨
含忠孝酌漢魏之芳
腴盡三唐之韻度有
長必備無美不宣誠
天姿之獨秀而詞流

順治十六年己亥三十三歲

于河渚隱居居無四壁庭中埋一曰可任春已過孫涇草堂堂荒僻負郭田間惟通短陬徑風雨至泥潭絕行者堂中奉壞佛數尊傍積黃腸五六似人所寄見者蕭然不堪其憂而孺人與魏美自若也

除夕與許大辛移寓石塔嶺州庵

泣血詞註予亂後避跡賃居所歷凡十數處奉曾大父以下木主執祀事者十有五載後此則移設季弟家

除夕語海昌許欲爾齋度歲

六山樓菜板

乏喚區也且其人如秋水節屬歲寒有德者言固宜肆好今文豈雖有王融尤當其推阿士矣

題衡山畫山房長卷許氏鶴所圖及欲爾屬賦雪山圖

順治十七年庚子三由海昌同查生早發
十四歲

秦溪朱先生彭青湖
武林談數猶菴篤友
朋誼有友繫獄非死
溪顯祖禹景範不可
解而非猶菴不能致
景範景範適主顯者
之家猶菴絕不樂見
顯者至是急友之難
遂不遠數百里而往
竟不登岸遣一介招
景範至河許立談而
友人之難立解景範
之主者慕獨菴名亟
遣舟請謁而舟已解
纜去遠矣
秋暮借飲爾渡江夜
發蕭山抵錢清梅市
早泊西郭門外登臥
龍山游若耶溪謁禹

有越游詩一卷陳際
叔稱其七古每叙遺
事令人淒其欲絕

三

三

蘭里蔣氏印

順治十八年辛丑三十五歲

陵南鎮登鼓山劉公
 講堂謁尹和靖像過
 伺司製元璋寶圖入
 稽山門拜王右軍祠
 歸抵海昌先生感懷
 詩註海昌縣東有袁
 芝嶺欲歸村居及李
 子規思舊舍在焉余
 自庚子後往返頻數
 歷年度歲則斷欲爾
 所者凡六赴倪思寓
 者至再云
 萬欲爾齋海昌顧氏
 有仙降于凡自稱一
 峰老人生于司馬晉
 時隱太華山仙去先
 生往叩之老人作長
 短句辭粲然且命先
 生廣和

作遊仙歌贈一峰七人

康熙元年壬寅三十寓海昌秋姪仲遺來
六歲 黃山從游

除夕偕李視思東垞
守歲

康熙二年癸卯三十
七歲 同欲爾由海昌渡胥
江抵會稽入上虞城
訪鳳鳴洞諸勝

康熙三年甲辰三十
八歲 除夕寓欲爾齋度歲

康熙四年乙巳三十
九歲 繼大母方太君卒七月汪孝廉魏美卒于
寶石山房先生與諸
友會葬于青芝塢林
鹿庵傳余識徐君時
歲癸未甫二載至今
葛巾練衣若類有喪
者世稱汪冷徐狂非
虛語也風早死哭之
慟自汪冷死吾無望

有荷江曉渡詩

東山詩集卷三

七卷

菊里蔣氏印

矣

康熙五年丙午四十除夕寓海昌許欲齋

歲 度歲

康熙六年丁未四十冬寓郡城沈氏齋樓

一歲 度歲

康熙七年戊申四十冬寓海昌李硯思齋

二歲 度歲

康熙八年己酉四十柴炭士紹省軒卒

三歲 秋客張孝廉次仲元

帖齋舍冬寓硯思齋

度歲

康熙九年庚戌四十三月寓妙覺禪院編

四歲 錄省軒柴公道集先

生自序期口淹遲托

寓蘊房假閱原稟雖

卑隘濕漏露雜荒涼

均所勿惜暫往海昌

非久即返明侶數輩

時相過從兀坐清談

有客寓妙覺禪院感
懷詩一卷為陸拒石
闕定
集陶句成陳處士際
叔為製序

問有懽譙否則倚案
細書披覽校讐而已
十月抵海昌同欲爾
登萬蒼山樓先生自
註樓為何子汝霖商
隱別業在澈湖壬寅
夏曾偕諸隱君譙集
于此為信宿畱忽忽
二十年多死亡者今
當庚戌冬畱憇其間
除夕前一夕抵施氏
村居正當法華山北
其東有張氏樓臨眺
最佳即謝贊伯舊居
處先生癸亥除夕志
感詩註自庚戌冬度
歲幽居迄今已十四
載惟癸丑丙辰丁除
夕前三夜他往閩春
初旬即至

康熙十年辛亥四十五歲

仲春同許欲爾游西
 溪初夏復同作徑山
 之游自南湖塘抵上
 壽村訪徐子山隱居
 雨中偕徐許二子遊
 九鎖山抵洞霄宮經
 南湖後塘出北郭門
 到雙溪入徑山買舟
 自安溪歸妙覺禪院
 夏抵海昌許氏自淮
 陽公致郡事抵家即
 擬歸去來兮詞自稱
 兩垞外臣築園黃山
 之麓有懷新堂素
 鏡茂堂躡樓貫月籠
 花亭雀柴京垞枕瀟
 沅者亭嬰巢枕花溪
 諸勝元生夏秋間
 止齋言冬返施氏莊

度歲

康熙十一年壬子四月十六歲

正月偕欲爾過贊伯村居時梅萼尚未開百河渚入郭門雨雪交下不得登張氏樓眺望二月重遊河渚時贊伯就館棲水同舍嗣雲蒸子雨過永興寺玩綠萼梅其一已枯一補栽弱枝已非舊觀經陳陸鄒滑林蘭題稱幽勝子雨復借過俞家塹沈氏池畔便爾遂飲徒駕龍駒塢精舍不果能共築禪院許欲爾徐黃鉤炯一泛渚探梅同過陸氏山莊梅竹繞映盤桓久之其堂前題句云山中豈日憑花木世外衣

寫三齋詩集

三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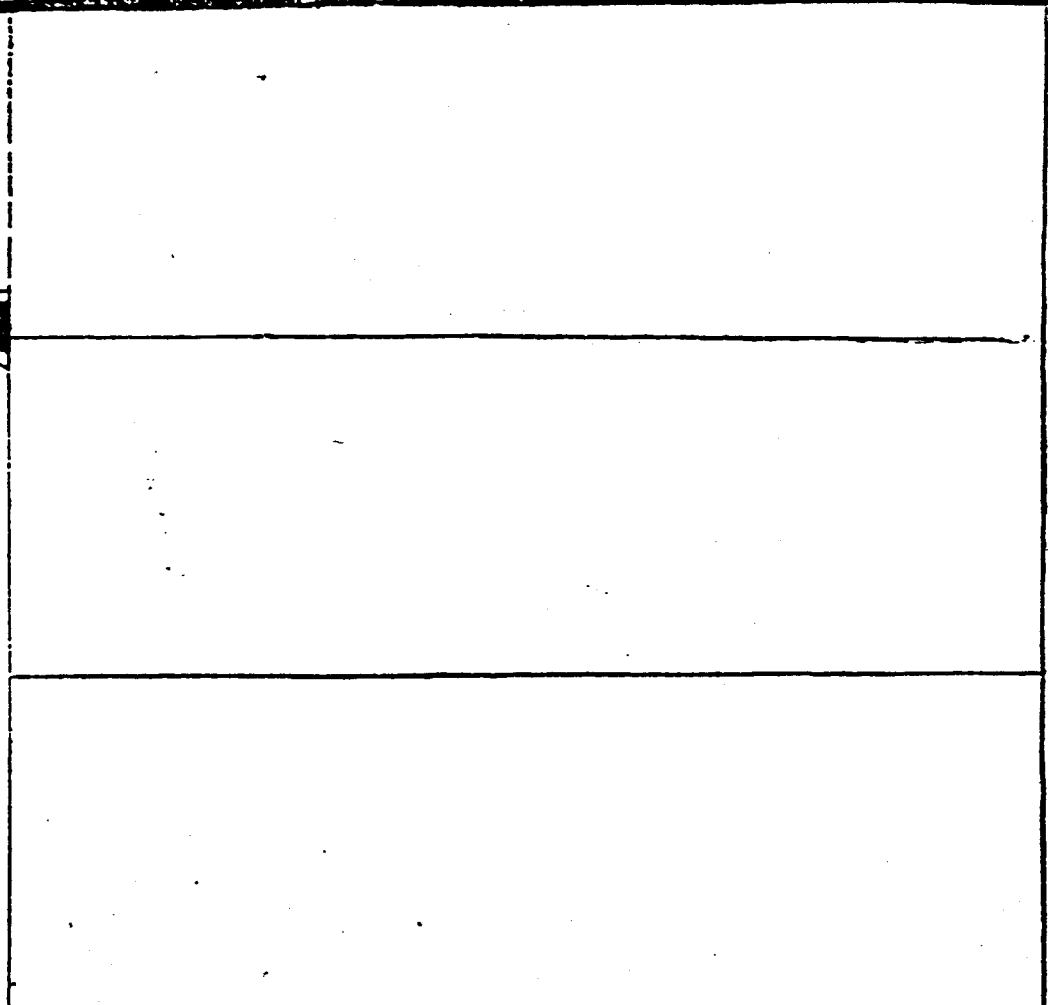
寓芙蓉禪院集少陵句作看梅五律百四十四首先生渚遊翫梅雜咏自序曩者羈棲駱塢孰知花滿谿山間嘗尋眺法華遑問渚遊煙霧羅浮無夢虛擬相思和靖有靈真宜見笑泊夫昨歲早春幸甚故交諸子曠懷髣髴逸趣縱橫泛艇飛觴探幽攬勝簷前月落長傍寒梅林下風生遙連叢竹香飄梵刹詎煩官閣淹霽色映鄉關奚假嶺枝折寄村砵斷隔樵牧絕踪川路漈迴耕漁弄影依隱用老繞屋堦娛卜築猶

蘭里蔣氏印

冠有笠簦意是今之
 隱流而主人則已謝
 世矣游畢同二子抵
 海昌
 夏重寓妙覺禪院臥
 病池州吳隱君企岡
 入渚相訪不得往荅
 臘盡還施氏莊

上樓菜板

艱撫樹竊歎本人間
 之妙境他復何求矧
 世外之樂郊此寧有
 幾於是登涉餘閒悠
 然抱膝往來凝盼忽
 爾揮毫麗采莫聞乏
 懸冰之箭句菁華安
 在異逢騷之短吟得
 失自知總由才竭工
 拙誰定偏覺辭繁彼
 鮑參軍之古體未敢
 攀追即高太史之近
 律尙應退遜陽和布
 氣欣續舊遊景物弄
 姿媿增宿構意枯機
 遊將抽索以徒勞語
 復調重縱雕飾而何
 取迺模範乎少陵庶
 陶鍊於大雅無妨集
 句聊代新詩類復會



心翻催巧思裂繪翦
 綵若爭秀於名花編
 貝貫珠故騁妍於芳
 樹錯綜變化姑置黃
 鬚紫萼之詞裁酌揣
 摹迥殊素手玉鱗之
 喻非無率略精切較
 多邴不拘牽穩順差
 可作述互見體製準
 夫五言詩唱相成題
 輿浮于百詠情寓篇
 章纏綿獨至事詳箋
 釋纖細四遺譬逢落
 片點額都佳似戀餘
 音調羹益美漫聆笛
 曲且緩春愁冀配絃
 歌肯乖風格高山流
 水專待賞音鐵肝石
 腸空憐托興徐生鄙
 劣倘藉杜老以傳梅

二蘭里蔣氏印

二山樓栳板

渚幽深當亦桃源之

亞云爾

康熙十二年癸丑四十七歲

春寓贊伯村舍贊伯欲于宅畔構小樓為登眺之所并作臨池長廊置別室其中訂先生久寓

至日同硯思寓平湖道院

除夕前三月由幽居至沈宏度齋度歲

正月返張村贊伯為先生築一室于叢竹間名曰竹廡便爾久住迄于乙丑凡十六年先生幽居題壁詩註子寓幽居時其先後到渚者有貴池吳企岡及其子正名子

康熙十三年甲寅四十八歲

正月返張村贊伯為先生築一室于叢竹間名曰竹廡便爾久住迄于乙丑凡十六年先生幽居題壁詩註子寓幽居時其先後到渚者有貴池吳企岡及其子正名子

政上海李見石常熟
 顧景範衛州葉靜遠
 寧波萬斯選公擇斯
 大充宗臨安徐子山
 海寧許欲爾徐炯一
 陳潮生同邑應嗣寅
 陳際叔沈蘭先甸華
 方稷凡十五人惟子
 山靜遠冠服如故
 秦雲爽開地施贊伯
 壽序云甲寅夏因閩
 中擾攘余與相知之
 友不期而會環施子
 而居者為江子爾慈
 陸子拒石沈子岸先
 客居同寓者為徐子
 孝光葉子歸遠吳子
 企商及合嗣子攻敷
 家賓客四方賢豪長
 習注求無虛日施子

座上雄談蜂起觥籌
 交錯率以為常號為
 一時之盛而河渚人
 材之名因以遠震
 冬街避贊伯沈匡度
 吳子政遊九鎖山宿
 白鹿庵登般若臺
 徐炯一率先生西風
 詩註炯一村居喜植
 菊開放時邀子遊冥
 者屢甲寅春孟物故
 已未秋杪余寓居潛
 中薄暮倦甚隱几夢
 抵其家問主人安在
 荅曰他往矣四顧黃
 華爛然不滅曩昔忽
 有明月照盆盎間兼
 聞門外水聲而覺向
 葉西風驟起東望傷
 懷

康熙十四年乙卯四
十九歲
秋吳企岡卒于渚中
時先生往海昌奔弔

獨後秦開地送吳子
政遷葬貴池序貫池
吳君企岡因其父讓
公先生馳驅王事于
艱難顛覆之頃享其
子正名避地于寧都
之翠微峯得聞侍御
在吳越因下幡陽游
建康寓維揚樓遲武
林久之卒不得蹤迹
而客死于河渚正名
先企岡客毘陵聞企
岡客武林因來武林
父子兩人皆不可一
世者也企岡卒于乙
卯以滇亂權葬西溪
之百丈圩

康熙十五年丙辰五除夕前由幽居住寓
十歲 橫里

康熙十六年丁巳五沈隱君甸華卒
十一歲 季弟師亮卒泣血詩

註敬輿二十五歲而
歿惟舉一男師亮則
年踰四十有三子仲
季今皆附瘞繼大母
塚側又憶舊詩註丁
巳季弟師亮亦死蓋
前後七喪矣
冬自京口抵邗溝復
渡江往建業晤魏廡
勺庭徵君返河渚度
歲施氏莊

康熙十七年戊午五冬暮同葉靜遠過子
十二歲 雨江干度歲

康熙十八年己未五陳隱君際叔卒
十三歲 七夕顯宛溪入渚燕

有集文山句悼陳柴
沈諸君子五古

集贊伯諱池閣

除夕度歲子雨江于

旅舍先生辛酉呈贊

伯詩註已未過子雨

江干旅舍設醴授餐

卽與在翹居不異

康熙十九年庚申五十四歲

春南昌彭士望躬廡

來杭與先生定交秋

魏勺庭徵君臥病吳

門期先生往晤會躬

庵同客金闔往還殊

密勺庭爲先生作詩

序十月抵儀真卒

除夕同吳子政議集

翹居

康熙二十年辛酉五十五歲

春吳子政扶勺庭柩

還寧都

十一月遊當湖寓李

辰山齋舍

有憶吳子政詩及閣

勺庭配謝孺人絕粒

集文山句

蘭里蔣氏印

三首

除夕度歲施氏莊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四月白下王隱君之
五十六歲 諸見訪譙集施氏齋

舍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正月就館鄆城先生
三十之歲 自註霖雨為災連旬

五月兼股痛未愈良
履轉艱與梅花凍隔
未有若是年者

二月孫處士治字台
卒于澤州

五月南昌彭躬履卒
于冠石峰

七月應隱君嗣賓卒
沈翠序捐次為人任

真推分落落寡合其
在同邑首級齊任考

兼楚美次別陳君際

有借贊伯重宿懶耕
上人旅廬酒後分賦

有集文山句悼江右
彭魏二隱君及哭孫
君鑒菴詩七首

康熙二十二年甲子
五十八歲

一叔暨諸所往還如應
君嗣寅沈君甸華孫
君宇台從舅陸君麗
京吾師柴虎臣先生
輩雖行齒獨舉文行
切磋雅相厚善焉景
山公傳與汪景善嘗
謂景曰自陳際叔應
嗣寅沒後杭州十萬
石虛無人矣
冬暮言郡郭返施氏
莊度歲

彬遠上人于王子歲
卓錫湖上先生閣詩
稱其諸體皆優七古
尤雋爽才藻斐然為
今日方外勝流荅訪
于湖南肅隱精舍
陸處士拒石卒
往來武康安溪間寬

九月集文山句作追
悼文忠烈公絕句十
二月作楚囚吟追和
信國集杜胡笳十八
拍先生自序公序胡
笳曲曰庚辰中秋日
水雲慰予囚所援琴
作胡笳十八拍指法

武陵公葬地寓昇元
 道觀及資福禪寺返
 故里暫寓會舍朱先
 生壽湖武林談數堅
 石與塘鄴張介山
 交往來栢地賣塘鄴
 田若干畝為葬親費
 除夕度歲施氏莊

疾徐可觀琴罷索子
 胡笳詩倉卒未就水
 雲別去是歲十月復
 來子因集古杜句成
 拍與水雲共商畧之
 蓋固園中不能得死
 聊自遣耳不必一一
 學姬語也夫悲憤五
 言本姬所作笳曲十
 八拍昔有疑其為好
 事者續成姑置勿論
 獨姬自胡中贖還棄
 彼二難故創製是曲
 為其哀怨慚恨之況
 若公則陷身燕獄不
 少屈撓異方之樂祇
 令人悲豈當更擬此
 曲以增切怛但水雲
 以是相索公亦以是
 應之撮子美之新辭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五十九歲

吳子政遷父企岡隱
君柩返葬貴池先生

蘭里蔣氏印
三

變文姬之舊調纏綿
往復每飯不忘指趣
較然正堪想見于千
百載下耳予近采公
所撰五言得絕句五
十逢申唁悼蓋做公
集杜二百遺意事蹟
闕畧尚有遺憾茲更
采公七言分為古體
五十四首亦即做公
十有八拍風心也參
錯諷覽小異大同詳
盡繁復頗多委折于
公身世家國庶什得
八九矣公詩中楚囚
數見因以名之南冠
君子舍公其誰也
有悼陸拒石詩
作西溪看梅百絕句
施贊伯評曰細讀百

蘭里蔣氏印

與施俞姚張沈孫汪
 江輩十三人送于江
 濱秋出渚先生自註
 乙丑夏石農強鬻渚
 村宅圃暫返市閭余
 寓居左廡十有五年
 將于是秋他徙離魂
 黯然施贊伯移居序
 子自丙申歲來河渚
 張村見其俗樸民淳
 遂定居于此甲寅滇
 閩多事二三故人幸
 來胥宇致足樂也丁
 巳之春質屋于友人
 延至乙丑無以相償
 遂決計捨棄幽居酬
 彼價值因遣妻子返
 湖墅故居子性懶散
 往來僧舍以卒餘年
 除夕寓郡城汪云齋

二二山樓栞
 咏叙次詳整詞意閒
 適不獨自然更有神
 助雷連返復一時情
 景都盡構思苦心揮
 毫樂事都可想見
 有簡顧宛溪吳企岡
 泉下詩別張村艸堂
 及東閣竹廡梅林幽
 居花樹絕句
 集鄭所南詩成寧都
 魏和公為作析集文
 鄭詩序

屢歲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正月徙寓芙蓉禪院
六十歲 再宿入郭二月中旬

復還

葬武陵公于楊墳山
先生會葬詩註宋楊
和王沂中葬此土人
總呼諸山為楊墳其
山市曰楊墳鎮今先
大人塚域在場高山
一云亭子頭山去楊
王墳僅里許罕有知
其名者遂亦以土人
所稱楊墳稱之也
除夕寓施氏故居東
樓西北即倉廩所在
東有香積古寺相隔
只數丈曉暮鼓鐘若
在耳畔

呈友人會葬詩有二
三弟子翻孤弱六十
顛毛肯再齊句

康熙二十八年丁卯八日與贊伯抵芙蓉
禪院除夕返施氏故居度歲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寓施氏故居玉照樓
六十二歲
東望阜亭黃鶴諸山
可二十里正月八日
同贊伯尋梅姚灣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寓施氏故居
六十三歲

除夕有呈石農父子
詩先生自序于生天
啟丁卯六甲已週不
料餘年又逢除夕人
生若寄感河山之變
遷旅興誰堪惜園廡
之無廢命之衰矣天
也奈何緬懷曩昔涕
泗徒吞終賴窮交笑
談足慰率成短律滿
注大能

有玉照樓題壁詩答
汪子倬詩有兩載客
山寺孤踪亦晏如難
虛老友意更就後樓
居句

<p>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寓施氏故居 六十四歲</p>	<p>有贈膠山顧愚君六十初度詩</p>
<p>康熙三十年辛未六寓施氏故居 十五歲</p>	
<p>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寓施氏故居冬暮移 六十六歲 寓梅橋沈氏齋度歲</p>	
<p>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寓施氏故居九日雷 六十七歲 宿恬安上人山房</p>	
<p>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寓施氏故居蝓閣夏 六十八歲 重遊烏石峰精舍</p>	<p>有題安雨白上人詩</p>
<p>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寓施氏故居 六十九歲</p>	
<p>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寓施氏故居贊伯不 七十歲 耐驛與先生重入 河清自後往返無定</p>	
<p>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寓施氏故居 七十一歲</p>	
<p>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八月十六日子時先 七十二歲 生卒于施氏故居朱</p>	

蘭里蔣氏印

蘭里蔣氏印

先生青湖武林談數
 八月望日獨登飯後
 忽不語扶就榻而痰
 上升至明日子時逝
 矣棺衾之屬沈氏釗
 震獨任之馮山公傳
 戊寅秋將至海寧訪
 故人許全可未行一
 夕中風卒會相先日
 他出未還子雲蒸在
 滇而雲蒸婦命稚孫
 傳語諸門生曰徐先
 生大故嘗聞翁言矣
 請以中堂奉棺含歛
 庶翁還無憾赴者心
 善其言而情有未安
 謔詞三復卒進先生
 于正寢明口相還撫
 棺慟哭且摩稚孫項
 曰汝能代母傳言真

五
三
善

吾探也

一
乙
蘭里蔣氏印



跋朱柏廬先生無欺錄後

玉峯東濱海隅山川靈秀爲吳群人文淵藪登魏科躋
臚仕者指不勝屈其以文學經術名世者如震川歸先
生亭林顧先生所著諸書固已風行海內矣獨柏廬朱
先生當鼎革之際因尊人集璜以貢生抗節於義自比
於王裒之廬墓攀柏故號柏廬修身勵行不求聞達其
學問之精粹猶未大顯於世蓋

國初講學諸家北平則孫夏峰關中則李二曲瀾東則
黃南雷當世稱爲三大儒然其學皆不免參以陸王其

粹然一本於程朱者惟桐鄉張楊園平湖陸稼書次倉
陸桴亭三先生而柏廬先生與之同時閉戶潛修實踐
躬行紹明絕學今觀其愧訥集及學庸講義等書與張
陸諸公皆以程朱爲宗若合符節當姚江之燄熾盛徧
於天下而先生乃能卓然自立不少惑於異說斯亦孟
子所稱豪傑之士也桂林陳榕門相國輯五種遺規誤
以先生治家格言爲朱子金壇于鶴泉學士爲先生作
傳詳其行誼亦未詳其著述蓋亭林先生旣屢辭薦辟
而先生尤尙闇修其書雖嘗付梓獨爲學者所珍秘未

得展轉摹傳如歸顧兩家彰彰在人耳目也往者予在
應敏齋方伯幕府方伯旣請以楊園桴亭兩先生從祀
孔廟疆吏入告均奉

俞旨又從玉峰假得柏廬先生愧訥集及未刻稿擬重
刊以廣其傳會方伯謝事未果先生所著學庸講義今
官書局已重刻行無欺錄亦嘗以聚珍板印於吳門及
吾友金君臚青出宰玉峰次第訪得歸顧兩先生年譜
付之手民獨朱先生年譜徧求未獲近乃得其無欺錄
鈔本視吳門本尤爲詳備纂言紀事皆繫以年卽以爲

先生年譜也可爰謀彙刻以合成璧後之覽者由是以
窺先生之學之精粹庶可快然無憾而金君表彰前賢
之苦心亦與是編並垂不朽也已

光緒六年太歲上章執徐季夏之月瀨江周榮植謹跋

自講學之風起而分門闢戶其言傳者其人未必傳卽有儒行克敵而語皆凡近不足以開來學則人傳而言亦不足傳鹿城朱柏廬先生古今傳人也其所著治家格言已風行海內家絃戶誦惟毋欺錄一書一見於虞山顧氏所刻小石山房叢書略而弗詳一見於吳門擺板所印葉涵溪徵君舊藏潘晚香先生手鈔本始乙丑終丁丑雖見一斑未窺全豹瀾莅斯邑欲羅歸顧朱三先生之遺書而不可得適王子蘭廣文贈有震川先生年譜吳亦如茂才持有乃祖止狷先生所著亭林先生

年譜軍興後原板皆已無存亟付剞劂而終以未得柏
廬先生年譜不能爲三先生合刻也耿耿予懷宗伯垂
署正自安定來談次知王升卿茂才家藏有毋欺錄全
篇借錄一過倍於前刻各本自先生三十歲以迄七十
一歲按年紀錄纖屑不遺則先生之言行班班可考不
期傳而自傳千古矣且夫理學之興莫盛於宋而以紫
陽朱子爲集大成故其論誠意之功必以毋自欺爲本
先生後紫陽數百年上接淵源卓然有所統宗豈近日
所傳理學者可同日語哉濶得是編如獲異寶爰仿編

年之例重加纂輯其事實可稽及著述有攷者分年繫錄仍於毋欺錄之中寓年譜之義庶先生之學問行事相輔以傳且與歸顧兩先生年譜並垂不朽也夫先生爲節孝後人聽發訓迪前光故銘座右有曰受人言毋自欺誠意之功詎不足上繼紫陽耶吾願學者奉爲今日之紫陽可矣

光緒六年季夏之月嘉興金吳瀾公安氏謹序

偉哉夫子荷道厥躬學純德茂克紹前縱
濂洛闢閩淵源貫通義易語孟闡發性宗
藹我矢志攀柏高風惟忠惟孝土室身終
疾革吟誦心追放翁廷章候疾侍側夫子
朗吟劍南示子詩句
先生遺像氣粹貌充其中浩浩孰測化工
憫予小子則效靡從肅然瞻仰鄙悵潛融
偉哉夫子百世欽崇門人呂廷章百拜題
光緒己卯初秋古由拳孫福康敬書

朱柏廬先生傳

蘇州府志

朱用純字致一號柏廬崑山人集璜子年十七補郡諸生越二載遭國變痛父殉難棄去諸生冠服隱居教授以養母潛心四子六經及濂洛關閩之書探索融會務在躬行實踐當路重其人將以博學宏詞薦用純以死自誓作朱布衣傳以見志門弟子來學者先授以小學近思錄舉業外別立講約闡發經史晚年作輟講語示人曰中庸成已成物罔弗由誠然所謂誠者不外乎倫常日用之間今人心中不脫卑鄙二字倫理上只辨得

苟且二字以此讀書豈可語於聖賢之學雖日事講貫
奚益哉其箴砭後進嚴切如此生平嚴以律躬不欺暗
室每日晨興必謁家祠莊誦孝經一遍病革命設先像
扶起再拜以平日所著刪補蔡虛齋易經蒙引及四書
講義二書屬其子曰謹藏諸笥吾將以此見先人於地
下復語門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言訖而逝
年七十二門人私謚孝定先生

朱柏廬先生傳

震伯楊无咎撰

柏廬先生姓朱氏名用純字致一因厥考節孝先生之
死於忠也創巨痛深等王哀之攀柏故自號曰柏廬是
其德爲大孝學爲醇儒其歿也門人思之請於其同志
之友楊无咎亦旣謚爲孝定先生矣茲爲傳其行事不
以諡而仍以號稱者重君之志所存也朱氏之先自毫
州徙睢陽者唐孝友先生名仁軌在宋避靖康之亂以
六歲童子附柁渡江遂爲吳郡崑山始遷之祖者秘閣
公名子榮也公九世孫希周謚恭靖爲明名臣官至宮

保南冢宰弟希曾仕江右甯州判官是爲君之高祖生
唐府審理公景昇景昇生家佐家佐生集璜卽節孝先
生也先生夙抱明德兼經濟才未仕於朝以貢士家居
殉國難詳門人徐孝廉枋所作傳中有四子君其長也
嗜學篤行才德酷類其父崇禎癸未年十七補博士弟
子員甫二載而遵節孝公之變君晝夜慟哭痛不欲生
時其弟用白用皞俱幼用商遺腹未生君以子身肩重
任義不敢以從死上奉母陶孺人下撫弟妹播遷流離
備極艱苦迨兵戈既定始得返其舊廬而家徒壁立卒

能善事慈闈先意承志以得其心迄其終二十年未嘗
一日貽之憂也教養諸弟俱不失爲賢者經營窶窶之
事以至婚嫁交際之屬亦罔弗旣厥心力此雖家庭之
庸行而設身處地求如柏廬之俯仰無憾者世亦鮮矣
君方弱歲卽棄諸生隱居教授潛心聖賢之學探索書
義罔弗驗之身心而見諸躬行故正己接物靡不歸於
至善而合乎中庸非徒以高節宏才爲人所敬仰也尤
循循善誘遊其門者隨其性之所近而各有獲焉先是
邦人重君之德爭設席以延君其後度不能以徧應也

曰禮聞來學有志者盍顧我乎乃謝諸聘者而設教於家從學者日益進雖祁寒酷暑講論終日無倦容焉恆以忠恕爲則律己甚嚴而責人以寬故使人易從而悅服者眾也當是時玉峰夫子之門彬彬然可觀矣君猶自謂德薄而不能感人以力行也作輟講語以示之其略曰中庸成已成物罔弗由誠誠非虛懷其願而已必於聖賢學問躬行實踐不欠一分乃爲善也又曰日用常行雖道不外是然古之所云罔非倫常矩矱而今也心之所見無非卑鄙事之所爲無非苟且種種惡習豈

復有出頭之日乎學者須勘破病根跳出坑坎以聖賢之心爲心以聖賢之事爲事日用常行一一正其本位從其上而討求精彩於以進道不難諸君能努力向前將世道人倫士品學術一肩任去用純亦敬拜下風何必予之言是聽哉其誨人之勤而感動深切如此蓋君之自強不息本乎易之天行而其所遇在乾之垢文言曰遯世無悶歲在己未有博學宏辭之選當事者將以君充之君以死自誓遂得免所謂確乎其不可拔者非耶他若鄉飲大賓亦堅謝不應又其餘事已然君雖屏

世緣而事關祖先未嘗置諸膜外先世墓在陽山有富豪賄守墓者售穴前之地以葬焉君聞之曰祖宗體魄所在而他姓實逼處此先靈能無恫乎亟命諸子姪鳴諸邑宰而豪力甚強君爲之食不下咽者二年積誠所感卒以歸正其墓木歲有所失君謂貧不聊生以致此爰設贍族田以其粟給居山之貧者由是斬伐者鮮矣初節孝先生所定祭規子孫凡輪祭者徧掃練塘陽山寶華諸墓宗人畢集厥費浩繁世變以來斯禮漸廢君首置義田爲族人倡以是春秋祭掃至於今不替云遠

祖貫在宋時與杜衍諸公善有睢陽五老圖秘閣公攜
之南來以爲世守爲族子售諸他氏君竭蹶贖歸而後
卽安其篤於水源木本又如此若其友愛諸弟亦自性
生也用皞疾篤子導誠方六歲君垂涕謂其弟曰若子
猶吾子也遂撫之如已出後君無子爰立以爲嗣焉用
白繼沒君痛悼益切而待用商益親事無巨細必與共
酌未嘗因年長以倍而忽之也與人交雖久而敬不衰
卽有忤之者惟自反而無愠色其後靡不愧而服焉遇
事之難而處之裕如蓋其從容中道非深有所得莫能

然也居平效法古人尙友前哲自濂洛關閩以來若薛
胡羅魏諸公皆其所私淑者同時所交遺老逸民最善
者爲昭陽李清同郡李模金俊明徐開任葛雲芝而徐
枋爲中表兄弟其誼尤篤晚年更善楊无咎考道論文
稱莫逆焉他若當世搢紳有折節願交者君固未嘗拒
之然以禮自持足不輕至其門亦不以其私干瀆也導
誠有聲庠序而屢躋於棘闈君勸之曰爾毋躁進毋怨
尤文苟不佳雖得可恥否則雖失何傷也柏廬雅不欲
以詩文自鳴而其所作咸有法度修辭立誠非專工詞

藻者所能及也書法行楷悉精有手書日所誦孝經門
人爲勒石以傳世所著成書有困衡毋欺等錄暨刪補
蔡虛齋易經蒙引藏於家外撰四書講義能闡先儒之
所未發者編未及終而卒卒時年七十二易簣之前三
日命設節孝先生位於榻前俾其弟若子扶起向上叩
首者四日吾可告無罪於先人矣臨終又曰學問在性
命事業在忠孝語旣畢日遂瞑嗚呼厯觀其行而垂沒
之言信不誣已

楊仲子曰予生平知己不數人而玉峰居二焉歸子元

忝其才不可一世而獨心服於余其沒也余慟哭之朱
子之交子也最後而其相得也亦最深其理學之精醇
世無有出其右者是宜天假之年俾同心志道之人得
所宗也而今又奪之悲夫念昔我顯考忠文公之殉難
也較諸節孝先生而事更慘矣鮮民之生恨未卽死而
遷延至今惟是善守其身以不辱其親此與吾友所其
勛者也今柏廬已全受全歸矣而後死如予者敢不益
加惕勵哉

朱柏廬先生自傳

朱布衣者名用純字致一崑山人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十九遭先節孝大故奉遺命棄儒冠故仍稱布衣不能效王哀廬墓攀柏而時時輒灑其淚故自號曰柏廬年少多難頗逃於詩酒文翰旋覺習也非學去聖域甚遠於是雅志爲己欲紹前脩然讀書不能措諸實踐求道不能得其闡奧軫懷濟世而先不能自善乃身特以資本忠信硜硜焉恥作僞一生操行如是而已無可傳慮交遊有言之溢美者故自傳

贊曰布衣爲人前無可幾於曩哲後無可稱於來世則不必謂天壤間有此布衣也然亦何必謂天壤間無此布衣也亦既有之與眾見之

朱柏廬先生墓誌銘

放濂彭定求撰

吾吳崑山有隱君子柏廬朱先生勵志節精理學遠近
人士沐教澤而服行誼者五十年無間言今年先生歿
門墻喪厥依歸鄉里失所矜式咨嗟涕洟見聞合轍余
獲交於先生甚晚方冀歲時請益而先生不可復見矣
其孤導誠衰經踵門以先生墓銘來屬辭至再三請且
益堅曰先子交遊落落自與君邂逅淡談宛若夙契垂
歿而注念不忘不可謂非深相知也余於是不得終辭
蓋觀自古諸儒漢以志節著宋以理學著尙志節者多

刻厲嚴苦之爲尙理學者多涵養深沈之詣然志節不
進於理學則有之理學不本於志節斷未之有自後世
志節日衰理學亦日僞於是毀觚爲園游光揚譽而徒
事拘牽訓詁紛樹門庭世道人心可所依賴而不趨於
敝壞與若先生者始於志節成於理學竊以爲在漢宋
諸儒間無疑也先生尊君節孝先生經明行修鄉推祭
酒乙酉殉難最烈先生方補郡諸生茹哀飲痛遂謝舉
業作朱布衣傳以見志竊自比王裒廬墓攀柏之義號
曰柏廬家貧遭難授徒贍母潛心聖學由四子六經及

濂洛關閩之書晝夜探索融會竅緊謂學必以程朱爲
宗知行並進無捷得無虛襲務在身踐於倫常事物間
纖悉必求盡善門弟子來學者必諄諄授以小學近思
錄爲入門法程迎機而導積誠意以感動之舉業外另
設講約闡發書義商榷經史彷彿白鹿洞規又於每歲
孟春率諸同人行釋菜先師禮畢亦講四書一章進止
肅恭興起者衆然先生恐學者未能真實切磨整襟歛
容以身爲鵠管有輟講語示之警省其略曰中庸成已
成物只一誠字統括實實做得聖賢學問不偷一分實

實盡得聖賢道理不久一分方始是誠始是成已成物
余今自反果能如是否而欲妄居臯比多見其不知量
也又曰日用常行雖曰道不外是然古之所謂日用常
行大段不失倫常矩矱今之日用常行無非種種惡習
人心中只辨得卑鄙二字倫理上只辨得苟且二字以
此爲日用常行更無出頭日子必須勘破從前魔障跳
出坑坎直以聖賢之心爲心聖賢之事爲事把此日用
常行一一正其本位更從上面探討精彩以此進道不
難諸君各具一本來面目各具一副精神猛力向前

真是行所無事此其晚年進德之驗矣當路諸公折節
慕先生者眾先生僻居委巷布袍幅巾裹足不出自束
脯外絕不泛受人惠屢空晏如歲己未將以博學宏詞
薦先生固辭乃止邑宰欲舉鄉飲式廬之禮並堅謝不
應縉紳納交致敬亦不輕爲報謁蓋其束躬韜晦不求
人知固從學問鞭辟近裏得來初非好爲迂僻鄰於矯
激者比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不失其身而能
事親惟先生足以當之故其始終弗渝克成篤孝素所
積慮然也節孝先生曾手書孝經以授曰天地之廣大

性命之精微其理皆具於此先生識之不敢忘每日晨興盥漱拜謁家祠卽莊誦孝經且廣書善本勸勉來學門弟子因鐫諸石病將革猶命子弟曰爲我設祖先位具清酌扶我起拜以致全歸之意卒強起如言越三日乃歿時爲康熙三十七年四月初七日距生於前明天啟七年四月十五日得年七十有二所著諸書精力最注者刪補蔡虛齋先生易經蒙引闡明易理特精又自作四書講義皆先儒所未發臨歿時以二書屬嗣君曰謹藏諸笥吾將以此見先人於地下復語門弟子在側

將世道人倫士品學術一擔挑去某亦願拜下風何必
區區之言之聽哉先生此言眞爲學者剔骨洗髓不啻
鵝湖之講義利章使聽者汗下霑衣也先後居考妣喪
哀毀動人嘗曰宰我欲短三年喪吾黨皆以爲怪然於
此可見古人喪禮之盡必其齋蔬餽粥哭泣哀毀之禮
無苟廢弛而宰我乃天性少薄者故覺行之至期已久
若今人食肉飲酒不改其常雖更三年豈謂久哉至性
激發篤論如此居恒罕與人事惟關係祖宗族姓必竭
歷經理不少退避上世祖墓祭規淪替重置祭田富豪

謀侵陽山墓地重賂彌縫先生率族力爭遲久得斷理
如法心力幾瘁修葺先祠身肩勞費不恤也又念子姓
貧乏私伐冢樹設田贍族俾無侵損友愛諸弟尤深於
仲叔之歿經紀喪葬存撫諸孤與季弟垂白聚首事必
相咨訓子弟循分讀書切以攀援倖進爲戒燕閒無惰
容言動有常度中懷耿介不可稍干以私而溫然有道
氣象使人如坐春風中鄉里曲直爭衡者必就之折衷
得一言乃解其律已嚴接物恕嘗曰識得天理熟當機
立應如離弦之矢更不擬議更不矜張眞是何思何慮

者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言盡此矣嗚呼先生一
生存順歿甯易簣瞭然豈非志節理學合而爲一者哉
他若無欺困衡等錄皆平日省克工夫至嚴至密其詩
文翰墨流行散軼先生謂非儒者要義每過而不留也
先生諱用純字致一系出唐孝友先生諱仁軌後自毫
遷睢宋直閣諱子榮始來居崑山明翰林待制公諱逢
吉御史公諱文冢宰恭靖公諱希周皆其後秘閣公十
二傳至節孝先生諱集璜崇禎乙亥拔貢士城潰不屈
死妣陶孺人配卽孺人姪女先生舅氏圭稱陶公炎與

節孝先生同時殉難者也子一導誠邑庠生娶葛氏孫
男二直典直衡孫女四以今年十月壬寅葬於吳縣陽
山之新阡余惟先生之在今日足以砥柱末流羽翼名
教凡屬儒林應共闡揚懿德追蹤曩賢而僭爲之比事
屬詞書諸隧石以應嗣君之請或亦用備談者之採擇
銘曰

真儒挺立孤忠所貽實惟名節爲道藩籬卓哉純孝退
藏允宜淵冰臨履豈曰違時性天可聞慎我獨知批繩
荒渺剗削支離典刑弗墜經師人師往從九京潛德無

虧遺編在篋尸之祝之勒詞幽竈徵信來茲



朱柏廬先生編年母欺錄卷上

嘉興金吳瀾臚青甫編刊

古吳李祖榮芷華氏校輯

明熹宗天啟七年丁卯四月十五日先生生

八月天啟崩

先生名用純字致一因父節孝先生殉國難自比
王裒廬墓攀柏號曰柏廬有宋秘閣公始遷崑山
高祖希曾仕江右甯州判官曾祖景昇官唐王府
審理正祖家佐不仕父集璜貢生卽節孝先生也
母陶氏生四子先生居長

卷一
莊烈帝崇禎元年戊辰先生年二歲

崇禎二年己巳三歲

崇禎三年庚午四歲

崇禎四年辛未五歲

崇禎五年壬申六歲

是年先生初就傅先生父節孝先生設教於徐文

靖公家授讀小學

崇禎六年癸酉七歲

崇禎七年甲戌八歲

先生父節孝先生祭秘閣公墓道經虞山瞻族子
鼎和所藏睢陽五老圖原本

崇禎八年乙亥九歲

先生父節孝先生以烈皇下詔求賢得膺上薦對
策獲第而所對有忤時相意乃以他事沮格令入
太學至是始罷歸

崇禎九年丙子十歲

崇禎十年丁丑十一歲

崇禎十一年戊寅十二歲

卷一
二
崇禎十二年己卯十三歲

崇禎十三年庚辰十四歲

先生父節孝先生定後世命名取字

崇禎十四年辛巳十五歲

是歲大饑先生父節孝先生倡平糶於郡中

崇禎十五年壬午十六歲

崇禎十六年癸未十七歲

先生補博士弟子員 吳中荒旱飛蝗蔽天斗米
九百錢道饑接踵正供無出民間力難代輸先生

父節孝先生上乞免崑邑代兌書

崇禎十七年甲申卽

大清順治元年十八歲

先生夫人陶氏來歸夫人名端仁節先生諱炎之
女也來嬪後遭世多故迨節孝先生以身殉國骨
肉離析脫身兵火之中日不暇給每當燈殘月落
時猶聞夫人緯車刀剪之聲不輟其勤儉持家如
此先生母晚年多病修脯所入不足以供甘旨夫
人輒傾女紅以繼而自茹素爲姑祈壽及姑歿終

三年喪不食肉者前後垂二十年其孝以事姑如此先生諸姊弟妹之未婚嫁者夫人殫力佐助處家務持大禮不聽僕婦之言以故諸媼媪合宅而居者四十餘年歡睦如一日曾無片言交惡其和親閭內又如此他如調飲食以供客恤勤苦以御下事無巨細裁斷悉得其要其一生中饋之助曾不煩先生內顧之憂卒以此積勞傷脾家貧不能博求醫藥致成宿疾年六十而歿先生作事略以紀之

順治二年乙酉十九歲

是年七月六日先生父節孝先生以城陷自投東
禪寺後河先生晝夜哀號遵遺命棄儒冠後作朱
布衣自傳以明志其時先生弟用白用皞皆幼用
商遺腹未生先生授徒贍母下撫弟妹備歷艱辛

順治三年丙戌二十歲

順治四年丁亥二十一歲

順治五年戊子二十二歲

順治六年己丑二十三歲

卷一
順治七年庚寅二十四歲

先生祝巨濤伯七十壽有序

順治八年辛卯二十五歲

順治九年壬辰二十六歲

順治十年癸巳二十七歲

秋先生有祭王誠履表兄文

順治十一年甲午二十八歲

順治十二年乙未二十九歲

順治十三年丙申三十歲

先生著徐太史兩闈雜記小序太史徐先生之分

之歲用純猶未就傳其主闈試也為王午之歲用

純已學為文章因先大人之與先生交也得盡闈

士之文而請讀之歎為絕盛蓋其文千變百出不

可端倪要皆閩于中而肆平外者夫以閩之郡八

士之挾其文以試者五千餘人其間斐才者何限

先生拔尤簡異所收者皆閩產之英奇人倫之秀

粹于是歎先生取士之明也惜我生晚獨不及讀

先生分試于楚之文則未知所獲之楚才又何如

也越十五年先生始以兩闈紀事示用純且命之

序用純受以卒業見先生奉命以往自郵傳舟車

及乎棘院門館宮室之間罔弗密勿從事而士子

之文搜羅剔抉惟恐一有不當上失祖宗以來育

才之報下負儒生數十年簡練之苦前後一轍也

宜乎鬼神式臨時或見之而一時之襄事者亦相

與惟公惟勤之交救嗚呼士大夫身任國家之重

卷七

五

人哉于是歎先生得人之所以盛又不惟其明也
蓋以慎故明也彼夫薦士皇朝受餽私門與夫士
子之妄干榮進謂暮夜無知者讀先生之紀事亦
可以少息焉雖然先生之恪于事又豈必在試事
也己

順治十四年丁酉三十一歲

順治十五年戊戌三十二歲

先生毋欺錄始於是年

顧鳴仲先生謂今日世道惡薄吾輩只是立身行己
處著力正厚自益爾良然

叔父齋頭聽客話甚久光陰可惜

余於酬接時或無所言或被問往往道述時事既非
我分內事且未必所聞之有據不亦妄乎自後切戒
仲舒徐先生來劇談賦稅之重有司之猛民命之不
幸人生之立槁感額相向不覺抵暮噫三斗三升五
合者明興惟正之供之額也然折者十六不折者十
四今漕米卽需此數而又畝金一錢人其堪也耶其
不堪也耶

德下齋前桃花爛然婆娑其下不得不誦樂子之無
知句

岳心云只此酬對時我心本太虛然須真實識得太
虛本體

以代兌事至縣倉代兌者崑邑有七荒區不毛之田
實多戶率逃亡於是土著賠累積苦此而斟酌權宜
一爲援手亦是疾病相扶之義乃盡富豪奸猾冒是
爲名而荒區實戶不及什三並非以熟代荒乃是以
熟代熟甚且以荒代熟亦並非以殷戶代窮戶乃至
以閭閻代縉紳以飢疲代素封此真千古絕奇勗見
者非此時焉得有此事今歲漕米每正兌一石率加

一石五斗爲贈其甚者更不止焉豈復堪此抑酒軍之毒猛猶是虎而殺人此則人相食矣豈邑人情大抵若是將來天變人甌其所感致正不知如何也

埽墓歸舟中談及任侯能醫工畫余因出一藝語好友不宜戲玩承祭不宜瀆慢對叔父諸弟不宜放言一語而冒三過

有一鄉人欲與余言余正飯令之坐余因舉大學教情一端謂亦是用情之正特不當辟耳卽如此人豈必如至戚良朋吐哺迎納耶坤行曰汝著此念便是

辟

余頗不平漕事往往出憤激語有欲尋讎雪恨者頗鼓勸之噫人事所至天心使然豈一夫之力所能強奪違天必有大咎徒自取辱禍耳又况已不爲而陰勸人爲之耶是日深悔

余自昨悔後無復不平之欲洩然偶與徐習生兄談復及代兌猶不免以羣奸未盡伏法爲不當理此究與前日之意氣何異自後此等念慮盡行埽除惟有行法俟命四字守而勿失

饗陽山族衆有酏酒者衆共斥之噫此皆吾九世祖
征東公之後也迄今盡業農無復一人讀書誦詩者
雖然業農何足鄙惜其長者無以孝弟之道訓之故
致語言面目種種不倫興念祖德爲之三歎

傳云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男子喪配亦可言寡
襄公還自楚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往問璽書
追而與之是臣印亦可言璽也

今人登數取便或不欲著明白一至十往往不用本
字而用謎筆如二則書川六則書上其二週六則左

右書卅六遇二則書川殊不成文竊嘗怪其所自偶
讀絳縣老人述生之歲一事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
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
百有六旬也杜註趙語謂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
身如算之六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觀此不覺駐思
以亥之身爲三六則直似今之云乚者以其上一畫
豎之而置於六旁而順累之則益似今之以二爲卅
從左之右而云卅者意者此固出於春秋時者耶
方寸之中窮愁填委神思窘悶惟有昏昏欲睡覺字

宙閒一草一木尙皆有有生之樂庾開府有云傳燮
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
余每至坐困時輒誦此語

迫於催科將脫綿衣質物輸之母念我寒也出衣以
代

天王使宰喧歸仲子之賙生致賙也衛侯賜北宮喜
謚曰貞子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生
賜謚墓也

讀鮑司隸七亡七死之奏不覺廢書三歎今之生民

且相率而死於租賦矣不特亡也此又當時所未有蓋當時租賦猶祇令人亡則民尙少一死道耳

余謂德下吾輩際此世亂不宜過自孤潔如交知中金孝章葛瑞五歸元恭並爲當塗所品題此雖不啻風之過樹雨之點荷旣不足以榮之亦不足以辱之然脫不幸如公孫述之徒威徵勢辟此時將何以自全卽安車粟帛進退在我亦與其有之不如無之也故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昔人以爲至高然名之隱見亦當視時之盛衰天崩地坼波沸燎揚之日

名固可得而有者耶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猶龍之學非吾所逮若行已在清濁之間苟全性命於亂世此皆古人之善保其身較著彰明者也吾輩豈得不以是爲法

授徒一事亦非余所當爲向來以是爲懷而是日念及尤覺惆悵蓋古人隱居教授期於學者經無不明行無不篤非猶夫今之人傳會章句剽切聲華以覲視當世之功名而已也余雖亦時以立心之誠僞行已之是非交友之邪正應事之得失諄諄爲學者分

別而曉暢之而彼之意不重是也且及夫所學之進
退成敗凡所以褒獎之而督責之又或不能不一藉
功名以鼓其志則是余所挾以爲教者乃卻行而求
前之道也其何以對古人而無愧乎

今之所以立教者時義也而時義之所以致用者應
舉也余旣脫棄儒冠絕迹科目則亦不復於時義中
研慮覃精以求其故而猶高據函丈之座指揮論列
無乃求者齊語而授者楚語耶此其不當授徒者一
也天地四時猶有消息乘時利用固俊傑之務而余

既以不才全其志則沈心泥滓痼疾煙霞乃吾事也
又率人之子弟孜孜勉業以求榮名之一當是猶毀
顏齏處而繁稱台登毋乃與私心刺謬乎此其不當
授徒者二也謝康樂曰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陶
靖節曰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夫余之心亦何時
而不負余之塵網亦何時而得解哉

得族兄汝任之凶問怛焉淚下者久之亂時曾僦其
屋而居患難相倚意好甚篤

德下令則同赴無上人精舍瑞五先在論史觀荷殊

有勝致德下云吾輩要當卽境求靜

坤行來夜話輕受一扇余自顧今日履此窮途力難
酬報卽親戚間錙銖之物豈容無功而受耶慎之慎
之

小人有畏人非議之心則其爲不善也無力君子有
畏人非議之心則其爲善也亦無力

莊子曰呼吾曰馬則吾應之曰馬呼吾曰牛則吾應
之曰牛謝疊山亦引之以卻胡元之聘然正須有壁
立千仞百折不回之操始可語此不然其去笑罵由

他笑罵好官自我爲之者幾何矣

過瑞五齋德下不至談論亦略徐蓮生來問入蜀之
三江乃知外水蜀江也在南內水涪江也在北中水
綿水也又卽雒水在中及談從峽入蜀之程頗詳

何封翁日初爲葛弁來解紛曰萬事要作鏡花水月
觀苟至逆情悖理者置之不論不議可也教我多矣
民力竭矣而猶謂無樂輸之義將遣官巡行郡縣七
年以來之遺賦盡行搜括不淮赦條加之以酷罰江
南之人無不重足累息者

靜思余處今日固當若聳若曠泰山崩於前而不動
麋鹿興於左而不瞬何乃以一僕婦之死而輒不免
爲之伸其屈也且以一僕之無端受毆而猶動不平
之意也昔任永託爲青盲以避世難見子入井忍而
弗救吾友徐昭法有子爲保乳所誤殞卒善遣之皆
吾師矣

余在郡城聞有以逋賦陷昭法者至是見昭法得審
其詳以饋粥不繼之人何堪此災而又非異姓疏屬
之所爲益爲驚悼燈下出文兩帙示余云病中雖僵

臥在牀息已綿綴而心甚清每夜必作文一首及能
言語卽口占令吾子書之此累牘者皆是也余讀其
病中度歲記及再生記因念天之將來奮揚昭法者
正未可量也夫以昭法之節行文學業爲日中未有
之人而必復處之以日中未有之困阨其窮餓如彼
其危病如此豈天之果醉乃夢夢於昭法耶抑猶動
心忍性爲將降任於是人耶

昭法又出其所著管見一書示余蓋讀管子而作也
甫十五日而成書胸懷日月之明筆有風霜之氣真

天人也

昭法之病也鄭三山以撮許藥而起之於垂死此其術之妙也乃其藥之所需雖參附所極貴無不供之以至一家之內所仰賴者靡不料給如其家之翁焉且此非獨於昭法病之日也余向竊歎其高義故于入郡卽拜之而不得見金野有張英甫視昭法之急卽周之而其家又貧者也以昭法不入城府苟其事之不可不善全者年雖老必爲之奔走於城不倦昭法病檣顙求名醫治之昭法家不給則治精腆具以

款醫客至亦如之及病幾危英甫則日侍牀榻涕泗交頤嗟乎豈非義士哉鄭三山猶有姻誼焉英甫則何爲者耶余於到昭法齋頭時一見之及別時又一見之中數日以其入郡而不一拜於其堂亦大可悵也夫

余讀書苦遲留不能卽下意古者不求甚解是第一妙用以質昭法昭法然之因自謂病中甫能仰倚牀壁卽方便讀書計讀韓柳歐陽曾王三蘇全集及三國志韓非子俱畢何速若是蓋讀書豈能無疑疑而

不滯則一書他人纔閱一周吾已二之三之矣且烏
知前之疑不於後而悟之也若滯於語下徒思未必
得益而蹉跎已多余言下爽然及歸展卷而遲留如
故始知惟讀書可以益智亦惟智者乃能讀書也

蘇綽嘗戒其子威云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
何用多爲昔我先考手書孝經授某兄弟亦有見乎
此也某今能繼萬一之志否

秋來方苦水盛田禾有淪沒者今又晝夜雨注刈穫
無望者十將五六而借徵已至十分糧艘又將臨倉

民命安知死所然天心正未可料也

寒不可耐歸家吾母解衣衣之信哉朱百年所謂綿
定奇温也比來賦歛煩苛如火益烈兼之今秋霖雨
桂薪玉粒箱篋所有自帛襪以上無不以為質者余
則餬口館舍而家之所為養非惟藜藿不充亦且酸
鹹不給其為俯育既有愧矣吾母以垂白之年又奉
佛教茹素穎叔之肉既非所需茅容之雞雅不欲御
為子之養不幾易哉然三餐奉膳曾不能少進甘旨
每一靜念中心如割卽今寒風蕭瑟豈非老母非帛

不暖之時乃爲子者曾不能贍給其親而顧分親之所衣以自暖然則父母生子竟何益哉如某者尙得爲人子哉

徐子威之尊人樂令先生爲徵輸所困不免坐愁行歎子威傾其橐中精金五十兩爲輸之官人子竭力當如是矣

瑞五述與元恭別於洞庭元恭曰何以處我瑞五曰子之所信何也曰慎獨慎獨如何曰主靜瑞五曰靜非獨也靜與動對皆境也獨者無對之謂也元恭言

下爽然久之

德下謂夜不能寐只須排擯眾慮自然熟寢瑞五曰縱排擯其如事之迫切者何德下曰正當力敵之耳瑞五曰然人之將死其敵之也若是

瑞五又謂元恭子不須闢佛闢佛者上下千古又誰過於達摩者耶德下笑頷之瑞五徐謂止爲學佛者之障蔽不淺故達摩入中國埽除一空

德下謂自達摩啟教學者必須從佛入門而後漸窺孔孟之窾奧余未學道不敢質問但不知周孔又入

何門耳

從木瀆入一雲山循靈巖之麓而行恐天雨不及登
到瞻明所留宿遊仰天塢四壁絕壁攀躋無路從里
人繇荒塗曲上修竹精廬清泉怪石別有天地非人
閒豈欺我哉登其巔風猛不能駐足觀鉢孟峯巨石
削底其狀如鉢而側綴於石上里人云以線歷其綴
處不闕也俯臨千仞之壁孰維持是而不崩墜
凡爲子之道固不當以其親爲不慈而爲親者亦不
當輕以其子爲不孝今吾某甥實爲庸猥之材然生

子豈能盡皆賢者既非賢者則其於子道必有所不足在爲親者當有以善全之何堯舜當日初不聞以丹朱商均之故而乖父子之恩也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某父子之所以致此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余於兩年前見某督責之狀竊卽憂之曰此不祥事也乃日甚一日而至有不忍言者余每見之未嘗不婉轉諷勸而卒不能旋轉其心深自愧誠之未至嗚呼先君子而在焉得有此

一出戶不慎便不快意

勸某父子如初率某甥進受小杖因謂之曰若翁所以笞爾者天性不可解也卽此是罔極之德矣又謂其翁曰此一役也不可以再願賢父子必孝必慈無不若烏鳥之恩

順治十六年己亥三十三歲

吾母以勤劬之故向苦多病比尤不甯某旣不能盡藥膳之養而又餬口於人羈迹佗館不得頃刻侍左右問安否鮑參軍云一息不相知何況遠離別是夜

擁衾不寐不覺悲從中來涕泗橫流

近來頗事靜坐然全未有端緒芟除殆盡則茫無依
據存主有所則便覺執著苟肆力於古人之遺書必
有所以啟我者

新歲余頗不與世務親朋大以爲非因相與各出論
議以咎余然吾輩作事凡沮抑非議之來苟理果未
安則當翻然悔改固不再計而決卽自審不詭於義
亦當虛懷容納以俟學詣之更進而余於時言論雜
投卽極自斂攝矜心勝氣忽已冒貢不覺見之語言

方寸之中似此無主危哉

人必欲自見其是是大病處

唐高宗朝劉曉上疏言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治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以成斯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取士若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觀此乃知取士之弊今古一轍而於我明專

用八股一科尤不能不三歎息云

唐太宗曰朕爲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斂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大哉王言使後世人主知有盡貴斯民之道在乎敦禮尚義而舉世之人亦爭以此爲貴不傾心夫爵位榮寵則宇內何至有陸沈之旤哉早未覺得一語云守心如莅陳一不備則破滅矣

自歲首以來已五十餘日而不陰雨者特數日耳夜坐翦燭聽窗外雨聲淙淙念舉城玉粒桂薪之家無

不心碎於此時卽病婦經營室內突爐不繼度餐如
越險不知若何艱苦而余以舌耕受養三餐豐備必
以其時能不惕然內省

藜藿糟糠吾之分也十年以來以授餐館舍給鮮不
廢然每飯輒存一藜藿糟糠之想庶幾善保吾貧
是時斗米三百二十錢矣是日雨復傾盆天平民命
其堪此乎

人雖昧於責己而獨明於責人然則以理求吾者無
往非是而我欲一事之徇意而行其誰與我

晤瑞五氣體之際縝密不弛知其多於靜坐之功矣
愧之愧之

浙東史尊聞來尊聞之尊君子虛先生名孝咸爲理
學者舊昔曾來遊余得親炙之昨歲亡矣尊聞來此
請瑞五銘墓且謀葬也

在我不可不自反以待人在人不可使自反以待我
天色晴和荀若瑞五賓之共步城隅過靈默上人許
少坐荀若留歸命酌德下亦至談飲極歡余慨然曰
朋友之義善則相勸過則相規吾輩善相勸固誠有

之過相規尙未盡也自今各務勉之德下曰子亦檢
諸內可也不必救之於外瑞五亦謂然余曰吾輩未
卽是聖人萬事萬端何能泛應曲當正須藉良友糾
繩匡其不及賓之曰若藉他人匡救正多不及余實
內無所見何敢多置一辭但見今之所謂明內者其
動止未必無過意殊未能傾折已而余有戲語瑞五
舉之余以手加額曰苟君德矣瑞五云苟以是爲懷
不患過之不日聞善言之不日至

余十五年來執雌守下隱氣吞聲幸得苟全無恙而

忽遭此妄人蓄奸逞銳必欲毒螫而後已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當此之時逆情爲常順理爲變余第以理之所無屑屑焉欲與之較宜其引變端而發旤機也吾向者所以兢兢養拙正慮有此

吾母一生食荼茹苦比尤虔事佛教不御葷肉向但恐違志意不卽勸阻體素苦羸近尤見病乃始言之而吾母意不之許昨晤顯若欣然願爲進諫是晨果來言深感其錫類之誼也

捧蒲觴進肴饍求吾母開素從之甚喜

卷一
三
此心爲耳所役不復能通於目余旣苦心雜况比來
又全無操攝之功耶

甚矣民命之困也兵戎擾攘於外盜賊縱橫於內積
雨水漲以沒其禾稼淫刑暴斂以覆其身家斯民何
罪而遭此與序閒兄共話咨嗟相向

意中所不欲言者酒後竟言之

聞海舟移泊於金陵鐵甕之間人情擾擾歸慰老母
近者風雨調和米不踊貴當事無故而下平糶之令
或曰中于奸也于是大家米閉塞不出市絕販糶人

心搖搖加以烽警狎至不逞之徒將乘間構亂大家恐禍發不測是晨各出倉粟減價賣之民乃稍安

江崇明兩鎮之兵西行赴援恣行殺掠且有盜賊混效服色到處掩獲比戶盡閉大家米不得糶閭閻絕食民言不靖

念母心不甯從亂兵中伺間而歸

兵之擾民亦或有之而莫酷於是役四出剽掠市肆皆空其所止宿叱咤抵擲索醉索飽且索行資及其去也凡室中財賄器用以及門戶窗牖無不罄掃而去

行又其甚者加以淫殺併掠其人民之倒懸如是諒
天地好生之心豈忍終坐視之耶

是時攝縣事者忽棄印單騎而去人皆謂其聞變而
逃矣縉紳官吏恐邑無主則召亂固留之乃止而人
情大驚傾城四出

余相度此番事勢甚可不必從衆出城乃老母在鄉
既隔晨昏兼之風鶴時來身親者驚恐易勝而懸念
者迫切倍至始定計明日令婦侍母於鄉

竊念士君子之所以立體而致用要不可無其道是

莫窮經若矣是日讀周易本義始又自苦文筆之拙
也不可不有以濬導之讀韓文一篇

向讀禮記未半將畢是業是晨續讀禮記始

借折借漕以供軍需誅求如虎不應則以叛加之是
農有追呼者來應之惟恐不順噫斯民水火豈猶未
之深烈故必不容免此益甚之爲耶

景泰中長洲民楊芳嘗以均稅額請巡撫鄒都御史
以爲古昔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
稅一文帝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稅後三十

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升五季錢氏兩浙畝收三升
宋王方贊均兩浙田畝一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
稅上田畝三升中二升五合下二升水田五升我朝
天下田租畝三升五升三合五合蘇松後因藉沒依
私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蘇在元糧
三十六萬張氏百萬今二百七十餘萬矣偶閱葉文
莊公水東日記見此後敕行減定不知所減幾何未
徵文獻其在今則聞吾蘇額供有二百五十萬二千
九百之數加以官私蠹蝕折銀猶可漕米至有一倍

二倍耗者草澤小臣能不爲之深惜也

世亂方劇此身真如飄蓬落葉不知所向雖死生禍
福天也然從吉違凶聖人所許欲學奇門以稍識趨
避之宜

務博之爲病昭然也而愚魯之人偏犯之愚魯者之
必不能務博又昭然也而不務博則不足以爲愚魯
余之資稟最下者也書率三十行爲度而非六七十
過不能成誦卽成誦矣自謂無復字句遺誤而甫越
期朝旋已茫然以是之拙而艱苦乃於一日之內館

先
課講解訓命之外程讀三書易禮昌黎韓子不益是
見其愚魯歟其自讀兩書而後鮮有不喉噪唇焦神
竭意旡困憊而不可收拾者苟至困憊不可收拾則
併其一書亦且廢而又何三之可得乎於是輟韓子
一課有餘力則兼之可也

海艘有泊於七了者撫軍亟往禦之從兵止舍於此
城之中外前所未被兵害者今復及矣吾邑雖逼海
濱然所憂者正不在海師之奔突而在貪兵之擾掠
與叔父相聚而愁

侍母夜話甚歡一時憂亂之心不知何在天下可喜可悅之事猶有過於天倫之樂者乎

宿館良夜月皎空庭獨步領略絕勝雖然究竟月爲月我爲我所爲領略者安在

兵來皆用舟縣索民夫牽挽而張皇其數至萬餘人其意以爲有司必不能給則多脅取其金耳而攝豈山令者又不忍出其橐裝于是廣率民夫十戶四人猶不足乃於昏夜攝令自出循門叫叩日起起且屠城其人出卽繫之而去而不得金則終非兵之意攝

令已拌此城之民爲餓虎之肉將縱兵四掠且語其徒隸曰爾火吾門彼必謂民反則掠矣而兵猶觀望迫索有鄉先生料事必潰奮身獨見攝令任償其金且周旋將吏之間攝令乃出金而遣之會撫軍自海上至亦麾兵還乃去是役也人情方畏悸於兵而攝令又以屠城駭之於是舉城震沸四出奔竄而城門嚴閉大雨傾注富室則賂司關者小戶乃縋城而出有墜折手足者有驚破膽而死者而居者亦皆束手待禍刻不保命余取材於理固安母心然當時猶未

委悉情狀如此既乃知之則事變竟有不可料者蓋世道草昧亦何常之有哉其鄉先生則巨翁也

閱水東日記所載洪武初鄉飲酒禮乃知不獨有司舉行一鄉一里皆得爲之讀律致禮風俗以變故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明天子出其能無意於此歟

鄭瑞生兄云強巷有屋可買是晨同仲弟附其舟往觀之強巷距城十五里距夏駕浦僅里許風土甚樸茂而此屋敝漏無人居他亦無隙廛瑞生之主人顧

奉橋感我先皇考濬河之澤留余兄弟飯情意勤厚
云往歲壬辰大旱而此地自夏駕運水而入畝率收
三石焉其子亦衰能讀書爲舉子業相對亦溫雅聞
先考門人王彙嘉兄授經於村之北步訪之蓋已數
年于茲矣大有遯世之意

攝令之與兵金也不踰千及其徵償于民也數倍之
始旣委萬戶於燬滅而不卹今幸得免禍而又厚因
以爲利非此世焉得有此長吏非此世焉得有此人
心

九月丁丑學使者移駐崑山就試者麋至吾里甚蕭
寂今忽爲極囂極庶之地所以趨利者競集也
身爲妄念所使

懷私不能力破

陳名蓮兄言及世道窘隘名蓮曰此正恐懼脩省時
也而今之人無貧富貴賤利欲薰心攔然無忌將來
禍不知所底耳

許上舍嘉靖注略有戚繼光平盜機宜奏云民間畏
兵甚於畏賊謠云賊來梳汝兵來錐汝言無遺也噫

朝如此何有今日

偶閱曾南豐文義理淹通文章醇雅非深於經籍者不能余年越壯而書卷茫然固宜其理之不明言之不文自今日立志始不復攻不急之業不復犯貪多之病惟經惟史惟勤惟專有不然者先聖先賢其降之罰

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殆則愈思思則愈殆苦哉孔子又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春荀若邀先生往弔陸孝子墓孝子名安其配鍾

氏又烈婦也墓在城東南隅荀若居其旁預甲者
六七人皆同里閏三月先生赴族伯巨濤之約
見嫩蕊穠花豐豔眩目水木交帶深綠欲流先生
云四時最好是二月古語信然閏三月邑令汾
水郭君名文雄有善政而乍沒邑人愛之葬於玉
山之麓先生從眾往觀之四肅以致禮焉

順治十七年庚子三十四歲

題四語於某生座右曰受人言毋自欺能力行聖可
希

元崑山州判官徐公去官卽家於崑歿而葬焉其墓
在今南關之東南一里餘崑山誌云朱氏子孫世祭
掃之我先高祖遺書亦有祭徐太公墓之紀蓋吾八
世祖中書公實其壻也然此禮廢而莫舉者百餘年
矣是日隨叔父拜其墓以酒酌之坏土將夷殘碑猶
在以歲久荒沒訪求而後得之則伯元弟之力也
料理祝母壽事此數日者蓋某合親戚之歡心以事
我親時也而有以非禮相加者此人雖自棄於彝倫
之外然以吾遇之何不幸也

比來自念習氣未除何以進德正欲嚴以節之卽如
飲酒一事往往不能自持至於敗度廢時余向服康
令茹素之有毅力今渠又節飲矣自前餞瑞五之日
始噫古志士不云乎惟恐祖生先我著鞭某某何多
讓與

以寡才斷俗事縈心甚無謂也

向苦旱今又苦雨矣崑山之田自海道旣壅則藉西
北及南諸湖以蓄洩其水近以寇盜充斥內地諸流
無不堰壩而湖道復壅是以少晴卽有旱乾之虞少

雨復有漲溢之患

瑞五自山中遣舟至邀余往同瑞五一雲晤昭法別離不過二載物變相尋容顏非舊交揖而視不覺悲歡之來併也

同過姚墅游驚魚澗夾石泉小赤壁正值桂花盛開天香咽路亦快事也驚魚澗有大桂二十株獨花已過然猶樂婆娑其下夾石則峭石插水不能度險而觀赤壁亦以秋水沒石未盡其勝中道留憩有僧之賢者曰牧田曰雲坡

遊銅井登眺之地此爲絕勝客有攜酒而來者顧周
望也周望寫照擅精而其人慷爽多逸興

登七十二峰閣茶山及潭東山房卽此湖山而殊境
各闢

此番游眺得于天者良厚蓋山川之勝其固然也友
朋之良猶可致也而天之雨晴顯晦則不可得而必
矣獨此數日者雨師屏迹風伯避權能不額手蒼蒼
惜無詩文紀之辜負多耳

人患於不知過而尤患於知過不止知過不止者小

卷一
三
人之所以下達也余乃爲下達之人哉

心有所溺而不自振拔可謂人乎

僧鑑上人來言及國初來復宗泐輩道法旣超文辭
絕勝羣賢濟濟特盛千載因言今人所以不及古人
豈眞運會使然大都怠惰不好學耳飽食游談是今
人能事何有英才出眾追蹤古人耶斯言也非惟禪
流之藥石抑亦士林之龜鑑書以常自儆勉
年加進士而德業無稱錄錄紀次可媿也夫
是年夏先生題李忠毅公獄中教子書後

順治十八年辛丑三十五歲

道上爲醉者所詈乃知孟夫子自侮侮人之言亦特論其常而今受于人者之未可以必不諒也

方寸之間內則妄想纏結外則物誘牽奪心其餘幾哉如是飽食暖衣以度白日猛一回思何地容身

君子立言自有理之當執不可隨人意爲高下若少隨人意徒爲其所菲薄耳可不慎哉一刪

凡見親戚與人交惡必須平察其是非之所在縱親戚極受屈亦當究極致是之繇果爲逆情而妄加然

後徐相論列斷不可倉卒爲乘氣之言如是雖切中
事情亦爲黨護之私矣雖然默足以容豈終無一當
理者可言也其亦必無有言而後可也

學業妨廢於天地間此日便爲罪人其猶不自猛省
耶

天旱邑東南不能插蒔之田十有七八其已蒔者亦
漸稿而官之徵租日久且烈於火傷哉

顯若云怪異頻仍自是凶亂之徵要在反身脩德以
俟之非趨避可免也

爾公李文以顯若之薦將延余余以授徒本非吾事
特爲飢所驅所謂仕非爲貧而有時爲貧則亦辭其
尊富擇所宜居者可耳如葉氏李氏皆館之巨擘豈
余所宜居哉今旣辭葉氏而就李氏是又一葉氏也
江南逋賦一事始於吾郡嘉定而蔓及他方當國者
又建言設奏銷冊歲終達於司農而逋數無或遺江
南大吏又好爲掩襲之計猝上其冊人皆不及知知
亦不及辨而逋戶莫可救於是鄧尉徐子亦以官逋
呈吏議矣

應事接物余自知有三病濡緩一也怯憊二也愚鈍三也然而濡緩之病因乎怯憊怯憊之病因乎愚鈍知病之所在而不能治之天耶人耶

余性最平緩近更頗用檢身之學而偏易躁怒何也是日以小事忽發憤懣及後思之亦不復憶當時所以激怒者何語方寸如此憤憤應事何一而可自後若不亟爲養心於平時又審理於臨事者學必終於無成而人必終於無用矣

薛文清公云自治之要甯過於剛余思柔之爲害甚

不淺也鄭子產之論爲政也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故知柔以立身者已旣爲人所輕玩而又陷人於死地是以易之於乾也不言柔而於坤則曰至柔而動也剛其旨微矣

知義之不可而不能忍且終於不得遂乃知無守者之徒自破義耳

怒激於內徒知理之不合不能以情體人殊媿厚德兩月以來吾心之錯雜不可名狀一日之內其所當思者十之二三其所不當思者十之七八又知其不

當思而卒不可破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則予之
獲罪於神明也其可勝誅也哉兩日雜念始釋

不謹於心因復不謹於身人皆見余眾著之所以爲
是可以號端潔而不知有不自持者如此故薛文清
公云獨處不能謹而徒飾於外僞也

欺者余之所戒也而於家庭之際乃有所甚欺雖常
覺於中而不能省改者是晨以大寤困始自悔恨然
愆尤已不可回矣

是年先生贈金孝章六十壽序

康熙元年壬寅三十六歲

書助及門曰志欲大心欲虛盡孝弟敦詩書學如是
斯遠到勉之哉及年少

謹於彰顯則人敬之謹於幽隱則神敬之詩曰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必如是而後無媿乎爲人

不能以義自斷制尤悔之來固自取也細行不矜終
累大德人其可數尤悔乎哉

余性濡忍不斷每藉吾母之果決以制事甚且必待
徵發聲色而後振奮嗟乎年已如許而猶學髻鬢小

兒必不可無嚴君之教此時縱不敢期於道成德立而古人入學以後所謂知類通達彊立不反之學安在也可媿也而吾母罔極之德則益無可爲報矣忽聞雞鳴塘又潤自吳淞江厚水入漑田佃戶來素資殊惶悸大荒之後重斂滋苛其又堪再荒耶今年入夏以來天嘗雨而此地及其左右又獨多然不雨者曾幾日而乾渴若此矣水利不治東南之民未有生理也蓋不早而已乾不水而已潦此非天之降災而地爲之也亦非地之召災而人自爲之也悲夫

處事不當雖因疾惡之情而失篤親之道

陳夙公兄篤信佛氏比年來不惟不茹葷酒并不茹
五味而食淡今又兼絕菜蔬瓜果惟穀食而已余叩
其故曰以甘淡泊也嗚呼人之所以失志節者不能
安貧也貧之所以不安者淡泊不甘也陳子雖所從
異道而其言則固善言也夫陳子又刺舌本血寫佛
氏華嚴經彌陀經各一部以報父母之德雖亦非儒
者之所以孝親然其精誠毅力則固非吾黨事父者
之所能有余雖不從其教敢不服其心哉

子夏事父母能竭其力語就當日立言之意本不甚
深然由今思之豈止於服勞奉養處竭力德爲聖人
乃爲竭力耳

康熙二年癸卯三十七歲

余無剛制之德往往有明知其過而爲之者不知而
爲猶可原也知而復爲罪乃不勝誅矣卽小德亦當
慎出入况大端顯節豈可不力持之乃違心冒過不
知何以追旣於神明

同一熒惑守心宋景公不忍移於相而熒惑爲之徙

度漢成帝殺丞相翟方進以當之而已卒不免矯誣
天道曾何益哉

二第不勝追呼之暴趣余出館魑魅魍魎縱橫播虐
吾輩逢之何容自全正須無怨無怒泰宇不動以處
此

昭巨翁巨翁云主錢穀者有四字訣不可不知四者
何管收除存也管謂通計管攝之數幾何也收謂所
徵收者已幾何也除者或上供或下給應除去若干
數也存者尙存儲若干數也四者交相檢勘則無纖

毫之滲漏矣

曠碧先生囑訪二書一爲桐下听然歸文若奉世著

一爲桃花渡異林支子固允堅著

听古
晒字

是年先生祭姑邱孺人有文

康熙三年甲辰三十八歲

貧賤之人最易責人處富貴者正須諒之豈惟富貴
卽在貧賤之中稍有毫忽之勝便須體察彼情忍其
非意之干凡所遭逆順夷險用心皆當如是

燈下聞有哭其夫繼哭其子又哭其父母者聲極哀

愴問之乃柴秀才之妻夫死而再嫁者也嗚呼聽其
哭則豈樂爲失節者哉飢驅之耳飢驅故有是哭使
古立朝之士知皆有是哭則身事一姓齒冷千古者
吾知其猶少也

不當怒而怒輕以聲色加人某頗自省身乃大過若
此蓋此心之放稍不加意便如火候燎原懲忿窒慾
之學正不易言也

是年先生題道德經帖閏六月十六日先生母陶
太夫人卒年六十有四

康熙四年乙巳三十九歲

母病連年然元旦猶得扶服牀下瞻奉色笑今何爲乎再拜靈几音容杳然也痛哉

非義之念旣閃倏而猝乘亦糾結而難化殊恨無治心之功惟其念之欲所不欲則亦可以爲所不爲自覺與不肖之徒相去不遠

夢中忽念及君子謀道不謀食章覺猶釋之

余前寫困衡錄報天地民物之德一則致山威劉子顯若見之謂余曰聖賢立言理不偏舉惜也子言過

高而無下學之功余其時欲然不足而已及歸而復視之則正余求盡下學之語也夫余也而何敢不下學也亦何能不下學也

帳內乍見一蜘蛛亟以扇驅之乃帖伏於扇而不墜細視之則螿子也其腹龐然而大則皆所孕之子也余卽承之以扇委置壁下任其所之旣思何不隨驅墜地乃反附於所驅之物蓋恐一墜地而破傷其子也使非是盈腹之子彼固輕於一擲矣物微若螿愛子之篤如此且何其巧也於此可悟誠而明之理余

宜體察其情置之必無傷害之地而余固未致詳是
豈非未能盡物性耶未能盡物性由於不能窮物理
亦豈不于已性有未盡耶

文王之詩不可不讀但讀一過覺上帝與人呼吸皆
通放心自收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苟不度義雖欲踐之亦極難矣
然與其固踐以蹈不義無甯廢而不信不義之信信
由敗也

文辭之作未能因人而施既爲不度於義亦豈真尤

之道

余近者留心性命之理欲與昭法徐子共勉之而昭法亦於讀書應事之際潛心理會兩相質論甚幸吾學之不孤

昭法談論大半爲省身克己而發然深以頻復頻悔爲病余曰此是存心不密瑞五曰若從根本上了徹自無此病余曰安得根本上便了徹且存養此心漸漸理會瑞五曰不知及何由仁守不知性何由盡心故學者見性爲要余曰如曾子唯一貫斯爲見性耶

曰然然則曾子未唯以前所爲真積力久者將日夜
黑漆漆地耶瑞五曰曾子雖未聞一貫固無日不以
聞一貫爲期余曰是豈不然吾所謂存心亦只存見
性之心而逐處理會耳但必見性爲急則夫子何不
使曾子早聞一貫而必待真積力久之後耶又何不
使諸弟子盡聞一貫然後責之力行而必求如曾子
慥慥篤實者耶且見性之後將心可不存而自存抑
必待存之而後存耶瑞五曰亦存之而後存耳余又
問曰將心存而心可由見抑心雖存而終無與於性

耶瑞五曰心性無二體存心何爲不可見性余曰見性旣不可不存心存心又自可以見性然則學者何必凌獵而求見性歟瑞五曰見性以居心則神明變化吾能用忠孝而不爲忠孝所用存心以成性則膠固拘偏吾爲忠孝用而未必能用忠孝凡事皆然余曰人能存心則亦孟子所謂善人信人矣獨無大化聖神之境耶瑞五曰苟至是甯不純全但恐不逮且極難耳余曰自非人力所必不可通者則亦在乎爲之而已昭法以禪宗與聖學門庭路徑雖殊而其源

頭領悟則一因問瑞五曰致一謂禪宗聖學絕相背
馳何如瑞五曰禪宗之悟超妙實自不同吾安得爲
相欺之語因復論從見性而入則細微雖不能曲中
其過易見若爲存心之學者心有係累善自包藏其
過難知余曰包藏已過此大學所謂捨著之小人也
曾存心者而若是耶瑞五曰抑又有病旣見性則理
欲判然未見性而但存心則以爲理安知其非人心
以爲欲安知其非道心余曰平居有析理之學當時
有審幾之功甯患此耶瑞五曰子且言以何者爲心

何者爲性余曰心不難知性不難知吾之靈覺主宰
運用處是心其主宰運用自然不易之理是性瑞五
曰若是性在心後耶昭法亦曰子言性將無近於情
余曰理具於心故能主宰由理運用由理理不具於
心則將何主宰將何運用性在心後耶抑性情之分
中庸已發未發析之明矣情者感於物而後動者也
惟情感物而動由性而出故卽情可以知性惟心之
主宰爲性之靜運用爲心之動故存心可以見性瑞
五曰子欲存心以見性子卽是以爲學可也顧子之

心宜明辨之余曰辨則入於聖賢不辨則入於禽獸
敢不承命

是年先生贈馬君房七十壽序

康熙五年丙子四十歲

意中所必不欲爲者而復爲之甚矣從惡之易若水
趨下也故曰小人下達危哉

苟能力濟朋友之急而不求利固義也竟以無可稱
貸而辭之亦義也必欲曲全之而又求利爲念則兩
失於義矣就朋友之義而言固不當求利而亦無貴

乎曲全就取與之義而言固不必曲全而亦烏容以
求利

與瑞五言不免有附和之意使自處此有未必然者
蓋爲人不若爲已矣爲人不若爲已則其爲已之道
恐亦有難信者正所謂知而不言爲不忠不知而不
言爲不明

事之得失當辨於微乃顯然之理而爲人所奪不能
自主自貽後戚似此謬味真棄物也所謂納諸罟獲
陷阱而莫之知避者也亦大可哀也歟

偶見韓詩外傳有云學以爲人教以爲己此二語與
子貢所稱孔子之言正相反道盡千古學者教者之
通病子貢之稱夫子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
以爲人故不智教以爲己故不仁

余病至是已兩月矣病之發於外者雖止其在內者
正難療也岳心自嚶來語余以攝養之道曰莫若無
心又曰提起正念便自無心

瑞五以余憂思成病語余曰天下事水到渠成莫不
有自然之位置不必過慮中庸十四章熟讀可以解

矣

余性寡怒嘗視顏子之不遷若易學者是日有一事至頗拂意恕以處之竟得泰然少頃又一事至亦不如意不覺出一怒言失之過當隨自省悔而駟不及追矣乃知前事之不怒者非真能泰然也原憲之不行也後事之發怒者非其激之獨甚也強制之不可久也薛文清公云不遷怒工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信哉

一言不審便輕出一言輕出便尤悔交至

以理處事頗得順應之道而心不爲動乃復有遏撓
之者甚矣遂意之難也然畢竟因德行淺薄不能深
孚於平日故致相左於一朝

今人魏遺之來必書奉引敬意余最愛此敬字猶有
先王禮意之遺此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所謂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然天下之實致其敬者寡矣
讀小學畢憶六歲時初就傅先君卽授讀小學及習
舉業而此書遂廢迄今蓋四十歲矣復讀一過退而
自省立身接物之間有一事與此書相合否上負聖

謨下辜嚴訓不勝慚痛切中

一刻放下此心不做工夫便一刻爲庸惰之人可畏
可畏

輕出一言劉賓初兄玉潤正之以義赧然愧瞿然而
起

昨得賓初一語因思余夙昔失言於人而莫爲匡救
與夫不能匡救人言之謬者不知何限二者皆過也
從今以後只嚴加存省此過庶可漸寡而賓初一言
之益厚於百朋矣

語事不能簡要精當當知其爲過而勿復犯

是年先生贈張永暉六十壽序

康熙六年丁未四十一歲

四十見惡其終也已乃又進一年矣所以猛自惕勵
爲桑榆之收者當何如

評論人長短得失余極知其不可往往了然於胸而
復侈然於口故知有守之難

斯須誠敬不致於內而禮卽愆於外
此心一刻在道義上便受一刻安樂

從友朋借得薛文清公讀書錄去冬病中曾覽之抄不及十之一是本又亡失前二卷後三卷者開卷不無憮然能得其益一章一句亦可精進不能得其益雖全書亦奚以爲

每動一念當思於仁義禮智四者何著

枕上讀讀書錄始知前者未嘗一日爲人奈何靦顏視息不知愧悔

余與二弟語雖無失於事理然於語時實未嘗盡然胸中一定而後出之於口如此其不失理也者幾希

及二弟去後又不能無留滯之思耿耿者竟日此皆由於見理不明見理不明由於已私勝也昨動念當於仁義禮智有歸著是可謂智乎不智則不仁不禮不義之心皆可因之以生故窮理之功爲最要窮理又須力行

平時雖或知之至臨事而又若罔聞者畢竟知之不明余於此事非漫無所見者然幾不免臨事之誤又一日之縈懷窮而後反胷中始豁然有定見雖得豁然亦可謂之魯矣

古聖賢於橫逆之來始則自反繼則任之而已或受
或避則觀乎禍之輕重斷無與彼爲難之理聖賢亦
有不容橫逆者要皆發於至公之心非爲己也

前此未嘗爲人今日以後如何方爲爲人不得仍與
昨日無異

容貌辭氣全未得敬字之力

仁而不能裁之以義便是私私便多事多事便多害
思及不必然之事後卽果如所思猶爲妄念况又決
不然耶未然而冀倖則其後不然而懊喪一忻一戚

徒自勞攘誠能循理順運不爲物累此心無喪無得其樂有不可言者

天理本是至直至易至簡加一毫人欲於其間便生出無數紆曲煩難來

今舉世之人汲汲津津所事者惟功利所尚者惟富貴其於人之所以爲人三綱五常之道莫之或講也然求富而富不至求貴而貴不得者何限乃至飢寒困踣流離失所人卒莫指而斥之曰夫夫也非人也若其不習於德不軌於義縱欲忘親姦欺誤上暴橫

殘賊虐已害人者則羣相與排棄之曰甚矣夫夫之
非人以此而觀則天理之未嘗泯滅而人心之未嘗
一日亡也猶信

夢我皇考於孝經前有凡例三四條噫第二條有云
盡孝之心卽求道之心

余讀二典三謨有見夫堯舜至德唐虞至治不過欽
之一字甚矣敬道之大也今人但於存心履事之間
能持一敬便覺得力甚多

不審於理而發言不敬之故

余有過於疑慮之病此不勝其私也疑慮之甚則又生出過端來若明理養氣之功勝決不患此

余于奔走酬應之後若坐定卽作字輒易差誤于以見余動中之不靜雖事後而猶未凝心斂氣也於動中之不靜又以見靜中之亦未嘗靜矣若靜固靜動亦靜則雖至動之中紛然肆應猶不至於或誤况動後乎

吾友有不當爲之事不能力阻其病畢竟分人已爲二看得不切爲所不當爲者固失於不義不力阻者

亦豈得爲無過豈非不能成物卽不能成已
行之不勇畢竟知之不徹

吾於藏鉤射覆而有見夫人心之神亦於此而有見
夫人心之無二理又於此而有見夫天下之至神不
出乎天下之理一

人於自成成物之外更無別事而今之人日役役焉
以從事於身世間者總於自成成物無與

聖賢之言以君子小人竝論者如喻義喻利居易行
險易事難說易說難事之類殆難悉數蓋欲使人判

然知所從違如南朔之殊途暄寒之異氣也苟嗜利
焉則小人矣苟倖獲焉則小人矣苟難事焉則小人
矣苟易說焉則小人矣所謂終始慎厥與與君子同
道卽爲君子與小人同事安得不爲小人今人於小
人之名皆知所惡苟以是相訾訾則憾深切骨而於
小人之事又甘之若飴莫知所戒樂其事而忌其名
猶病戚施而惡影之俯不可得也

枕上靜勤心體以其容納而言則可以爲禹之聞善
言則拜也舜之善與人同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

非取於人也以其推暨而言則可以爲老者安朋友
信少者懷鳥獸魚鼈咸若也眞覺浩浩落落因識得
中庸致廣大三字

一事之應公私之念交戰於胸中竟日而不能釋何
其中之無主也然必求其公之得私之失而見吾本
然之心德則亦致知格物之功但足見其魯耳

魯而能至於敏斯謂之變化氣質苟於義利之辨公
私之介今日見之遲明日又見之遲是魯將終於魯
也亦曰殆哉

夢中似題西銘云能求堯舜之心必有堯舜之業

康熙七年戊申四十二歲

終日侍先像側真覺祖考之皆式臨在上而音容無問者

人所交口稱揚者不必別指過端以抑之人所交口非毀者須婉爲回救以解之其無可解默然可也若人非亦非最爲傷德

善出於已而歸美於人之鼓舞作興尤爲厚德

余固深知好有德揚人善而亦間有不然者私意所

偏蔽也

私意偏蔽則言動之間有莫知其然而皆出於不公者矣知其不公猶可力制不知其不公咎斯積矣可畏也

私意植根於心卽甚惡之而不能去以是知克己之難

察言觀色大是進德關頭然察言觀色以省己是進德事若察言觀色以迎人是敗德事

洒政中勃然有不受屈之心此區區者猶然况其大

者乎且自致之而非人之所加若自人爲之則益將
不受余於此等處每自見無絲毫學力

口中稱謂之誤雖非大過然亦足見其心之不在矣
看孟子之才之學真能做得掀天揭地事業然其根
本切實不過從孝弟上體驗出來所以爲人倫之至
自覺氣稍浮語言易出

日讀聖賢之書而不知其道日親有道之人而不獲
其益心不在焉故也不瞽不聾而不能視聽不當爲
之惕然猛省耶

作事而不能盡事之理固由於不明亦由於不誠
向讀孟子之言仁之實事親是也未能確見其義逮
反覆乎孝經而後知仁道雖大實根菱乎孝之中矣
蓋順吾親之志以愛敬天下又合天下之懽心以事
吾親太和之氣充塞兩間陰陽調而風雨時五穀熟
而百物殖皆由此也故不孝不可以言仁不仁亦不
可以言孝讀是經者其勉旃

和而不流者自然動皆中節非心有主其孰能之
酒政之間辭氣未盡和靜足徵所養不密

不逆詐不億不信朱子釋云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
疑已須看此已字蓋指關切者而言今人議論人事
應對物情於已初無所預而動以疑詐懸度他人朱
子之意謂切於已者尙不可他可知矣能戒乎此則
心術自醇言語自寡

余書小楷實未能工奈頗有乞書者甚自愧也是晨
無待來謂有以余書爲力不足者聞之深喜其切中
吾病噫安得立身制行之間亦有能摘我瑕而抉我
疵者我固傾耳聽之

心有所蔽則雖天良最親切處亦不復發事過忽覺
膽欲墮地

言有不安者甯闕而不言勿勉強牽綴以求合闕則
不過爲固陋牽合則妄矣

纔覺財用重便不知有恩義凡處人倫皆然

賓之來以雨阻談甚久所言皆古今爲善利益之事
此半日不爲浪擲

余頗致慎於出話之際而往往不自覺其言之易發
不自覺者心之亡也

卷一
三
作事須含容詳審方得易簡之道蓋躁則煩粗則難
理固然也

與計利者有事而復增其計利是吾亦計利也一有
計利之心則必昧於所當然爲其所不欲而利亦究
不可得故君子甯隱忍以挫於人也不屈己以求人
余每自覺其言之多言之雜言之陋去此三者則幾
於進矣

多言最害事多言則心馳矣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
不得已也須看不得已三字不得已雖辨而非多言

矣

氣習深處不能克治抑鬱竟日

余勸學徒好學因想一人好學則一人之心樂師長之心樂父兄之心樂乃至聞者見者之心樂鑒觀在上之心樂宇宙間真是一理充塞無有間別

每預事不論爲人爲己要持重要盡誠持重對輕佻而言如動輒戲言之類盡誠對淺略而言不能悉心圖度執理告諭是也大約輕佻者必淺略余未能無憾於此也

卷上
三
余每聞人之稱吾善惟恐其言之多出或語他事以奪之此念亦見可與爲善第未知聞人之告吾過能惟恐其言之不多否此當自省察也

少爲俗習所誤往往筆墨之間口語之際喜作輕巧之辭此病入骨雖痛自刻除猶未逮也故教子弟者切宜使之厚重簡默乃爲有造

人之資性不出愚智二者智者易於多言愚者易於寡言雖然愚而多言者有之智而寡言者則鮮矣智而寡言顏子所以造道篤而去聖一間也

病中不敢浪擲光陰兩日頗覺悠忽過日

畫前之易妙於設卦之易設卦之易妙於繫辭之易
朱子所以作易本義視釋他經簡幾十倍而猶自謂
覺言之多也

切乎事而當乎時必當言而言便訥

日來頹弛已甚若遇明眼人定覺面目可憎舉止乖
張第不自知耳

迎神甚盛觀者舉國若狂余適閱邸報山東地震死
傷破壞未有之酷此間幸得無害而人心如此娛蕩

豈所以仰承天意而轉異爲祥乎
欲證已言之不妄不覺暴人一過

張聖丹丈來質史記所疑云按通鑑漢高元年乙未
至武帝太初元年相去一百有三年爲丁丑是也然
以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考之則合若據歷書
元封六年詔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闕逢攝提格
則甲寅也太初元年爲甲寅則漢高元年當爲壬申
史記同出於太史公之手以理言之則當以歷書爲
信何也天文律歷太史所掌宜無憑臆傳會之訛又

其受禍在天漢二年則厯官正在元封太初之間亦無傳聞異辭之失甲寅之與丁丑壬申之與乙未雖先後二十三年其宜知所從矣然苟謂作通鑑者未之或考則自宋代之年逆而數之卽周秦以前皆可厯厯不爽況於漢乎且通鑑特祖左氏春秋爲編年之史則干支互異是其大綱豈容於厯書所載疏略如此其所以斷斷從乙未丁丑者又不可謂非徵信之筆然則史記之甲寅謬耶是不可解也余讀史旣失精詳聞此亦但茫然特爲筆之以俟博洽君子

余以不能固違人意往往有不當應而應者自後切戒不能臨事審察事後引咎曾何益哉

事後之悔業無益於既往庶有補於將來所謂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然不痛自刻責嚴加提省已而愆謬相循覆轍復然此真不可救藥者矣

薦嚴寺燬於孟冬二十九日之戌刻來朝往觀亦弔災之意

有不可對人言者非君子有可對一二人言不可對千萬人言者亦非君子

人主雖臨御萬幾然有爲有不爲王莽惟不能無爲所以煩碎躁擾而日底於亂亡人心雖酬酢萬變然有感有寂吾輩方寸惟不能無事所以糾結迷惑而日究於污下

食菜甚甘德下指謂曰此物至冬後其美如此乃知風霜非惡物也

乙酉歲松江有縫師聞清兵將至預多市酒及城潰日夫婦偕飲極酣固鍵門戶自焚死陸天逸云一事之來必當審其理之當爲與不當爲與夫事之

可成不可成其當爲而可成者爲之無庸疑也亦有
當爲而不能成者則已不必其悉爲之矣若夫理不
出當然而勢又處於難必則未有不摧敗困屈徒自
取辱者也然則不當爲而可成者如之何曰事愈成
則德愈喪而品愈下是故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者惟君子

敬止之學不可須臾離一不敬則失所止矣

九德須常常以之自省

言雖當亦宜審所疑忌

爲君子所喜愛足以徵已德之進爲非君子所喜愛
我殆有邪德乎是可恥也可懼也

是年先生贈葉廷玉之母李太孺人五十壽序
記崑山縣吏何振溪順溪昆仲乙酉殉難事



朱柏廬先生編年毋欺錄卷中

嘉興金吳瀾臚青甫編刊

古吳李祖榮芷華氏校輯

康熙八年己酉四十三歲

此生又增一歲而不知學業之增在何許拜神祇則無以對神祇拜祖父則無以對祖父

程夫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就居官者言耳要知吾輩居常苟以養人爲分內事一言一事存心於此自然便有利濟

天下之人所以不能守其道義者內則顧己之得失
既福外則慮人之是非榮辱止此二念爲害實無他
端所以聖人特著於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
不見其人則無不得所止矣無不得所止者無適而
非道義也

臨事有二病一氣盈一氣歉此固從生質來若養之
以學則皆變浩然充塞而非盈惴惴慄慄而非歉矣
平時漫言學問遇事毫無得力負媿負媿小事如此
何況其大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亦是鈍漢何不慮之於平日也

節制最不可少所以儉爲聖德

一事之失畢生不能挽雖一日而百回悔恨嗟何及也醉惡德也迷心性敗禮度戕軀體失觀瞻廢時日偶處一事小人頗有侵侮之語雖彼無知細思畢竟是我處之不得其宜

一行一止毫不可苟不當行而行旣行而欲止不能不當止而止旣止而欲行不能當思於此有甚難處

者故君子貴謹始慎微

國語秦饑晉惠公欲輸之粟虢射止之慶鄭曰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此當今俗語賴字所由出今謂不實其言皆曰賴

館中有夜合花甚香獨是日初至絕不聞其香雖嗅之亦微香及坐良久而後漸覺其香雖閒室亦香此無他方奔馳而至則氣濁濁則昏漸靜則清清則明清濁昏明之相去如此

人有善則竟言善可耳有所顧瞻而抑揚其詞私也

於是乃有無據於己而徇人以爲言者

翼王言及治心之功謂余曰不能禁邪念之雜乘如何余曰且須檢點翼王云但言檢點如薙草之不能去其根仍卽生耳余曰其功止有檢點所以旋去旋生者不能精嚴無間斷也翼王曰邪念飄忽本無根柢余曰然孟子謂仁義禮智根于心是乃根也以是爲根則邪念何自而生哉

言而闕疑立誠之道也反是則誕故須切戒

酬對之次能必爲有益之言不然則默斯其有主於

中者歟

杜詩云好武甯論命封侯不記年學者須辦此一副
沉勇乃有成就好武甯論命卽所謂仁義禮智天道
君子不謂命也封侯不記年卽所謂發憤樂之不知
老至仁爲己任死而後己也

筇在上人來上人俗姓沈名麟生宣城人也隱君子
而托迹於禪今名大瓠博物洽聞工於辭賦向從昭
法處知其名

人只是意所便利處去得一分便長進一分故爲仁

之道不過克己

敬是做人種子舍乎此則禽獸矣

出言輕佻回思可媿

物之實於中者必重其言輕佻則誠不至何以動人
偶讀陶靖節還舊居詩有云嘗恐大化盡氣力不及
衰不覺陡然一驚然繼云撥置且莫念一觴聊自揮
靖節志在曠達故可云爾若余則自顧壯強漸去德
業猶荒何能不念也衰已無可爲矣況不及衰學者
皆當時時憶此一語以自警惕

子游曰朋友數斯疏矣此非求免於疏也數則非道
焉耳事君亦然其有義當力爭者雖疏雖辱而不顧
此又不可爲數矣

讀先哲之訓而不知警臨過差之事而不知止謂爲
學者不亦恥乎翼王謂陶菴黃先生有自監錄悉書
動作念慮之失以自鞭策至其後而希復可書噫是
吾師也是吾師也

細思隨所居之位盡職爲難

今人皆以浮薄爲聰明故此病中之最深最難克治

既不能矯輕復不能警惰斯人安可與言學

薛文清云學者舊習語言出於鄙俚者皆當絕去必使一言無不正所謂脩辭立誠也不過一言之鄙先儒何以如此切戒蓋卽此便是檢點不及便是太清之汚是日余有一鄙俚語

自審不能擇能者而任之此智者之事若不度人能不能不能直以己所不能而漫投艱於人是爲不恕語言之際覺心無主

是年仲夏先生應姜西溟索題王丹麓聽松圖

九月遊天平山有記

君君重同登天平峭壁奇峯千端萬狀昌黎南山
詩之所形容殆未盡也始過懷竟庵主僧善珠不
遇繼憩曰雲庵遇蓮花洞之僧徹明謂自此而上
石磴厚甚假其杖而策之歷白雲泉僧曰法炤形
神樸厚望而知為有道者遂同徹明至蓮花洞君
重擬菌令清明炊黍以待自蓮華洞上上石屋入
也竊深出也遐曠迤西諸石尤見峻偉流連良久
乃下抵小石屋而返較上石屋為少平而幽奇不
減上石屋之僧曰默融小石屋之僧曰印中如此
闐寂孤危之地非有所甚愛於中不能居也即此
便極高致不必論其人之行詣何如矣返蓮華洞
過飯循故道抵昭法齋瞻明聞予兄弟在山躡蹤
而至昨在靈巖得見笈公之子沈譯問兄是遊
晨來訪予兄弟偕行尤喜遊陟之多侶焉是遊
靈岩山有記 坐霜林下丹黃炤耀覺衣冠杖履皆

增殊采期久有別業可坐爲其孫歎師讀書處延
 頸望靈巖諸勝余視不遠諸君歷歷指示便如身
 到有若龍鳴虎吼從碧空忽墮則鐘聲也亦一異
 境取次西行全山景物目不勝收何與一幅文待
 詔畫留連久之過披雲禪舍主人曰悅芳座有文
 休承先生畫挹對其下則又恍若置身空林峭壁
 間此去韓碑不遠共披榛往其高插天爲所未睹
 惟睹此則已第二次額曰中興佐命定國元勳撫
 其碑不勝企想其人衰蹇易倦遂理歸節然竟日
 流覽造化之軒豁呈露蓋不啻神爲爽而骨爲清
 舟已艤于河畔返岳薦許置酒相酌遊西金山有記
 并邀蘭石繩武觀三德煥導誠偕行觀三德煥欲
 訪次程靈昭余因並遇次程許留飯過從季子祠
 步至西金朝宗已攜酒饌以待其地有石磴參差
 延袤不下數百武俯瞰太湖便在靈岩虎阜之間
 豈容淹晦于叢蒿荒壤若此也相與拂苔坐少頃
 分席把酒山銜落日水泛明霞漁帆遠近烟嵐出

卷二

二

沒觀湖勝致不勝賞心已而暝色催歸于波際鶯
聲送客于林端同遊各別余與蘭石諸君仍鼓枻
而返平湖如掌繁星滿空醉者高
談醒者靜聽而不覺舟已次岸矣

康熙九年庚戌四十四歲

本無意於侮人而輕出戲言彼若見答是自取侮也
彼若不答彼之有禮我滋疚矣

讀王少湖先生俟後編而氣轉浮細思之非往日之
氣沉而此日之獨浮蓋是日由讀俟後編而覺其浮
他日則昧而不覺耳故知往哲之書不可一日不讀
心者身之主宰理者又心之主宰故纔有主便是理

要有主須有致知工夫

余以人生須勞其筋骨以有所爲而惡夫以病逸身者故自血證後非不嚴慎而近來頗習勤勞至去冬先妣龜夢之役經營奔走拜跪哭泣以至新正增築先塋無一日之甯帖余固慮將病矣而不意其大劇也寒氣凝錮上下痞塞雖極潦到時猶覺其有進無減再加甚焉則死矣余何所犯之病輒幾於死如此吁可畏也然余於此猶有幸焉者幸其發之早而又在胸腹間所謂變速而禍小若再蘊蓄而或爲傷寒

之疾則死生又不知如何爾

天下無主則亂豈有身無主而身克治者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在當時不以詩文爲重故云爾若今日則當曰不有習爲文藝者乎均爲無益之事非君子之所用心也

晤蒼宇謂廣南事去死節士甚多一時未易更僕僅舉二人一爲張同敞號別山江陵相國之長孫被獲同瞿臨桂殺於長沙一爲張 吳江人被獲者再卒

死於 又有守義之士錢君名邦 者迹迹爲僧號
大錯今猶在楚中其於廣南事紀載蒐羅甚備

傍晚正雨雪時有雷聲電光童子驚道之余旣以理
之所無又以言出黃口不之信及明日而羣言皆然
始相怪駭此亦日所未見之異或曰荒微也

自問兩日爲長進爲墮落墮落易長進難思之不禁
神魂驚怛

余家所藏五老像先高祖考令名手臨摹副本而先
考復裝潢之益裒錄諸名公題贊者也原本向在族

兄汝任處乙酉歲先考避兵於汝任家請先考題辭
某因得拜觀後其子孫不能守質於郡城朱氏今爲
同邑顧天忱氏購得請元恭和原韻詩昨元恭見語
是晨同仲弟過其寓復得瞻謁此爲吾家世寶不啻
如天球河圖而托於他姓又力未能復展卷旣畢蓋
不勝低回感愴云有五老圖記

薛敬軒先生云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是晚余有
怒過不能寬緩之病也

不求事之理而但膠擾於中是爲邪欲旣見事之理

而復往來於中是爲雜念有邪欲不窮理也有雜念不居敬也

曾中有二事便擾擾則昏況不止二也若一一以義制之又何擾焉

以禮制心然後能以義制事

邪欲紛乘雖由於不明理然其敬也鮮矣雜念未泯雖由於不主敬然其明也鮮矣故存心致知不可偏廢直是一事

人之摘我瑕學者其言未有不中者也恕己或寬而

責人則明雖有不中者寡矣

本無刻薄之心而出言有似於刻薄甚矣輕俊之語殊傷令德

言之可以招尤者縱不見尤不如勿言

不繫乎人之尤不尤而在吾言之得與失如其失也尤卽幸免過已難道

但知有己者不知有人而吾以爲併不知有己以身發財可謂知有己乎存心觀驗無處不見物我一體每事詳審退避終鮮失誤

偶讀長恨歌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
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之句因有感於世
之科第重龔爭相豔羨父勉其子兄勉其弟此外更
無足貴者不覺廢書三歎

升如語次自謂此爲習氣轉移志趣反不逮昔語頗
篤實此子蓋所謂可與共學者矣今諸年少中誰知
及此

一言相助卽欲人知吾功此心安可以入道

黃介子先生之子子聲來拜得讀先生遺詩先生義

士也死於己丑江陰人名毓祺子聲名大洪

過萬佛林訪紹原上人上人蓋昔年介子先生被旣
諸子婦女盡入旂下而醵金贖歸者也信慷爽有胆
氣今老猶未衰其佛舍亦卽介子先生故園

不能自持卽是不畏於天不畏於天何所不至
理欲交戰之際理勝最難

曾中一爲物蔽則畏忌之心不覺退舍要知由畏忌
不足故物得以爲蔽

多言非必煩數之謂不當其可卽爲多言孔子與回

言終日孟子不辭楊墨之辨而莫謂其多言者當其可也

一語之予一語之奪切不可輕人主愛一嘖一笑豈特人主又豈特嘖笑宜然哉於此不愛德斯貶矣

夢中若讀曾子之遺書有感其致孝之語不覺涕泗橫流嗚咽而寤

不以不敢事人者事神不以不敢欺神者欺人斯其爲誠敬矣乎

敬以知微秦大夫孟明之言也春秋以後宋儒以前

無能爲此言者

日月如流豈堪更浪擲耶

彼醉不減不醉反恥自兩人言之耳醉時不減醒時
能不自恥耶

與人飲酒而不節不惟損己亦以害人咎孰大焉
夢中能自持

夢中不能自持昨是而今轉非可見進之難退之易
飲食不節非傷於多也可已而不已也

今冬天寒特甚陰雪連綿水澤皆凍無食之人不知

死於寒者又幾何矣

論議若瞻顧畏縮則雖堯舜心事無由得達

心誠存則應事之理有不得不出於是者只緣理心之所固有也

放心則氣質用事而爲人心存心則涵養義理而爲道心此朱子以存心爲尊德性註腳也

輕相指斥非禮也不可指斥於當前者而指斥於背後君子尤惡其欺人

甚矣寡欲之爲要也苟有所欲則已常不能自持而

人亦得以此中之危莫甚焉然則寡欲如何曰視天地間物無求亦無可吝則思過半矣

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此真寡欲蓋無所寶則無所好無所好則凡名利酒色遊戲玩物之好舉無足動我者斯其爲剛德君子歟

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此千古義士之的也後人不必皆爲其事斷不可無其心有其心則氣象自別
裋褐不完風雨不蔽凡所以窮困其身者皆餓之道
也有死之心而後可以行餓之道行餓之道而後可

以不爲不義之事要知爲不義亦未必不餓徒自敗耳

怒時發言最宜詳慎

康熙十年辛亥四十五歲

病體不出拜節靜侍祖像讀高忠憲公遺書

歲中懸設祖像不過三日若復奔馳於外其異於不懸設者幾何獻歲雖有尊長當候問者但覺侍奉先像一刻爲懽愉一刻不能不惜此三日矣

不謹細行對先哲之書而內媿

卷中
三
侵晨忽夢將死脈息微矣目光暝矣覺而陡然蓋天
之所以警我也人命不可恃安知不旦夕死尙不亟
求聞道以爲夕可之計何也

其爲物不貳一也則其生物不測貫也至聖一貫之
道天地之道也豈惟至聖天人古今總無二道也

聖人無行不與開口便見論語首章天道昭然學而
時習之於穆不已也有朋自遠方來生物不測也人
不知而不愠不言所利也人自不察覲面失之真是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雷非其時已爲異矣又況與雪並作未知何徵若主
歲禳則民生豈復堪耶

晤對浮猶氏真不覺矜心浮氣俱消安得常與之處
顧况賢思齊正未必時時羣萃也

理不勝欲當已不已

夜坐偶憶東坡詞云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
年暗中偷換因悟世之厭貧賤慕富貴者急急煎煎
膠膠擾擾今日望明日明日望後日少壯已去老大
忽來悔之無及不亦悲乎

偶然發怒雖於人甚有益而於己畢竟輕發不顧病體且着意不能若太虛浮雲也

人生而靜靜字聖人掀天揭地行所無事大作用卽在其中

病中頗事靜坐是晚得高景逸先生所謂平常二字之妙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飲酒過三爵非禮也是飲酒之理也而吾不敢過義也畢竟吾心有是理故能隨物而處之則可以知心之無理不包矣

言理而人或不敬言天而人能不敬乎無事無物不
有理無理而不出於天則亦無在而非天甚矣敬之
不可須臾離也故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

善之過卽爲惡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認定無極太極之理而體驗之

險逆之遭可避則避不可避則亦受之而已他非所
計也譬如大寒大暑只宜於衣服飲食起居調劑之
若有望涼望溫之念徒甚其寒燠焉耳

常人但有動而無靜動亦動靜亦動也聖人但有靜而無動靜亦靜動亦靜也

鐘未撞時聲固在花當滿處氣先衰

輕發言言不及我默坐爲當

語不確核爲操心之學者輕率固如是乎足見其功疏矣

兩日秋暑復盛余不免有汲汲望涼之意雖因病體畏暑究竟此念卽是願外卽是求無益於得

不觀不聞與獨爲本體戒謹恐懼與慎爲工夫然不

觀不聞此也獨此也戒謹恐懼此也慎此也本體卽工夫工夫卽本體也

偶玩慎獨章句所以遏人欲於將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始知妄念不生卽是道卽是性卽是命朱子云提醒處卽是天理更別無天理於此確見

慎獨便主靜閑邪便存誠非兩項工夫

人欲不萌卽是道故戒謹恐懼所以存天理之本然空山無人水流花開靜中似此景象

看來太極只是生理六經四書聖賢千言萬語只講得生理而已

太極只是生理所以天地非此不立萬物非此不生中庸明善卽是易傳繼之者善善字性也命也無聲無臭之體也得善善字亦然

內交要譽惡聲皆妄念也讀孟子此語真令人一切妄念無自而生

王天下孟子尙以爲所樂不存奈何以微名小利聲色玩好爲樂也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雖遞言之實則四象八卦皆太極所生所以太極只是生理人在靜中整齊嚴肅便覺有天地位氣象

同客夜坐雖甚謹飭尙覺言多能人喧我寂如刀斬斧截乃見學力

聖賢之書各有箇合一處如孔門求仁則論語章章有仁在其中孟子道性善則七篇章章有性善在其中又總有箇合一處仁卽性善性善卽仁原無二理學庸五經皆然此正所謂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也

大學一書無非至善

一貫須卽從論語看出而一貫不獨孔子之道既了
一貫定然見得

論語皆言貫須從貫處見一

性與天道是一然而夫子不言也仁是性與天道然
而夫子每言脩爲言功用言效驗獨不言本體故須
貫處見一

易言各正性命於利貞可知人到死時一刻還是性
命所在所以曾子要易簣而卒

各正性命者物當資始之初性命卽具有利貞之理
必至是而後爲正也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可謂正乎
君子知性命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一息尙存此
志不容少懈

多言旣損氣復生悔何不切戒也

多言只是心浮

志不篤則心浮

方苦此心操持靜中不定而又放他自由如此是卻
走而求前也

夢中忽吟唐人詩云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此
花身覺而思此語可以見道

夢中又吟詩云一悟寂爲樂此生閑有餘摩詰學於
禪者故其言如此而入余之夢何耶意者予所志在
未發用功則正寂然不動時也此以見靜亦定動亦
定之非不可幾者耶

先儒以佛氏爲自私只觀摩詰此二語何其自私也
若君子則不然靜則涵天下之萬理動則應天下之
萬事但靜固非空而動亦非擾耳故其寂也不必爲

樂而其感也亦閑有餘

盛時卽是衰時此理驗之草木之花最見花之香者
滿放之前香於滿放之時豔色亦然

言雜則心亦雜故知言可以知人

大學之所謂至善中庸之所謂性孔子之所謂一皆
太極也

性生理也

莊子曰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蓋
亦見夫道之爲生理矣

洞洞屬屬最妙洞洞精也屬屬一也

理之所在只合泰然處之增一分不安便是過失又將生出惡來

理當如此而以爲不安者只是見理不明天下豈有加於理之外哉

中庸言天地之道不貳是日始見得立心處事只有一理更無第二箇去處蓋一者誠也妄則貳矣所以程門立教只是主一

事不當可卽是非禮之動不必其悖謬也

易於乾之二曰誠坤之二曰敬誠聖道也敬賢希聖之道也誠則必敬敬則必誠

天下事若但爲所當爲不爲所不當爲真覺至易至簡今人只爲所不當爲而當爲者多拋卻便忙得不了

胸中須肅然無事乃是聖學泰然境界從肅然見得若但言泰然恐易向清虛曠達一途去

孟子七篇不外仁義然欲仁則自不能不義而義正所以成其仁此又仁義合一之旨讀者須識得

人固當安分又須盡分若不能盡分決有不安處
萬世學者皆尊仲尼仲尼則祖述堯舜而書稱堯之
德第一是欽字噫盡之矣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
敬答問仁者亦大都主敬以此

敬也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入此則是出此
則非以此辨古今之學術觸處洞然

微有凌忽人之心工夫密著固如是耶
病中稍覺怠放便過咎叢集如此

一事有當然之理則事事有當然之理而皆不外乎

吾心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又曰純粹至善者也
讀聖賢書須見得聖人之心卽吾之心聖人之道卽
吾之道非有二也但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箴規人者必借鑒他人之過以爲訓似不如只就理
而言爲不稱人惡尤無口過

余每見人一言之失一動之差大則召旤小則生覺
歷歷不爽蓋不可不致慎也如此

當靜而靜心在靜上當動而動心在動上此之謂誠
若當靜而心動動乎此而心在彼卽是不誠無物

當靜之時廓然大公而萬理畢具內外合一也當動之時物來順應而性無不在內外合一也

有事理至顯易明處而余竟不覺也幸有言及之者始得不悞以是知人已所不及察而成過者蓋不可以計數矣

曾子之戰戰兢兢卽是顏子之樂

當靜之時則爲戒懼當動之時則爲慎獨非二物也慎獨卽是戒懼故曰主靜

戒懼靜中之動也故不空寂慎獨動中之靜也故不

紛擾

敬則靜也明也誠也皆在其中矣

極奇變之事只是極平常之理在不知道者則以爲奇在知道者則見爲常

理一所以大無不包理一所以小無不入

孟敏謂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此所謂天資近道者也於此可悟性上不可更添一物或曰不視破甑何謂性曰性卽理也物理合當如此便是性

先儒謂矯輕警惰究竟輕由惰生斯須偶懈則輕妄

隨之

人而於己無嫌也則聞其善而信之敬之此以知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人而於己有嫌也則聞其善而忌之疑之此以知中有私主則觸處障塞

神足以知來智足以藏往人心之本體皆然但其發用處有真與妄之異耳

今人稱果種多曰仁如桃仁杏仁之類此仁字最妙于此可見人性之仁可見仁之統四德其生生不已之機由果實而爲根幹由根幹而爲花葉由花葉而

復爲果實由果實而復爲根幹仁也當根而根當幹而幹當葉而葉當花而花當實而實是卽義也根幹花實之異其質青黃黑白之殊其色莫不秩然粲然是卽禮也自根幹而花葉而果實無纖毫之混淆是非貞固不能智也而是四者渾然全具於果種沖漠無朕之中故曰可以見仁可以見仁統四德

亙古亙今塞天塞地一誠而已矣

易言无妄利貞利貞中有格致之功焉貞卽心之正也心正者心得其理也蓋必格物致知得其正理而

後意可得誠意誠則心正而身脩矣推之家國天下
無非此正卽無非此誠也

格物致知求此誠也誠意正心存此誠也脩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行此誠也此中庸之明道所以不外乎
誠也

堯舜禹處父子之變湯文武處君臣之變而禹水湯
旱又處民生之變周公處兄弟之變孔孟處時位之
變從古大聖未有不在逆境磨鍊過來故曰困德之
辨也故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涵容便能鎮靜

拂意相感能安忍詳審最見學力

聖賢所以撥亂世而反之正者只一懼字學者所以去舊染而新是圖者只一恥字

今世士習放肆庸鄙已甚而習不爲念有心匡救者須亟與提唱恥字

恥者桀堯之轉關故聖賢皆喫緊以此教人孔子曰行己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周子曰人之生大不幸無恥

刻刻提醒此心爲動爲靜動時爲仁爲義爲禮爲智
各要分明此卽天道之陰陽五行也

稍不着力檢攝此心便濁亂無緒

心存斯誠矣故中庸之道不外一誠而朱子卻於待
人而行下指出存心工夫以爲立誠要領

此心光光明明靜者卽是動者動者卽是靜者更無
須臾間隔斯其爲緝熙也歟

洞洞屬屬緝熙也

靜則專而翕動則直而闢須於自心驗之

舍敬而言學非聖學也舍五常而言道非聖道也此之謂知言

堯舜之不傳子只是知其子之惡只是人所極意障蔽者看得十分透徹做得十分了當然於此固見堯舜之聖竊謂丹朱商均亦非兇逆但無君德耳何也彼兇逆者見他人唾手而有乃父之天下惟辦得一反矣

堯舜不過知其子之不可爲君故與賢禹不過知其子之可爲君故與子聖人之於天道如是而已此之

謂行所無事

私鄙心忽動亦卽化其卽化也不足幸其忽動也深可恥

妄念不生而氣忽浮動高景逸先生所謂學者俗根難拔須堅凝其正心正氣正爲此也本末內外交相培養然二者畢竟志以帥氣氣之浮動持志未能堅久之爲患也

康熙十一年壬子四十六歲

今歲元日猶是去歲元日面目豈善學者

纔提醒便無欲堅久爲難

切不可輕議論人短

背後譏笑殊非有德者事

學者識得春風沂水之趣固無待於兵農禮樂又須
識得兵農禮樂之理初無異於春風沂水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固以此見天理發見流行之實
抑物各有定分於此尤須識得飛者必至於天躍者
必在於淵定分也飛者不能爲躍躍者不能爲飛定
分也知有定分而後知天理流行之妙隨處充滿無

少欠闕所以君子只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所以春風沂水夫子與點所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程子謂是活潑潑地

五倫之外更無人五常之外更無道

氣浮不審言多時閉關應對頗稀纔一出門酢酬便覺病痛甚多以此知此時全不得力

與人相對微動輕侮之意

探月鹿之喪月鹿來崑卽病於粒民齋中竟不復起粒民經紀其喪真有於我殯之意

送月鹿厝於馬鞍山下

月鹿姓張氏名所厝之地今三賢祠西

人

侍飲長者不能致敬以爲卑幼勸氣粗而語輕

人之物卽己之物故當相爲愛惜己之物卽人之物故當無所吝惜

昔賢爲謀必忠人事卽己事也與朋友共己物卽人物也

今人多責效於天殊不知舍己更無所爲天也亦只求諸己而已

是年五月先生贈玉孚兄六十壽序

祭顧荀若

處士文 吳江隱者戴耕野先生六十生辰程子
杓石袁子重基請先生作文爲之壽

康熙十二年癸丑四十七歲

每發一言必先自省於義何取斯鮮失言之病

人惟自見爲是則天下之服其是者少矣人惟自見
爲非則天下之議其非者亦少矣

據事直言而不知違乎言下當然之理矣故貴精義
故貴時中

理不外乎氣故氣不可不養性不外乎形故形不可

不踐而養氣踐形皆自孟子發之其以實學喫緊爲人如此

可以爲可以不爲爲傷義縱能絕之於後而失於前者已不可復回矣

事之在我爲非而在人無害者猶不可爲況未必無害於人乎知明勇斷決不出此

婢僕雖供使命然凡事苟可自爲者卽當自爲不必動役婢僕以盡其力一以恤下一以習勞一以養福天下之物雖曰與天下共然在己者不得過分彼此

在人者不得無分彼此或曰無乃厚於己而薄於人乎曰均厚也待己則以無分彼此爲厚待人則以必分彼此爲厚事有萬殊道與之俱均道也則均厚也且夫待己厚而待人之厚卽在其中待人厚而待己之厚卽在其中尤足以見大道之公

是年先生有贈東木姪六十壽序

康熙十三年甲寅四十八歲

康熙十四年乙卯四十九歲

出言傷厚而無實

矯輕警惰宜爲心銘

標榜不喜及乎已譏評不敢加於人生平意念涇涇如此二者要亦相因

對田夫而失言而田夫亦覺余言之失是余固田夫之不若也當下不勝慚愧先儒釋允恭克讓云聖人實見天地人物無一之可忽無一之可傲信然信然有此失者畢竟忽之故也

偶有一極小事而不覺教人以僞使時時省察克治而無間焉有此失

理勝則氣不用事氣靜則理愈以明苟遇事而矜張
急遽爲氣所役不惟不能自處乎理而且卽於愆矣
戒之戒之

事至而未嘗有事斯理勝矣

人猶有所憾於天地天地何嘗輒生憤恚故犯而不
校者爲量同天地但不可以天地不恚人之憾而不
敬天地聖賢不校人之犯而不敬聖賢

是年正月二十六日先生病中贈王醅叔序 九
月代族子高壽曾叔璽母楊太孺人七十文

康熙十五年丙辰五十歲

康熙十六年丁巳五十一歲

妄用便是不義故伊尹非道非義一介不與余從來
不妄用昨於酒後偶不自持物雖微然亦妄矣甚矣
寡過之難甚矣酒之害德

妄用失天理之當然且不爲造化惜物力雖一介焉
得不爲獲罪於天

是年先生作吳中往哲圖序 贈盛逸齋先生六

十壽序

康熙十七年戊午五十二歲

王生醅叔北上來別曰先生何以教之余曰以子之才撥巍科特攜取耳吾又何以益子曰非敢望然也惟願先生教之曰心欲其下情欲其厚氣欲其斂事欲其約

天下事有勢之所至卽非意所欲而已不能爲力者尤見始之宜慎

今夫錢之爲物雖小而其形平又其性重及爲人所立而旋焉則千迴百轉良久乃復其故以是知天下

之事勢所激使莫能爲力其間幻變有絕非恆情恆
理所得而擬者甚矣人之不可以妄動也此聖人所
以作易也

事機相左是大益處不知自倣非所以順承天意也
天下之事有善有不善而善之中又有善不善焉不
善之中亦有善不善焉俗流失世壞敗乃至矯然自
命爲善者而率皆不善之事已不以爲媿人莫之能
辨可悲也夫

是年先生贈王醕叔母夫人朱太孺人五十壽序

康熙十八年己未五十三歲

出言過於謙抑深媿不能學禮學禮者品節詳明事
無大小當下有以自立即有不及亦不踰毫髮

世人只為得喪旤福四字占了方寸遂使理之一字
埋沒不出頭要知比干之直諫而死孔子之明日遂
行只是旤福得喪看得透耳此處不容有纖微之點
翳

是年有博學鴻詞之選當事者將以先生舉先生
以死自誓遂不出

康熙十九年庚申五十四歲

是年先生贈徐俟齋先生嫂蔡孺人七十壽序

贈徐季重先生七十壽序 七月祭邱近夫表兄

文

康熙二十年辛酉五十五歲

是年先生贈徐俟齋先生六十壽序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五十六歲

余病中有質疑經旨者以余知之所及苟能細心靜
會未必不得其說而乃率意妄對不自覺謬豈病中

神思蹇淺歟有學力者身雖病而此心湛然如故愧
不勝已

程子謂下學人事便上達天理而陶靖節卻云惟於
人事拙故與天道近程子所云是日用常行之人事
陶公所云是溺情喪德之人事故一與天道合一與
天道違

多疑人者由於己之多咎若無所取咎於人此心坦
蕩又何多疑之有

君子不輕疑於人輕疑則雖周親密友其情不能以

自達輕疑則寡助又安得有周親密友

是年九月先生於病中作朱布衣自傳 書董觀

三先生卷後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五十七歲

是年九月祝席獻臣永渤之母太孺人五十壽序

並爲乃翁典籍作畜德錄序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五十八歲

庭中落梅繽紛隨風蕩颺靜與相對心甚灑然

千病萬病總由物我見生故曰仁者人也天下只如

一人斯仁矣

讀龍川先生中興遺傳序所紀龍伯康趙次張事想見其人不勝神往

鈔龍川先生文畢先生氣概雄邁識解超闊誠哉一世之豪然談兵則未必悉合乎機宜論學則未能深探乎原本其一生所得力者大義較然而大義之所比較然者由與晦庵東萊南軒諸君子相交好甚矣得朋之爲益也不然生龍活虎無有檢柙恐未知其所奔軼然得如是之友而究駁而不純者則以純任

豪氣故心粗而難於入理自高而不能下人余之錄
其文特以備參考焉耳

讀先生與晦庵先生諸書則胷中所見不啻杓鑿之
不相入而尊之信之尤拳拳所服膺者惟一晦庵此
則其資稟之高而東萊先生與之往復講論深相推
許至謂虎帥以聽誰敢違子足見當時諸君子所以
收攬之者蓋亦不遺餘力使先生而潛心會道豈曾
不得比於孔門之狂其所擔荷夫豈淺小惜乎其處
懷屈已亦終是客氣使然故無得耳或曰驕爲客氣

虛懷何以亦客氣爲之曰固有客氣爲不善者亦有
客氣而爲善者客氣之不善也易變客氣之善也難
變彼謂虛懷慕道亦是英雄豪傑分上事而但以是
爲善則誤矣

豪傑聖賢皆是人所推許之名豪傑而不自見其爲
豪傑斯真豪傑矣聖賢而不自見其爲聖賢斯真聖
賢矣使挾一以豪傑而虛懷屈已惟虛懷屈已而後
豪傑之念則步步虛懷屈已便步步不虛懷不屈已
龍川先生者蓋至死而不消豪傑兩字於曾中者也

聖賢不自見爲聖賢者多豪傑不自見爲豪傑者少
豪傑不自見爲豪傑便是聖賢故朱子謂豪傑而不
爲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爲豪傑者也

白沙先生之學大約從靜坐得力曾襟灑落誠非支
離膠固者所可同日而語然其詩有云元神誠有宅
顛氣亦有門神氣人所資孰謂老氏言下化囿其蹟
上化歸其根至要云在茲自餘安足論孔子未嘗不
言神孟子未嘗不言氣要豈是之謂卽是以推其大
概恐非先聖的脈其於學者非徒無益而又悞之者

也

惟其認神氣爲性道所以先生之學並非佛氏而於
真人仙子之徒言之津津若相酬酢也蓋靜坐流弊
未有不入仙佛兩家者聖賢卽氣求理故不混理於
氣後人離理於氣故卻認氣爲理何者理舍氣更無
棲泊處也顏子之智曾子之魯聖人只教以博約教
以忠恕何嘗有靜坐法門

九日主人請登莫釐飯過同甫瞻挈金生乘竹兜而
上子偉次文元功序仙皆至子偉曰登峰不造其極

猶弗登也乃舍輿徒步扶挽躋巔天景晴徹四望波
光無際七十二峯遠近大小如舟橫螺附山外重山
湖外重湖東洞庭周遭四十餘里至是而若蹴踏可
翻始覺置身天地內烏可自大也稍下至三茅峯主
人已置酒林皋峯有僧舍主僧慧鑑曉詩翰出藏畫
披玩啜茗少坐乃就酌歸時已皓魄橫空同甫瞻在
肩輿上朗吟但須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怨落暉響
答空山余顧甫瞻曰咏而歸矣有登莫釐峯記

元燦次程陪登射鶚山山雖不高而下臨湖際也遷

皆石窾崎凸陷里人號爲石浪元燦云惜雨後沒水
者大半坐而縱目一碧萬頃殊令人胷次空闊次程
又云此地極淺露而人得樂業安栖曾無荏苒之警
者倚此石浪之險賊舟不得近也其上有東岳廟主
僧曰不染

行不媿影寢不媿衾便是浩然之氣

夢中得句云求道當如貓捕鼠養王須學木爲雞蓋
今人最易見人之驕我既不援安見其驕最易見人
之吝我本無求安見其吝凡易見人之吝者皆由吾

不能盡其道以致之也盡道則潛消默奪而可積極
以至於化

世之學於禪而稱爲能悟者以愚觀之未有不妄蓋
彼但襲一時之虛見而未嘗用積累之實功也自謂
直證真如本體而不知卻墮幻怪鬼胎小悟則小妄
大悟則大妄程子謂者如淫聲美色遠之以此

鄉愿之學其禍在假禪悟之學其禍在妄假則公盜
善名以欺世妄則敢爲不善以凌人此兩種衣鉢兩
種種子轉轉流傳轉轉播植後生小子志趣未定或

聞聲而思效或入室而親承浸淫日廣迷誤日深聖賢在昔祇有鄉愿爲害者一猶且挽回匡救之不遑而況生於今日兩旣交作勢未有極爲生民者不亦悲乎爲君子而有世道人心之懼者不亦難乎

昔之學禪者禪學而已矣今之學禪者必不肯自居禪學而卽用禪學以攻禪學然其所竊附聖賢而自爲活計者究竟一禪學也于是後之人又卽用禪學以攻禪學者之禪學而其所竊附聖賢自爲活計者又究竟一禪學也噫聖賢中有是心術乎卽禪流

中有是心術乎不知何以狂流汨汨險幻乃至於此
此殆鄉愿禪悟欲合而爲一人恐聖人復起有非但
末如之何之歎者已

是年先生贈徐瞻明七十壽序 祭廷尉李映碧

文 自洞庭東山歸作梅圃記

梅圃者日巖徐子
肯從余問業請益

處也尊甫休倩先生視余乃通家子猥延授日巖
經負笈之日先生先下拜曰吾之子五人所從師
多矣卽前三子曩從君之先尊遊吾肯弗下拜今
是子幼弗獲遊先尊之門俾學于君獨下拜于君
而後率以北面者吾老矣將以是子托君惟君之
善成其人也余不幸早違先君子教得左右周旋
于父之執如趨庭焉又辱先生之重委敢不早夜
祇惕濯磨淬煉以罔自墜厥行以罔或懈日巖之

學而其下帷之地卽梅園也前後去而復就者六
年日巖之文以成名以漸起于是乃謝去追憶日
巖初受子業纒十有二歲今已通經登仕籍年五
十多子長者皆善文爲時所知幼者亦早慧又以
昔所下帷之地爲濟之昆季諸子讀書會課於其
間某所爲昔者陳書策于斯講藝于斯同堂布席
于斯某所飲食于斯某所寢息寤言于斯日巖必
一一以告濟之昆季而當日伏几埋頭焚膏繼晷
之勤亦于是可想見予以授徒故身無虛歲不數
過其地濟之近復從子講四子書身之又受制舉
學于子子閒過之戶庭几榻宛然猶昨日也茲濟
之昆季於其家庭舉五十之觴欲乞予言又謂弗
敢以壽序干也屬葉生篆鴻馳書來洞庭東山子
歸日巖復自來道其意而曰請作梅園記予雖謝
詩文之請是不能辭園之屋不過五楹且僅容膝
故休倩先生顏之曰易安至今篋中與先生易
齋中酬倡詩餘猶有存者而懸構于宅後空曠之
壤喧囂不入如野人居綠以土垣圍以竹屏維藝

蔬菜間以卉木當夫風月交美羣芳鬪麗之日先生輒借予登城眺步日巖亦從退而酒果已設開襟撫景傾通門之情好叙耆舊之軼事蓋若是者三年日巖今者齋仍其舊西偏壤地更斥而爲圃往日桃梅紛映具有四時之榮日巖名特以梅著梅之勁骨寒香不同凡豔足與君子爭烈而余奉先君子遺緒以隨休倩先生之後而遊處日巖父子間者職是道也梅圃之板日巖亦索予書固以見其不忘研席之雅而濟之昆季編摩講誦之暇倘巡檐而指數曰是圃也固疇昔柏廬先生執事父執之禮以與吾祖笑語酬酢者也固先生之口誘指畫以教吾父無閒於風雨晦冥者也固吾父唯諾質問承先生之教以恐後者也則未必于日巖之庭誨無助而今日修于家他年樹猷于當路是父是子皆由圃中績學以有成庶足慰予記斯圃者之意葉生亦及予門日巖爲其婦翁而使並與有聞焉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五十九歲

旨酒樂賓禮也然有節之謂禮既醉而出並受其福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使不諒賓醉而必欲沈酣之則
是伐人德而貽之害殆非所以成物成己也

偶讀陸放翁詩有云垂名千古易無媿寸心難令人
通身汗下如何不務實行如何更起名心正恐可媿
不媿卻挾此爲取名善物耳

舟中偶見一書云二僧見佛座上旛動或言風動或
言旛動六祖云非風動非旛動仁者心動卽此便見

佛氏之學與告子同直是強制其心毫無格物窮理之功者也蓋旃非風則不見旃之動風非旃亦不見風之動論本分非風動非旃動論觸物是風動是旃動此正所謂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也釋氏總不欲生分別想故亦以格物窮理爲意識一切屏卻不知有心卽有意識意識之合於理者不可無意識之背於理者不可有有物卽有分別分別其合於理者卽爲心之理分別其悖於理者卽爲心之欲今不求風動旃動之所以然而但舉心動爲嫌故曰佛氏不

知理亦曰不知性蘇東坡云若言聲在琴弦上放在匣中胡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胡不于君指上聽畢竟是讀書人語但似欲物之格而卒未能格夫物耳偶論事理不免著一念頭待人殊覺心不太虛語亦少迫

適山中有繼母死其子脅制前母所生之兄不得稱爲繼母而直稱母者所親來問余余曰前母之子尊繼母而忘其母爲不孝後母之子尊已母而廢前母亦爲不孝而又不從兄之令爲不弟陸給諫之故人

沈辰階氏後母子師也力佐之山中人乃共詆之今
給諫未必不爲沈游說昨所謂念頭待人者此也既
而知後母子亦給諫之門人足爲世道深慨云

輕譽我者輕譴易親吾者易怨

昔人論頤生之道有云量腹容所受余一生不但量
腹而亦量福容所受自覺身心俱安

非禮勿視聽言動卽自一貫聖人之所以授顏曾者
一也顏子一聞克己復禮便恍然於一貫特工夫卻
未到家故請問其目顏子先透一貫而後非禮勿視

聽言動曾子先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後悟一貫其聖道之得亦一也得之先後則由於資之敏鈍

四勿字一也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貫也故註曰勿者人心之所以爲主也

要知一貫只看非禮勿視聽言動道理要得一貫只做非禮勿視聽言動工夫

善爲人謀者致心事中置身事外自爲亦然

喜事與厭事病則一般神旺務閒時能不喜事神疲務迫時能不厭事便覺此中有確然隕然氣象亦有

樂於見長雖有事而只喜事者疏懶成性雖無事而卻厭事者妄想橫生禍端積伏皆二病爲之張子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則無此病

謝上蔡謂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便倒樹木有根雖翦枝條相次又發今人輒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此段道理是格物致知第一著學者亟須做個十分透徹斬得此根仁義禮智纔得根心

如何聖門所謂近思朱子於仁者其言也訥謂聖人

如天覆萬物延平先生曰不要如是廣說要窮其言也
也初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夫是之謂近思

幼時聞諸故老吾明取民之數每歲計及八分則不復責之有司是以民力既寬而有司亦易於恤下嘗讀朱子封事有所謂破分良法正此之謂足見前代愛民大率如是

胡敬齋先生謂朱子行狀初學便宜讀之明道行狀非工夫積累久地位高者領會不得余謂伊洛淵源錄續錄二書總不可不熟讀於此體認體用一源之

學最親切

迴思二十六日之失足雖由心在他事而足之越階
心固知其越階也身之顛仆心固知其顛仆而莫之
回也了了分明從容順運誠與夫倉皇失措因以致
傷者有異然何如不思他事並不失足者之爲愈意
者纖小之厄亦時數有不容避者歟不然何兩年所
無之事而忽見於此夜何兢兢不敢渝之念而忽渝
於瞬息之不逮也戒之戒之要必無毫髮之失而後
可委諸時數且果無毫髮之失又安知人定不可以

勝天戒之戒之

大學要領工夫至正心而止格致誠意皆正心之功也然聖賢不曰正心爲本而曰必修身爲本此聖學之所以爲聖學步步踏着實地也畢竟能脩其身則物於是爲真格知於是爲真致意於是爲真誠心於是爲真正若說正心爲本便要流入異端去而況陽明單提致知其能無病

總之吾輩今日要學術端的只靠著聖賢經傳做去但恐做不到耳再不要翻新出奇又思駕聖賢而上

之若纔別放眼光便墮入狐穴鬼窟聖賢於八條目中提個爲本出來此是何等關要無論聖賢把自己走過路頭盡情告人更無遺蘊亦且差之毫釐則是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又安得爲聖賢假令應該單提致知聖賢早已說致知爲本了

身必由格致誠正而脩格致誠正必達乎脩身原是內外合一之道然其歸本卻不言內而言外意固有在矣或曰對家國天下言故脩身爲本獨不思說向身子裏面來則又何者不爲本耶

事至物來只尋思他好處來相處便覺綽乎有餘裕
緣婦病不能下鄉取租遣兩僕往米旣入舟息欠伺
兩僕之疏虞徑鼓枻去雖於理法不容不一詰責兩
僕然人遣人得冒襟正須於此勘驗實能然否

巢縣楊士展先生軀幹不盈五尺慷慨有大志宏光
乙酉倡義舒城春秋山中事不成隱於尖山阪僅茅
屋小閣三楹而已粗糲苦淡皆窮檐所難忍有同姓
者貲甚饒欲與爲兄弟不從數餽遺不受令其子從
學延講書義乃往講畢亦卽退甲辰冬崑山王甫瞻

聞而訪之寒醪薄糜高談達旦胷中萬卷其出也不
啻江河決注雖所居極隘寂不聞婦女聲出絕句十
以示皆記之今錄五章士展字也忘其名甫瞻云裘
帶應知誤腐儒不堪橫槊且攜壺綠楊橋畔青青草
何日消閒醉大蘇 幾隊明妝一路啼生攜蘭秀出
幽閨雕鞍小約青驄尾那得琵琶怨日西 寒宵鈴
柝守巖更城角淒風入夜生幾兩木棉纔裏背空牀
稚子泪縱橫 翦翦茅蓬一火攢疏疏人語伴燈殘
敝裘不耐寒威逼夜半教聞風雨酸 夜色驚心似

有因杞人無計問艱屯當今不少回天手豈必離憂
在楚臣

獻臣邀同陸穎文兄

居郡城善醫術

子偉訪甫瞻于翠峯便

道先同獻臣晤天立穉圭復觀泉於金天庚氏漱玉
亭勢如奔驥聲如怒雷益得所未見坐少頃岱生弟
來晤以穎文子偉待於翠峯別天立岱生往訪止白
上人即同至甫瞻處澗水淙淙可聽不虛昨之見招
話久獻臣攜酒饌至過飯從馬鞍嶺歷山之佳境曰
仙嶠浮蹤曰梯仙盤紆而下松石之間皆叢桂爲翁

氏墓規模壯麗想見承平物力遊華嚴寺主僧曰守
風婁上人也與崑山之周氏爲族寺在翁氏墓右計
其舊觀當不復存一二迭相盛衰物理固然其下曰
楊家灣居人鮮少子偉云櫻桃產其地濱湖迤邐南
行過毘盧洞有石觀音像在籃輿上彷彿觀之而返
獻臣出飯過同答王東筏拜於元極宮甫瞻次文自
廣允吉亦偕行秋光迴潔翠滴丹流登翠微小閣憇
眺少頃復歷溪橋而南迴視松嶺回環花宮上下不
減石田一幅畫障循徑縱步山店村莊斜斜整整密

密疏疏或向或背或斷或續古木方池棲雞臥犬家
無不有人無不聞信所謂別有天地非人間者耶正
不知居之者之亦自樂其樂否也相與歎羨不已由
曹塢而還丙寅訪山椒上人蓋吳文定公寬五世孫
也聞自上人歸空門文定公已無後叩之云有嗣爲
六世孫者文定公兄之六世孫也不絕如綫賢者之
後之危乃爾耶

赴斌雯招便道看綠梅於朝宗別業斌雯園中梅花
正放登樓臨眺疏者亦密遠者亦近真如縣圃積玉

無非夜光飯後散步次程爲導得觀葉氏梅屏潘氏
梅傘周翁益梅皆有勝致已而開筵促坐酒釀政嚴
昏黃乃別余竟醉矣

天立邀同斌雯漢超平仲看櫻桃於楊家灣萬顆朱
實掩映綠葉間兼風日晴美炤耀如濯江蜀錦亦得
所未見再遊華嚴寺退而小酌高樹下新綠浮杯鬢
歌滿耳余謂天立曰雙柑斗酒聽黃鸝戴仲若不得
專美矣

同趙潤周兄寮裏村一步山中皆以此地爲互鄉而

其人並捕採爲業汀滿菱舟門皆漁網水木雞犬風
土清素可愛或曰近俗亦漸嚮樸

訪子偉得觀碧落碑帖楷書鄭承規其篆書謂是仙

筆李陽冰覽之七日而不忍去習之十二年而不成

者也及右軍書周孝侯碑興福寺碑即薦福碑歐書虞恭

公碑皇甫君碑褚書孟法師碑虞書瑞蓮賦懷惲書

實際寺碑徐季海書不空碑諸墨搨

子繩來索札致廷玉武陵之訟義也而子兆甘爲不
義廷玉又左袒之二綱淪九法數忠言逆耳究竟何

益雖發札不勝三歎

是年秋先生贈陸之峰先生詩集序 書贈何宗白
先生扇 題吳南一泛湖圖 題吳旅庵過庭圖

答甫瞻招聽泉瀑詩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六十歲

醕叔客臘歸里余赴館來送攜日記請正日來閱之
歎其甚不可及處極喧囂之地極得意之遇極塵雜
之務而能步步收攝刻刻檢點卽其所記詳密端嚴
不間一日不草一字向余謂醕叔使其進詣是能有

爲者此已可驗

閔齋叔日記自訟嚴密見理精當真有助吾之益同
學中恐無匹者

用財又失當雖非本懷然畢竟自欠老成雖數無幾
然揆一介不與之義豈容漫擲或曰子用之則必有
受之者受者而饒於子歟誠爲失當受者而乏於子
歟則比於周急可也曰此就吾之爲道言耳若論人
之受之吾又何愛此區區也哉

向來悠悠忽忽身心之功不惟無所成就亦且墮落

良多空自慚恨究竟何益今者年已六十去日多來日少某猶不百倍精進耶不信爾之爲人將遂覩顏一生而已耶斷勿復爲自欺之學作自誓文

臥後惺惺數覺不卽睡不知所兆維何諒非以日來發省之故而能此並夢境亦不佳頗萌疑慮旣思此便是徇欲忘理古人處萬死一生之際尙且赤條條地直上直下不著纖毫況此捕風捉影者乃以嬰我方寸

克己之己人心也由己之己道心也虞廷就個心字

界理欲孔門就箇已字界理欲皆是喫緊提撕親切
開示是一非一是二非二識不得認賊作子識得時
早知燈是火四非禮克己之已也四勿字由己之已
也明以察非禮於幾微至精也健以致四勿之勇決
至一也孔門與虞廷授受一也

或曰己爲人欲則禮爲道心此爲一定之說子願以
由己之己爲道心何也曰難道不以禮爲道心只是
說個克復工夫緊切耳非由己不能克復非克復不
爲道心

克復之心卽私己之心也人心道心總此心故虞廷
不換個心字私己由己總是己故孔門不換個己字
分別得個心明白而人心非心道心是心亦分別得
個心明白而人心未必非道心分別得個己明白而
己非己禮是己亦分別得個己明白而已之己未必
非禮之己

從季霖借宋稅巽甫

名與權巴郡人今重慶府

先生易學啟蒙小

傳讀之雖淺昧未能盡解其說大意是後天易學謂
伏羲先天圖兩卦相對合爲二九之數而文王後天

上下經皆爲十八卦始終不出九數蓋就八卦中乾坤坎離反覆視之一卦各成一卦震巽兩卦反覆視之一卦互成兩卦震卽爲艮巽卽爲兌雖曰八卦實止六卦雖曰六卦其實爲乾之奇畫者九爲坤之偶畫者亦九共成十八就六十四卦中止乾坤坎離頤中孚大小過一卦自爲一卦餘皆兩卦反對合爲二十八卦并八不反對卦共爲三十六卦分上下經則自乾至離十二反對六不反對共十八卦自咸至未濟十六反對二不反對亦十八卦故曰始終不出九

數九者究也天地生成之數始於一究於九十特偶
陽而爲盈數九可變而十不可變故河圖洛書皆中
虛五與十而止見九位伏羲則河圖定爲乾坤奇偶
之九畫以作先天之易文王法洛書亦本乾坤奇偶
之九畫以作後天之易可見羲文心畫皆出於天地
自然初無同異後天所以始終反覆三二相偶者可
以互觀其陰陽消長禍福倚伏正吉凶之與民同患
而孔子雜卦之所爲作也愚謂孔子序卦亦便有此意故曰先天
者易之體後天者易之用先生自序云此蓋得之邵

子觀物篇序卦圖

後天反對八卦實六卦圖

乾父三 中男三 苗晉三少男

坤母三 中女三 女晉三少女

後天周易序卦圖

上經 三乾 三坤 屯三蒙 三訟 三比 三履

三卦 三否 三有 三豫 三蠱 三觀 三賁

三復 三畜 三頤 三過 三坎 三離

下經 三恒 三壯 三夷 三睽 三解 三益

三十 三三姤 三三升 三三井 三三鼎 三三艮 三三歸妹

四卦 三三旅 三三兌 三三節 三三中 三三小 三三過 三三濟

四月十五日余六十誕辰也回顧六十年中得成何
事惟有鍵戶媿省而已所以家人父子之賀亦不敢
受而出居於館

見心未必見其性未有見性而不見心者也

語醕叔曰士大夫以延攬後進為急然甯取質實之
行無尚浮華甯錄拘方之品無濫通圓士大夫之所
好風俗人心之所轉移近世諸公非不汲引然扶靡

挽頽是所望於君子

人之所以爲人者心也心之所以爲心者理也佛氏
乃以理爲障而務掃除之故其所爲得道者亦全不
從理上領會麻三觔乾矢橛愈沒理義則愈無處著
思維愈無處著思維則心愈專壹少焉靈光迸發便
爲得道旣沒義理何以爲道旣沒義理何以爲心此
本極可笑事顯然易見而世乃重惑之又陽斥而陰
趨之學術淆訛將不知所底止君子所爲大懼也
心極大理極細惟心之大故於理無所不知能而爲

大哉聖道惟理之細故此心惟恐不知能而爲小心
翼翼小大相成聖學所以心與理一彼離理以求心
者但空見其心之大而不實求其理之細此程子所
以謂輕自大而卒無得也不從義理而得則亦不從
義理而爲用不著思維而得則亦不著思維而爲用
此朱子所以謂率意妄行不知氣稟之雜將許多麤
惡都做心之妙理也

心極大又極靈得其大而爲放僻邪侈得其靈而爲
機械變詐此離理求心者所必至之病驗之前賢多

有然已

程子謂佛與儒多有同處然終是不同其多同者大約是說心處也其不同者大約是說性處也羅整菴謂佛氏知有心不知有性以此然知心不知性則所謂同者亦適得其似而究何同之有

象山荆公祠堂記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答朱子辨無極二書又并此記自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姑無論其說之於理違合何如

亦且似此矜詡無乃顧忌之心溫恭之度覺少耶

朱子謂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脩身治家以施政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自欺欺人而卒無益也此言最爲公明論陽明者亦當如是近時有好爲過激之論者適足以見其心之不平學之不粹蓋聖賢之道學術人品一以貫之惟陸王之學入

品是人品學術是學術不得謂人品皆原乎學術而由其學術亦不必皆得人品之賢是則其非至正大公而可紹往哲而開來茲也審矣又曰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黏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此卽孟子知言之學也朱子知言本註亦謂非心通乎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者其孰能之

惟其學術人品各不相謀則如象山陽明自有位置其爲人者地望儘高正不必以學術之竊據亂吾聖

賢之正統此千古莫大莫要之事安得聖王在上孔子再生以日月之明雷霆之斷而一大釐正之

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未可謂非而其所以爲知行合一者謂行卽是知則非也蓋聖賢之道雖知行並進而行較重故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陽明之學一知已畢此外更無餘事其視行之爲功甚畧甚輕而又無如聖人篤行之何此理不容顯然廢卻則將行攝在一知字內而謂知行合一其實意不在行據愚所見陽明病朱子支離此正不免於支離又有爲之說

者曰陽明以求心爲行見心爲知是行而後知則又非知行合一之謂此卻無容措辨

知以求其所行行以踐其所知故知行交勉而皆實學若謂行卽是知論其言則支離論其見諸事爲則知行不相顧卽所知以爲行卽所行以爲知師心自用必至於猖狂肆恣君子行必稽其所敝而況學術之關乎天命人心道統世運也

知其所行行其所知分也故合也不分而行卽是知則知非知行非行如何是學如何是道

陳清瀾先生謂理形而上氣形而下心也者形而上
下之間此語尙失體認天地間只有理氣二者不容
理氣中間更有一物在先儒謂心者氣之靈爽處纔
說氣便畢竟靠著形而下一邊而其所具之理則形
而上百體皆形而下而各具一理惟心則萬理皆備
此所以爲百體從令之天君也後先生仍自說破似
宜去此一句此理要所在見者得無疑悞

孔曾一貫之旨一便是敬以直內貫便是義以方外
直故一方故貫識此則敬義工夫便不分截不是敬

以直內何由義以方外或曰一貫敬義雖非有二但此熟彼生耳要之一貫亦有生熟敬義亦有生熟忠恕便是生的境界不習无不利本是熟的境界

讀書到老愈難愈遲愈見己之不如古人蓋少年心粗而老則細少年氣浮而老則實少年更事少見理淺而老則更事多見理深也

閱德煥日記所錄張東海諭內教子詩足以警礪膏粱亦爲錄之四兒六歲五兒三莫與肥甘習口饒清白家風無我媿詩書世澤要人擔三餐飽飯何須酒

一筋黃齏略用鹽聞說有人曾餓死算來原不爲官
廉

太極動則爲用靜則爲體又動而爲天地之用卽靜
而爲人物之體動而爲人物之用卽靜而爲事物之
體可見體用只此太極但有動靜之分耳

慮患莫若審幾幾之不愼而徒自憂危且事不可知
而橫擾方寸噫亦至愚已

太極無動靜氣機有動靜只因理氣不相離故亦分
動靜而體用合一故動靜無二

卷中
同蘭若兩生田間散步秋稼花香晚山蟬寂令人意
境自殊余自端陽後來山田未苗也今日秀而將實
于此嘆天行之何健于此愧人事之迴懸

夢中得二語云一生大處著工夫萬事靜中求得力
枕上聽樵歌何聲之清明而記憶之熟也使其讀書
若是當有成就因與同舟子輿歎息草茅市井之中
秀慤之資其埋沒於不學者不知幾何先王之世民
間子弟皆令入小學以教之不成以爲農是則天下
無一不學之人人之可學者無一不進而爲士天地

生才不擇地聖人立教無遺才于此見脩道之教不信乎贊化育而與天地同流歟

陽山祖塋松楸邱隴數有事變非置贍族田以惠結山中族眾勢不能收其非僻之心使於祖塋無所耗斲余蓄念雖久而折枝之力豈能扛九鼎之重族中又無能分任者自顧年已衰頽坐致無成若不倡始何以鼓後故於近者宗人及門所醮壽金辭之不獲不敢自私爲廣其惠約三十金又世俗多作佛事爲冥福余於亡室不欲更爲無益之費以滋累復計積

十金奮然且市數畝價浮於力典金足之使余不卽就木它日猶可竭綿力以繼不然亦見余志在乎此卽身後猶不能忘也是日有來售田者爲孔氏有贍族田記

人安得事事如意但能小心則與如意爲思過半矣作札致葉子兆極知無益然亦欲此理不沒於天地之間耳

與繩武夜話繩武自言常患絕糧然不令尊人知恐貽之憂也子因悟孔子謂文王無憂雖兼父作子述

然不稱父作之事而但稱子述足見父卽賢聖創業垂統而子孫未必善繼未可謂無憂惟得賢子孫紹承於後方可無憂而爲子孫者必能使前人無纖介憂方可爲孝故無憂章後卽次達孝此雖非中庸本旨然亦經義之可旁通者因爲指出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事事爲之節損卽是吾所得於天之定分不得謂天所賦者尙有餘而吾所用者甯不足以不足養有餘如是便視天人爲二理矣彼謂人壽何常惟恐用之不盡者則轉自促其生者耳

謁清遠先生祠此歸孝廉讀書處也

孝廉名子慕宇季思茅檐

土垣裁可容膝憶三十餘年前曾一進謁猶有田家
守之今已無人敲頽將鞠爲茂草余語歸之族子弟
曰此先賢遺蹟切勿廢也而無如先生之無後度必
不能歎息徒倚良久而別

不見人之功者必自居其功不見人之善者必自伐
其善

天下事只有理而已矣不理之循而席豐榮者憑陵
以肆意履衰落者憤激而求勝此所謂同浴而譏裸

程也蓋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

過之檢點於己者疏檢點於人者密誠能己之檢點
一如人之檢點斯過寡矣余前夜席上輕出一語雖
有爲云然然已有檢點之者不可謂非其善意而不
自警於後也

甚矣有容有忍之難也雖甚犯我而苟與之校便不
能容雖極小忿而稍所有發便不能忍所宜切戒以
底於渾化斯爲善境

過之分量僅及於五而詆訶之口已踰於十是安可

不愼不懼也然存一責人之念則雖詆訶一二而已
疾視而起苟能自反則卽詆訶過量但覺其言之益
我而甘而有味和而可悅

位高者人之指摘愈嚴望重者亦然愈嚴則已愈得
以脩必藉指摘而後脩已固見克治功疏然幸獲指
摘而猶不以自脩又何克治之功之有是故子路人
告之以有過則喜

是年先生贈徐子威六十壽序 七夕作諸儒講
義後序 七月與王醅叔書 中秋患脾疾輟講

有輟講文 冬作熙庵席君墓誌銘

康熙二十五年丁卯六十一歲

人日余觀世道噫賊民興喪無日不去何待吾不能
爲載胥及溺此番到洞庭便須爲卜居之計轉而入
於西山恐其志之或移也故記而堅之

先輩有言先時發出一錢可當萬錢之費急時與人
萬錢不敵一錢之用用財者所宜惕省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可知天下事只循一易簡之理
爲之自無多事其所以事變日出不可意計者類由

卷四
五二
不明與斷以致之也明則銷之於未然之先斷則絕
之於將然之際此間有是而無非有利而無害不知
占許多人品之高享無數太平之福

閱綏寇紀略每於先帝之殉宗社而不勝其椎泣也
故反覆流寇之禍而窮其亂階則不能不歎惜於胎
謀裕後之有未盡若在先帝雖曰人事豈非由天命
哉乃自王侯縉紳下逮民庶屠創燬夷之慘毒古今
未有噫亦誰實使之然哉

魏子光士來論銷圩苦無其人余曰非無其才也實

心任事者之少也。夫子每說主忠信，又曰忠信所以進德脩業，正以此也。孟子論仁義禮智而必推本乎其實，蓋有其實始有其枝葉，實心積中雖思慮之所未及而義理自出，內無實心雖義理之所切著而苟且念生苟且之心，卽奮勵之心一緣乎實不實則穹壤背馳。三代以下少人才，非三代以下少實學之效歟。

能盡仁之道者雖威嚴而亦仁不能盡仁之道者雖惠愛而非仁能盡義之道者雖慈祥而亦義不能盡

義之道者雖剛制而非義故文王爲人倫之至要只於道之所在而敬止之

人之生也與舉世共度此生不過如官塘趁船與船中人共閱此途而已固不必盡人敦骨肉之愛亦何至彼此顛軋不相容彼處世而動輒怨忮者宜審度之

道根按此亦有爲而言

尙實行者從盛名之下而求人其所重只在實行尙虛名者聞篤實之賢而傾仰其所重究在虛名何者

爲與不爲知與不知也爲之而後知之自然實行之
趣不爲之而又何自知之不過虛名之慕

是非義也禍福利也聖門以是非爲禍福故雖趨利
避害而非明心見性佛氏以禍福爲是非故雖明心
見性而無非自私自利

事未至而心先迎之靜旣不得其大虛之體動亦多
失其見在之道此大學正心之以有所爲戒也

枕上循省已過懲忿窒慾真是難事病根只在不能
自主古今聖賢百法千方總是要人心爲我主心爲

我主則學力始得而物理自見雖有不中亦不遠矣
靈明者此心謬迷者亦此心所以謬迷者物爲之主
也昔人謂物大我小物重我輕則未有心不爲之動
理不爲之奪者愚以爲未論大小輕重先論有無有
則本體已失而莫能自持矣故大學正心只言有所
事物之來只爭明暗明則從容中節暗則狂亂失次
相去何啻天淵而決於幾微之際俄頃之間噫其可
不時時戰兢惕厲以爲之宰哉

不問親疏遇老者便當有敬的意思遇幼者便當有

愛的意思但有差等耳今人此理多不能知只有親者而不愛不敬疏者可知

高皇帝有云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輒牽合傅會曰是不可不爲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國亦牽合傅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知人固難而知言亦不易斯言也世之交友者多犯之樂諂諛而憚誠直不知諂諛之爲賊已誠直之爲利已也蓋思樂順憚逆人情所同故諂諛亦彼之所樂進而誠直亦彼之所憚行彼特以益我

之故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憚吾顧不知所以自益
乃舍其所憚而從其所樂亦獨何哉

舍所憚而從所樂未有不爲害者也就諂諛言則諂
諛者爲賊人納之者爲自賊

門人某不能容人箴之曰鯁直狷急者雖或立品過
人而其享富貴福澤多薄蓋富貴福澤未有非寬宏
闊達之量受之也要其人品亦未嘗不高

偶論所親爲人余曰某善人也惜不讀書不讀書則
心不細量不大其所以然者讀書而後明理理愈明

則心愈細心愈細則量愈大

程子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先儒謂腔子指通身言則夫中國猶一人中國其亦腔子歟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地萬物其亦腔子歟

鄰有吹笛者余聞之而喜自廣曰何喜余曰於我初無所著而於彼則有各得其所之意周子窗前之草蓋猶是也

傳不習乎所以畢竟曾子得聞一貫

物力不可不惜旣以留有餘於己兼以濟不足於人

程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辟面
益背可見仁義禮智根於心須是敬德之聚也

烈風頻日亦所罕觀此比者奇暑必至之應蓋陽氣
在外不得入爲風今酷熱積久則陽氣太泄於外其
不得入而發爲烈風震盪宜也顛木拔屋蔬果摧敗
幸而禾未花實然恐根株不無所傷又爲災沴

以吾之怒止人之怒未見其有濟也惟理可以制氣
只平情順理則我怒不生而彼怒亦息因知氣之用
事多少自誤誤人

人之怒固不循理若我亦怒則與之同不循理矣又曰我蓋理有所不容已也斯不亦強爲說而重自欺乎

湯之怒葛伯文王之怒密人此又不怒而不得其道者他莫得而藉口也君子於人倫之際纖介之嫌惟有自反而盡仁盡禮斷當以大舜爲法

水之患至於覆舟殺人決堤漂蕩只爲風所激耳人爲事物所激而怒之輕發必且致多少舛謬多少事故多少侮慢甚者多少禍患可不審幾於一念之萌

乎

若人之怒而非拂乎理者則是我有以致其怒吾之怒又惡從生而今人猶且咆哮而不可遏吾更不知其何心矣

不藏怒不宿怨想見聖人方寸是甚樣光明瑩淨克伐怨欲不行而聖人不許其仁者只壞於病根之猶在耳諺云有病千年發故能無失於從容之地而或不禁於倉卒之頃

今人動輒過誤不自檢點但以人不指摘便昏昏自

得不知人於吾過既不關切誰來檢點卽有明於責我者亦但腹誹後言孰肯面相指斥然則必待人之徵色發聲而後喻也其亦慎矣故君子一言一動必反求諸身無憾而後卽安反求諸身而後人亦樂告之以過

後世學者之病最喜捷徑而聖賢之學最壞於捷徑道非不直捷也但直捷處自直捷周詳處自周詳直捷中又自周詳周詳中又自直捷道貴不偏專取直捷其偏甚矣只如大學就自己分上事只說個明明

德就推己及人分上事只說個新民又合兩項來只說個明明德於天下何等直捷然明明德則格物也致知也誠意也正心也脩身也明明德於天下則齊家也治國也平天下也又何等周詳蓋不直捷則周詳者不見其統貫不周詳則直捷者必至於疏略此道之所以是萬爲一一實萬分也自陸王之學興斥朱子爲支離非斥朱子直斥聖賢耳而學者不察爭趨捷徑賊害學術不知所底近乃有謂格物是打通人我卽是克己者審若是則一格物足矣凡屬誠意

正心脩齊治平俱屬贅疣聖賢又何事周詳慎重於
功夫所在層層下個先字效驗所在層層下個而后
耶持是說者謂非卽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以爲善去
惡卽是知善知惡而與之絕不相謀者吾不信也卽
不相謀要亦捷徑之趨而非聖賢有本有末有始有
終之爲道矣

打通二字余先不以爲然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本
無不通又何用打卽曰爲私欲所障蔽則亦克去己
私是己聖賢說忠說恕俱只做得自己分內事其在

人則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曰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但有求己之道別無求人
之法今以打通物我爲說則似物我殊途特地起爐
作竈合二爲一且豈無錯認既須打我通物又須打
物通我將使爲治者皆以督責爲術接物者皆以刻
急爲尙此語豈聖賢道理又豈儒者氣象耶至以打
通物我訓格物抑思齊治平是物分止事誠正脩是
我分上事而推其始事於致知則是由格致而後誠
正脩齊治平今卻曰致知在乎打通物我則是由齊

治平誠正脩而後爲格致不益顯與聖經背馳而與以知爲行之說若合符節乎此係學術大關頭不可不辨

陽明從萬死一生而得者只得其浩然之氣又卻不免助長不是集義而生故與坐禪覺悟者同病是見心非見性也旣不見性則其所得浩然之氣猶只好算個影子此語人多不信步步實地上體勘便見

孟子從集義而生活然之氣先儒猶謂時露英氣陽明不從集義而得所以全是氣魄用事聖門言仁言

誠皆主性而不主心心畢竟屬氣一邊

同獻臣朝宗訪客於關公廟主僧月禪亦出晤共登
元鶴樓基實爲臨眺勝境心目加豁而湖山轉若在
巾爲之下乃知所處卑則其與物也益遠所處高則
其與物也彌近此聖人於天下所以盡物而可親也
聖德之覆物載物成物亦只是與之近耳民好好之
民惡惡之顧不近歟

燈下偶覽列朝詩集有士女曹妙清者以詩名嘗寫
所作寄楊鐵崖楊亦答之又有薛氏二女蘭英蕙英

亦工詩其竹枝詞云約伴燒香寺裏去自將釵釧施
山僧闍房言動固如是乎而學士大夫歎羨不啻口
出則固非先聖貞勸淫懲不廢鄭衛之意矣其載之
也適所以敗常亂俗甚矣好文滅質之轉患也竊嘗
謂後世羣言淆亂人心失正自六經四子諸儒先正
著述而外多讀一書不如少讀一書當亦未爲悖道
之論

大學仁敬孝慈信五者止至善之大目也此止字中
有無數經權妙用故須從格致來識得止透妙用斯

出用無不妙方爲至善止猶是定盤星非定盤星無
以起輕重多寡之數非知所止無以神五常百行之
化

孟子曰仁人於弟親愛之而已矣此便是爲兄者之
止至善天下以象爲傲而舜之心初不見象爲傲惟
見己之親愛未盡愈傲而親愛愈蔑以加轉若非象
之傲亦莫知親愛有如是之分量故曰聖人主靜以
立人極

識得止透定靜安慮得皆真實受用境界

必格物致知而後仁義禮智根於心仁義禮智根於
心性者也格物致知而後仁義禮智根於心反之也
孔子說個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學非閉口瞑目枯坐
懸想之謂則合下心與事器與道形與性理與氣不
相混亦不相離直到從心不踰只是這個道理至精
至熟是爲聖學

劉忠宣公發戍甘肅時氈帽布袍徒步過大明門匍
匐頓首乃行策蹇驢不挈一子姓時以兵部尙書謫
戍莫不加禮不欲公赴戍所公曰大夏有罪幸不加

誅乃復不奉役耶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且卽買地
爲墓余讀此事不覺喟然歎曰吾今而知孝子無不
是底父母之心矣吾今而知君子正己不求人素位
不願外之心矣公此時豈尙有一君父聽讒逆閹煽
虐在其方寸中耶豈尙有一大司馬官及恩宥生還
在其方寸中耶寵辱齊觀險夷一致貞襟亮識未易
到此地位也

民間賦稅朝廷苟行預徵之法未有不民日窮財日
盡而至於死亡離散者也何者如人有百畝之產而

以歲入不足於用爲之稱貸十金少焉其所入者先
權其十金子母償人歲用益窘益且稱貸二三十金
二三十金又權子母償人更不能不多爲稱貸如是
者不四五載此百畝者盡爲他人有矣今朝廷指未
插苗之土塊便徵其賦稅金錢不從天降不由地出
必且稱貸以輸一年稱貸來年倍之又來年再倍之
雖家累千金其銷亡也可立而待又況繼之以需索
加之以鞭笞重之以災荒民尙何以爲生不知籌國
者若何爲計而出此倪文毅云水旱不可先知豐歉

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斯言其亦當思之矣
有葬母者欲書神主而父有封子有贈問其書之序
當何先余曰自當先父封曰封在前朝贈在本朝似
當先本朝而後前朝曰惟封在前朝益當先父封受
前朝之封而故後之恐非泉下之心也昔人不云我
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時代自有後先卽朝廷亦豈得
而咎之乎子不先父烏可以子爵加於父爵無論今
爲先尊後卑卽先卑後尊亦當後其尊者若父之除
拜爲先尊後卑也者則當卑者之安而用前某官以

顯之非是不可也曰封爵當在考妣之上抑在其下
曰朱子固載在家禮矣曰顯考某官某府君顯妣某
封某氏先王制禮尊祖尊君各有所宗廟之禮所
以尊其祖也故封爵雖受之朝廷而繫在考妣之下
自世不知學而禮義之不明又不肯虛懷折衷於識
者尊祖則不復知尊君尊君則不復知尊祖尊祖義
味于是以子而先父者有之子而先父是自有其富
貴也是不有其親也非所以維人道於未墜也曰宗
子之法大夫得自爲宗則固可以貴掩親如子之說

無乃膠於義歟曰以貴掩親亦義之所當然今子非是之謂如曰貴貴則又何以後父封之尊者余故爲知有其親之說以使後之有是事者用相參考而余固非明於禮者子姑退

存心二字固爲學之大要然但把個心看守在此則必墮於空寂既病空寂則必出於夸誕孟子言存心也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又曰存其心養其性仁禮卽性性卽心所具之理識得性以爲心便不空寂識得養以爲存便不夸誕故孔子曰操則存操與存不

同若操卽是存則又何容下個則字旨哉操也存與養並在其中矣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玩此語意則心也性也天也固不相混而又豈得二之佛氏乃謂性卽是心是混之也天生於心是二之也究竟心與性混則已撇卻了性天與心二則又糊塗了天混卻是一二卻是一混不知性天其爲禍於心固有不可勝言者也

知存心之在乎養性則并無急迫拘苦之病

佛氏之說至謂天本於心不亦顛倒猖狂之甚乎物本乎天失其所本則何者不至

又謂天地人物皆生於心可知彼所見之心只認得一個氣何者天地人物皆氣爲之也

孔子之操卽文王之小心一作一止一事一物皆小心而極於無間是謂能存

小心故能盡心

聖學但言知性而不言明心可見知性方是明心而明心之不得爲學也審矣

偶讀唐人詩自家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身
不克治而求人之治者可以反矣采得百花成蜜後
爲誰辛苦爲誰甜學裕於素而世莫之知者可以安
矣

水之濁者少澄焉則清余過太湖斟其水久而不清
乃知晝夜震盪以濁爲常者雖欲清之而未可得也
枯亡反覆之所以夜氣不存也

漢超共論世俗奢靡不惟泥沙物力亦且草菅物命
物力太耗則人力亦詘而凶荒盜賊之變隨之物命

太戕則殺氣所感而刑獄兵革之慘應之故曰奢侈
之既甚於屠戮世且爭高嗜勝而莫之知返也悲夫
我生之初親戚友朋至酒一壺爲錢一腐一簋爲錢
一雞鳧卵一盞爲錢二便可款留今非豐饌嘉饅不
敢留賓非二三陌錢不能辦具耗費益多而物價益
貴財力益困而情誼益衰故王者教民不先於富而
富民不先於撙節愛養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
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靜無以加於斯矣故思不出其位爲兼山良

人只有一個心亦只有治心一件事卻放他浮浮油油紛紛擾擾懵懵懂懂好不受用堯之安安由欽而得亦惟嚴敬之至而始得大受耳

橫逆來一番自反一番自反一番學問進一番故自反之至乃爲可法可傳之大舜

事處人倫之際有不能爭感又不容忍置者覺得大舜怨慕之心真實親切

同自廣朝宗訪素民歸途步東園向聞盟雲樓前壘
石甚奇今始得觀不異夏雲排空雷雨欲出又不異
矍鑠老翁提兒挈孫而來前顧後趨高俛卑仰抑且
南視則雄偉如讀司馬子長文字北望則雅曠如臨
王子敬書法背面旁側各極殊致信乎名下不虛也
蓋謂是張南垣氏手栽云

遠之諸君武林奇士也精於識鑿一語品題不下汝
南月旦巨公名士交遊滿四方乙巳春王寄迹寶雲
山寺與余得親晨夕酒懷道誼亶亶快人奈何俗薄

難留仲春下澣又挂片帆西問矣臨歧握別悵惘不
禁因賦短章以識永懷云爾寂莫窮村老鷓冠客窗
與子共盤桓煙霞骨相逢姑布冰雪襟懷許伯鸞山
寺落梅傷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西陵南浦應相憶
月滿中庭各倚闌

是年春先生遊洞庭豐圻作觀梅小記

余聞洞庭梅花之盛

昔推長圻今稱豐圻丁卯仲春三日壬子朝宗席
生騰酒饌邀其昆仲輩陪余父子看花豐圻風日
韶麗湖平如掌泛船容與流覽七十二峯或遠或
近或蒼或赭或演迤如雁陣或孤突如豹蹲無不
隨波欲流迎帆欲斷盪胸眩目奇賞得未曾有而
緣麓二三里高下疏密皆雲屯玉積梅稍殘落櫻

挑正當蒲放班坐其間不異身在香園花城觀梅者競侈鄧尉之勝余從未托足未審視此誰為伯

仲三月偕席素民翁自廣遊雨花臺作春遊記卯丁

之歲暮春之月席君素民翁君自廣同遊雨花臺

境雖幽遠林泉院宇無一足觀惟臨眺湖光頗有

曠致而坐窮晝漏不聞一聲鳥語則其景物之荒

索可知亦浪得佳名已耳素民云此地故多喬松

官伐故減勝主家送酒饌至人罕觥密徑醉來日

壬寅素民自廣同虞山瞿端叔氏偕遊法海雪浪

上人以手製新茶款客香味色俱超絕而山寮所

謂香花甲者尤未獲嗜茲列果核清芬可滌塵腑

信為名下不虛也酒肴既至飛觴綠陰之下薄暝

乃別癸卯金子與珍攜尊隊佛寺邀余往遊自廣

幼平素民陪余先遊興福寺子偉氏向余語興福

有畫羅漢十八幀為貫休筆而余已忘其在興福

也遊金庵諸佛羅漢塑像雖稍剝蝕而笑貌如生

相傳為元人即彌陀塑蓋絕技也因問畫像于僧

衛生知在興福於是重往叩僧察月江上人出共
 披視揆其謙素繪采多不過三四百年物當是質
 休有傳本而元明間人摹之子偉意亦云然然筆
 情道勁固非好手不能辦閱畢與珍使命已再至
 乃上臥佛臥佛與興福金庵殿宇傾圮難上下而
 僧房則與福臥佛較潔整東偏主僧曰濟蒼西偏
 曰聖超有吳葉二君讀書西偏與珍與葉君有善
 邀同席日已薄暮杯不停揮兩茶熟時卽別初踰
 戴家嶺而往茲山蝦蟆嶺而旋登嶺流覽湖山之
 曠邈巖壑之竒深歷歷在目縱洞庭紛華之所幾
 疑過於城市而長林絕隴之間意有千古未窺之
 境如挑花源者未可知也挑鐙紀事不勝坐馳甲
 辰意欲堅閉善齋緣日來席生朝宗往虞山而踵
 事遊陟主家復具盤殮請登莫釐端叔與珍白廣
 素民同行余謂素民曰昔人有謂禽荒此兩日爲
 遊荒矣初上竹兜卽大風作憩於三茅峯下又適
 慧公至郡興殊岑寂鼓勇衝風觀湖峯巖復叩二
 茅峯舍少坐反而命酌慧公亦歸談諧甚驩時醉

風少減仍上莫釐湖光山色皆若故人相對別飲
 新情而比頰胃惡是日加苦復下二茅不更勝酒
 坐觀四君杯竿交錯抵暮言旋鳴呼流覽湖山風
 物自覺有得于己方不孤負造化方不浪擲光陰
 不然與村夫巷豎嬉遊者何異反不若探樵拾菌
 者荷擔攜筐之為虛往實歸已又且煩費主家飲
 饌之設與從之奉兩日自顧遊
 歷所得何如不其甚有媿耶
 四月作聽松圖

後記圖中聽松者凡十人率二人坐立為楸兩手
 踞地按膝若有所思者萬貞一言展卷陳筆

墨若苦吟垂就揮毫有侍者桐城錢飲光澄之也
 葉九來奕苞以子從倚石指畫使執經問于先生

先生手執如意危坐而講論者朱致一用純也又
 其左二人為張漢章麥茅康友蕃談禪並坐又其

左前後行者萬季野斯同徐季重開任季野遇斷
 崖迷失路指問季重所欲之者而後進竹陰深處

陳列酒果盤葷狼戾一人斟酒挽臂強飲一人搖
 丁固辭酣笑為歡者陳躬乙覺先葉敷文方蔚也

比十人者所遇不同要皆嶽崎澹蕩放廢之士而
九來構半蘭園以自著書悅性巒嶂多植長松時
時邀圖中人聽松濤其下飛觴賦詩相與忘形某
適不異餐芝洗耳致足樂也九來恐後者之無傳
令漢來馮君作圖像之而屬用純為記逡巡未逮
後見南昌彭躬庵士望已有記意可不復作無何
而漢章最先沒次康友次季野躬一且以病廢昨
歲首春而九來復奄棄矣俯仰今昔不勝存亡之
感而風清月白松聲之謾謾如故其益不能為懷
也葉生汝濟復請題因繼躬庵於是作後記亦見
予于九來既以半蘭為西州足跡不忍輒過而聊
以是為墓劍之挂云爾二萬甯波人康友青浦人
餘皆崑山人汝濟即問業于
用純九來子也丁卯四月記

十壽序 祝席太孺人五十壽序 題陳西莊畫

梅冊 作山居讀書詩

卷一

三